

# 问君能有几多愁

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陈清华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君能有多愁：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陈清华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121-11782-4

I. ①问… II. ①陈… III. ①词（文学）—文学欣赏—中国—唐代②宋词—文学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5246 号

## 问君能有多愁：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

陈清华 著

策划编辑：韩 龙 btseven@126.com

责任编辑：李 影 文字编辑：韩 龙

印 刷：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2.75 字数：200 千字

印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8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 一

未熟读古诗，就谈不上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古诗的重要性不仅为国人共识，也是国际汉学界的聚焦所在。戴密微先生曾经指出：“如重汉学，当重汉诗研究”，并确言“汉诗为中国文化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转引自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第3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诗言志，中国的诗，有一种言志的传统，所谓“文以载道”。诗是主流，是正统，很仁义道德的事，可以用来当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也有严格的形式。这种过于严肃，过于主流的诗，也限制了诗人的性情表达。

但词，不一样，词，不必言志。“词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是隋唐燕乐，词乐是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兆鹏语）词坛大家龙榆生说：词和曲都是先有了调子，再按它的节拍，配上歌词来唱的。它是和音乐紧密结合的特种诗歌形式，都是沿着“由乐定词”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一般所说的“词”，原来也就是沿着魏、晋以来乐府诗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不过，它所依的“声”——也就是它所用的调子，一般都出于隋唐以来的燕乐杂曲：有教坊乐工和专家们的创作，如《安公子》为隋炀帝时乐工王令言的儿子所写，《雨霖铃》为唐明皇入蜀时悼念杨贵妃的创调，也有更早一些流传下来的，如《后庭花》出于陈后主（叔宝）宫廷，《兰陵王》出于北齐兰陵王高长恭的部队；但大部分却是民间的作品。

总之，词是随着曲调的流行而发展的。

词写出来，本来就是歌舞酒宴之间交给歌女唱的歌词，供客人消遣的，其内容在最初无非是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的。所以，当时是“不入流”

的。宋朝学者钱惟演说过这样的话：“坐读经史，卧读小说，如厕读小词”。

词兴于唐代，经过五代的发展，极盛于宋代，是一种配合音乐可以唱的乐府诗。词从一开始就是很民间的题材，没有任何官方的推动或者提倡，它来源于乐府和民间文学，但和唐代的音乐繁荣密不可分。唐代的音乐繁荣主要是“西化”的冲击，西域音乐传入后，从宫廷到民间，广受欢迎，琵琶这种乐器就来自西域。所以，《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因为词必须受到声律的限制，所以，在填词的时候要么“依声”，要么“按谱”，如果你想要金戈铁马的男人气概，那就用《满江红》、《贺新郎》这些慷慨激昂的曲调；如果你想要缠绵婉约的感觉，那就选用《木兰花慢》、《满庭芳》之类的既和谐又婉约的曲调。

这就决定了，词比诗更具有音乐性。一直到了南宋，经过辛弃疾等人的努力，词才逐渐地脱离音乐而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

词有个外号，叫“艳词”。因为它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总是和上不了台面的风流韵事有关。

这就是我给这套书取名叫“唐宋词里的风花雪月”系列的缘故。我想通过唐宋词的学习和领会，一起来体会爱情、亲情和友情这个永恒不变的人类主题。

## 二

常常困惑：我们还能相信谁？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总得信点什么吧，比如爱情。否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贺铸《青玉案》中有这么一句词，哀叹的就是找到另一半的艰难：“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红楼梦》里，刘姥姥为哄贾母开心，随口杜撰了一个故事：在一个下雪天，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娃在外面抽柴草，然后如何如何……刘姥姥都不好往下圆了，可贾宝玉那个痴情的孩子一根筋地盯住刘姥姥问：这个女孩子最后到底怎么样了，如何如何。

我希望自己是那个痴情的傻宝玉，对爱情永远不怀疑，即使是杜撰出来的故事。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早在 2500 年前的《诗经·召南》里就有这样的话：“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心怀春意的女子，哪有不羞涩、脸红的？



那么美好的感情，谁能无动于衷呢？不是有句话说嘛，恋爱是女人最好的化妆品，结婚是女人最好的补品。

清代诗人赵翼有句诗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个小国南唐的沦陷，仿佛只为了成全一国之君李煜和一个名叫小周后的弱女子之间的一场伟大爱情。四十一岁的李煜被宋太宗赵光义下牵机药毒死，死的那天竟然正是他的生日；那一天，竟然正是中国的情人节——农历七月七日“七夕”之夜！小周后闻讯，毅然自杀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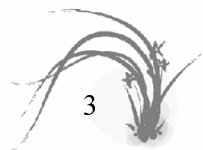
写唐宋词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常常沉浸在唐宋词人们编织的爱情童话里，不能自拔，以至于我一听到“买房”“珠宝”“名车”“单位”“收入”“家境”“学历”这类词，都本能地打哈欠，总觉得这些东西距离爱情很遥远，甚至于南辕北辙。古人多单纯啊，没有现代人那么多花花肠子，没有的。爱就爱了，根本没有问对方在哪个单位上班、有没有五险、住房、家里有没有负担等等。不仅这些东西不能禁锢爱情，就连高墙也不能够阻隔爱情，夜半爬墙去约会的不知道有多少。南宋诗人叶绍翁有句著名的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为了追求真爱，冒险爬墙又算得了什么呢？元代戏曲《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就是在一次爬墙时和一个秀才裴少俊一见钟情的。两个人斗胆“私定终身后花园”，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奉旨完婚大团圆”。属于才子佳人的老套，“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

我注意到这两个人爱情生活的两个细节。一个是两个人的人品都是一流。作者白朴介绍李千金说，“年方一十八岁，尤善女工，深通文墨，志量过人，容颜出世。”裴少俊呢，“年当弱冠，未曾娶妻，不亲酒色”，“惟亲诗书，不通女色”。

第二个细节是，两个人年龄在那个时代都称得上是大龄青年了。李千金说，“年方一十八岁”，18岁，现在还是个高中生呢，那个时代女人十八，还没有嫁人，算大龄青年了。裴少俊呢，“年当弱冠”，二十岁左右，还没有老婆，标准大龄青年。但是，这样的年龄，两个人都没有任何恋爱经历，从前的感情世界简单得如一张白纸。不像今天的大龄剩男剩女，不少人曾经沧海的感觉，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谁也别谁说。

要说爱情，可能是个人偏见，我总觉得人过了20岁之后，很难纯得起来了。全世界公认的爱情圣女是谁？是朱丽叶，对不对？位于意大利的



朱丽叶故居，每天游人如织，几乎每个游客都要触摸一下朱丽叶雕像上的右乳并合影留念，据说这可以给人的爱情带来好运。

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发生在 14 世纪初，那正是我们的元朝末期。罗密欧和朱丽叶爱得难舍难分的时候，多大年龄呢？14 岁和 16 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最纯洁无瑕的年龄。你说一个 30 岁、40 岁左右的人还能那么毫无功利地去爱吗？去殉情吗？恐怕很难。

明代话本《三言二拍》中《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有个著名的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那么，这则悲剧爱情的主角在恋爱的时候，也就是和那个名叫李甲的男人同居时多少岁呢？19 岁！何以见得？因为，冯梦龙这样介绍京城名妓杜十娘：“自十三岁破瓜，今一十九岁，七年之内，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破家荡产而不惜。院中传出口号来，道是：坐中若有杜十娘，斗筭之量饮千觞。”

《红楼梦》里，没有人怀疑林妹妹和宝哥哥的生死爱情吧。可他们的恋爱，大约就发生在 14—16 岁之间的年龄段。林妹妹进贾府的时候，按现在的标准是未成年人，戴红领巾的少女，充其量是个少先队员。宝玉哥哥那个时候也是个少先队员。大家可以算算，他出家的时候才 19 岁，初见妹妹的时候才多少岁？今天的家长一定会说那是早恋，对吗？

宝玉参禅一段，《红楼梦》中曹雪芹借宝玉的口说：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黛玉续：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五祖接：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大意是说，一对恋人，彼此都想从对方得到感情的印证而频添烦恼；看来只有到了灭绝情谊，无需再验证时，方谈得上感情上的彻悟；到了万境归空，什么都无可验证之时，才是真正的立足之境。



### 三

“莫以今时宠，忘却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这首诗名字叫《息夫人》，作者是唐代大诗人王维。

同样是写《息夫人》，杜牧也写了一首诗：“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毕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息夫人，何许人也？让两位大名鼎鼎的诗人为之写诗。

息夫人被称为桃花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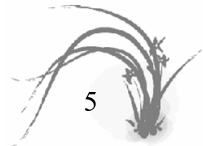
关于息夫人的故事，郦波先生有这样一段介绍，我引用如下：故事出自《左传·庄公十四年》。说楚国的周围有两个小国家，一个叫息国，一个叫蔡国。息国的国王叫襄侯，相传他的祖先是周文王的儿子。息侯与蔡侯之间本来没有多少交往，但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因为他们娶了一对姐妹花——陈国国君陈侯的两个女儿。就像孙策和周瑜分别娶了大乔和小乔，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才铁到那份上，也就是成了连襟了。说这个蔡侯娶息的姐姐的时候并没有见到息，他也从来没有见过息，所以只是听说小姨子很漂亮，仅此而已。两国之间因为有亲戚关系，所以书信来往，礼仪问答，倒也一直相安无事。坏就坏在有一天息思念起姐姐来了，她想到姐姐那儿串串门，走走亲戚。息侯就派人把息夫人送到她姐姐蔡国那里去了。

可蔡侯这个流氓竟然看上了小姨子，公然调戏她。息受不了侮辱，一气之下，回国了。回到家给丈夫息侯这么一说，息侯是个暴脾气，要发兵攻打蔡国，又怕打不过人家，就自己跑到楚国借兵。

楚文王倒也干脆，派兵把蔡国灭了，将蔡侯抓到了楚国。蔡侯见到楚文王，就故意说，我今天落到这一步都是因为一个美人——息夫人，不过，能够见这样的美人一面，亡国也值得。

楚文王一听，天下还有这样的美人？于是派兵攻打息国，进入了息国王宫，息夫人绳子都拴好了，准备上吊自杀。有人劝她说，你如果这么死了，你老公息侯也就铁定被杀头了。你如果活着，息侯也不会死了。为了能让老公活着，她选择了不自杀，忍辱负重给楚文王当了妃子。

据《左传》记载，息夫人嫁给楚文王后，被百般宠爱，“生堵敖及成



王燕，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夫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意思就是说，息夫人嫁给楚文王后，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楚成王。但她嫁给楚王后，从不和他讲一句话。有人问她原因，她说，我一个弱女子，嫁了两个男人，纵然没有死，还有啥脸面说话呢？大诗人王维说的“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就是这个意思。杜牧的诗句“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也是这个意思，在好细腰的楚王宫里，息夫人面对桃花开了又败，沉默了几个春秋，毕竟息国是因为她而灭亡的。

“莫以今时宠，忘却昔日恩”，酈波先生感叹说，息夫人的处境真可谓之两难了，面对两个深爱自己的男人，一个因为自己做了亡国奴，一个对自己百般宠爱，还生了两个儿子。真是爱又爱不得，恨又恨不得。

该怎么看待息夫人呢？“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她内心的凄苦与孤独、无奈，有谁能够猜透呢？

我可以嫁给你，但是我有权保持沉默。

你可以得到我的身体，但你永远别想得到我的心。

这就是息夫人。

我在想，那个不可一世的强者楚文王和那个柔弱不堪、为保全丈夫性命而苟活下来的弱女子息夫人，到底谁才是赢家呢？

#### 四

现在想静下来读点书，思考一点问题，研究点自己喜欢的学问，真的很难。不是一般地难，是特别难。

总有事情打扰。

大家都在寻找机会，什么机会呢？升官发财往上走的机会。于是，就连读书这样的生活习惯，也会被质问：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那意思仿佛只有赚钱、做官才实用，除此之外的非实用性的宏大问题，属于无用、没意义，没意义的东西，琢磨它干嘛？

问题是，大家都去做“实用”的事了，那么，基础的问题、基础的研究谁来做？

别人我不了解，就我个人而言，偏偏喜欢琢磨一些“没意义”的东西。



记得在海口的一次文化沙龙上，李晓宁先生讲过一个古希腊哲人泰勒斯的故事：泰勒斯喜欢研究天文，观察气象。他的婢女总是埋怨他，没给家里多搞点创收。由于老仰望天空，观察星象，以至他经常因没看清地上的沟坎而摔倒。婢女说：你连地上的事都没有弄明白，老看天上有什么用？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你也不想想办法。泰勒斯说，不就是搞点钱吗？他长时间研究天文气象，通过观察他知道，第二年天气将有利于油橄榄树生长，油橄榄将会丰收。希腊主要的作物是油橄榄树，主要贸易产品是橄榄油。咱们在电影《教父》里看到的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头子，特别喜欢西西里岛的橄榄油。希腊和意大利的橄榄油是很有名的。泰勒斯看到油橄榄树第二年要丰收，就把房子卖掉，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雅典城里十部榨油机在农闲的时候全部买走了。到了收获的时候，全城都没有榨油机，他垄断了榨油机，再以高出原价好多倍的价格把榨油机卖掉，赚了很多钱。

为此，泰勒斯就对他的学生讲，不是我不懂得挣钱，而是我在研究比挣钱更重要的事。研究挣钱那套学问，我完全可以做，但那都是二流人才干的事情。

## 五

我是个影迷，周星驰的《功夫》，很喜欢，看了两遍。一位挚友说，我们“和小男孩一样相信世上真有如来神掌；但愿所有女孩都向哑女的纯真和重情义看齐。”

电视，很多年不看了，但却很喜欢前几年看的电视剧《大明宫词》，就像百度“鬼丈夫”贴吧里的一帮有故事的人执着地喜欢琼瑶的《鬼丈夫》一样，乐梅和起轩的爱一直并永远感动着一群人，一群有故事的人！甚至，有的人，一看就是17年！生时好好爱，死后亦然。我本人看一次哭一次……多么感天动地，正如一个挚爱《鬼丈夫》的女网友所说：《鬼丈夫》里有完美爱情、长辈悉心呵护小辈、好友肝胆相照、主仆情深、上一代恩怨冰释的宽慰……一幕幕让我们在一次次感动的泪水中变得坚强。《鬼丈夫》的主旋律不是爱情，应该是广义上的温情。

难怪不少人感慨“相见不如怀念”呢。

《大明宫词》里面的台词太喜欢了！喜欢得无法形容，尤其是那出皮影戏。



原来那出皮影戏在《大明宫词》中最初是由李治和兰儿演绎的，年少的太平看了父亲的演出，待她亲历爱情后再回忆那日情形，才体味到戏如人生。现将完整版录之 如下：

（背景：后宫殿室内门窗被大丝绒布围得很严，所有光线被收起，只留一块白布映现着亮光。皮影戏演得正炽烈，白布上升起一轮太阳，百花齐放，鸟语花香。幕后演皮影的是李治和兰儿，他们演得十分投入，好像自己就是剧中人。这是一出哀婉的千古爱情绝唱——采桑女。幕后的李治和兰儿操纵着皮影，兰儿表情陷入忧伤与思念。李治爱怜地看着她。）

兰儿：野花迎风飘摆，好像是在倾诉衷肠；绿草凄凄抖动，无尽的缠绵依恋；初绿的柳枝轻拂悠悠碧水，搅乱了芳心柔情荡漾。为什么春天每年都如期而至，而我远行的丈夫却迟迟不见音讯……

李治：离家去国整三年，为了梦想中金碧辉煌的长安，都市里充满了神奇的历险，满足一个男儿宏伟的心愿。如今终于衣锦还乡，又遇上这故里的春天，看这一江春水，看这满溪桃花，看这如黛青山，什么都没有改变，也不知我新婚一夜就别离的妻子是否依旧红颜？对面来的是谁家女子，生得春光满面，美丽非凡！

李治：（望着兰儿，动情地）这位姑娘，请你停下美丽的脚步，你可知自己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

兰儿：这位官人，明明是你的马蹄踢翻了我的竹篮，你看这宽阔的道路直通蓝天，你却非让这可恶的畜生溅起我满身泥点，怎么反倒怪罪起是我的错误？

李治：你的错误就是美若天仙，你明艳的面颊让我胯下的这头畜生倾倒，竟忘了他的主人是多么威严；你蓬松的乌发涨满了我的眼帘，看不见道路山川，只是漆黑一片……

兰儿：快快走远点吧，你这轻浮的汉子，你可知调戏的是怎样的一个女子？三年啊三年，她为了只见过一面的丈夫，把锦绣青春都抛入无尽的苦等，把少女柔情都交付了夜夜空梦。快快走远点吧，你这邪恶的使臣，当空虚与幽怨已经把她击倒，你就想为堕落再加一把力，把她的贞洁彻底摧毁。你这样做不怕遭到上天的报应么？

李治：想起长安三年的凄风苦雨，恰如在地狱深渊里爬行。看野花缠绵，看蝴蝶双双追逐，只为了凌虚中那点点转瞬依恋，春光一过，它就陷





入命中永远的黑暗…而人生，人生又怎能逃出同样的宿命……

兰儿：快快住嘴吧，你这大胆的罪人，你虽貌似天神，心却比铁石还要坚硬，双目比天地还要幽深。看野花缠绵，我比它们还要柔弱；看蝴蝶迎风飞舞，我比它们还要纷忙迷乱。看在上天的分上，别开启你那饱满生动的双唇，哪怕再有一丝你那呼吸间的微风，我也要跌入你的深渊，快快走远吧，别再把我这个可怜的小女子纠缠……

李治：看野花缠绵，我比它们还要渴望缠绵；看蝴蝶迎风飞舞，我的心也同样为你纷忙迷乱。任什么衣锦还乡，任什么荣耀故里，任什么神明责罚。它们加起来也抵不上你的娇躯轻轻一颤。随我远行吧，离开这满目伤心的地方，它让你我双双经受磨难……

（李治用灼热的目光注视着兰儿，口中不断地重复着：随我远行吧……台上的皮影消失了，李治抓住了兰儿的手，兰儿激动而又羞怯地听从摆布。）

曾经有一个情投意合的心上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你珍惜了，所以没有恼人的后悔莫及，更无须信誓旦旦地给爱加上什么期限，你抓住了他（她）并且能够长相厮守，请问人世间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假如生命可以重新再来，那么，你一定还会对心上人说那三个字：我爱你。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黄圣依所唱的《只要为你活一天》：

只要为你活一天

这是我心愿

只要为你活一天

这是我心愿

别再让我心伤感

明知割不断

为什么让此恨绵绵

只要为你活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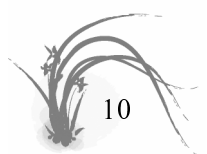
这是我心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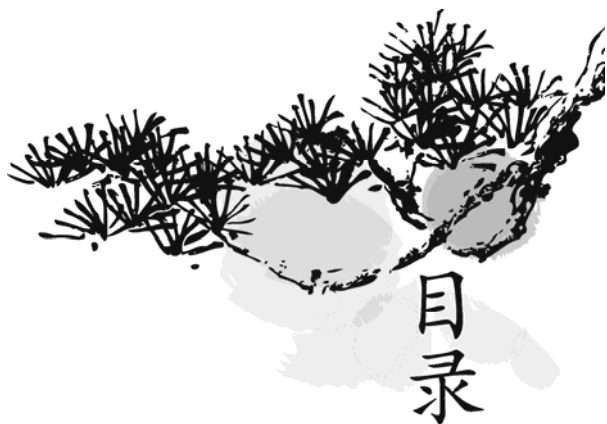
只要为你活一天



这是我心愿  
有多少爱的怀念  
藏在我心坎  
如果要忘了你千难万难

陈清华 2010 年 7 月 19 日  
于海南省气象局听风斋





<b>【卷一】 李白：诗酒纵游 潇洒大半生 .....</b>	<b>1</b>
王国维：太白纯以气象胜 .....	3
谁在君怀里 .....	5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	9
王安石为何看不上李白 .....	12
<b>【卷二】 断肠词人朱淑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b>	<b>15</b>
朱淑真：抑郁不得志，抱恚而死 .....	17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 .....	20
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	23
<b>【卷三】 白居易：举重若轻 .....</b>	<b>29</b>
少年展露才华 .....	31
白居易和关盼盼之死有没有关系？ .....	35

<b>【卷四】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b>	39
范成大：一个让钱钟书佩服的人	41
范成大慷慨送家伎	43
晚年退隐苏州石湖	46
<b>【卷五】 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b>	51
黄庭坚：一个字价值超过百万元	53
批评自己老师：苏轼的诗文“其短处在好骂”	54
度己度人的大才子黄庭坚	58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	61
黄庭坚和衡阳妓女陈湘的故事	62
<b>【卷六】 韦庄：初识谢娘时</b>	69
花间词林里的翘楚	71
韦庄和他的祖先韦应物	73
乱世中的逃避	78
<b>【卷七】 欧阳炯：兰麝细香闻喘息</b>	83
香艳词人欧阳炯：玉柔花醉只思眠	85
悔叫夫君觅封侯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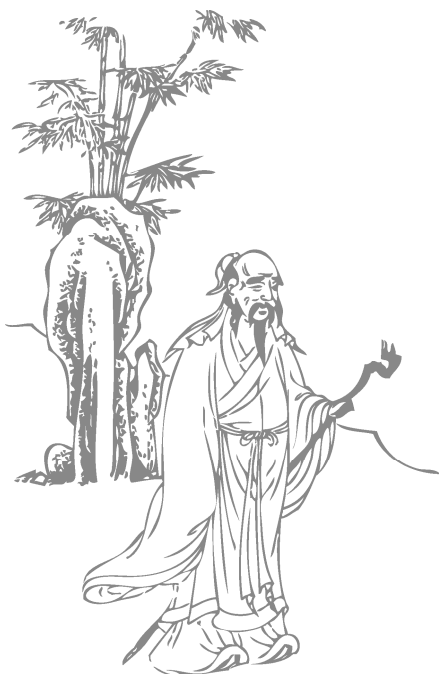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红袖女郎相引去，笑倚吹风相对语 .....	90
<b>【卷八】贺铸：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b>	<b>93</b>
高流端得酒中趣，深入醉乡安稳处 .....	95
贺铸最愁的是一桩没有感情的婚姻 .....	99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	101
<b>【卷九】王禹偁：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b>	<b>105</b>
<b>【卷十】张炎：末世俏公子 乱世断肠人.....</b>	<b>111</b>
无心再续笙歌梦 .....	113
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 .....	116
<b>【卷十一】文天祥：谁无妻儿骨肉之情？ .....</b>	<b>121</b>
理宗赵昀和唐安安的风花雪月 .....	124
文天祥：谁无妻儿骨肉之情？ .....	126
<b>【卷十二】辛弃疾：镜里花难折 .....</b>	<b>129</b>
后悔没有红颜知己为自己擦英雄泪 .....	131
断肠片片飞红 .....	135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 .....	139
相见不如怀念 .....	141

【卷十三】 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	147
不待亲移玉指，自然痒处都消 .....	149
李之仪和爱妻文柔四十年伉俪情 .....	151
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 .....	153
【卷十四】 钱惟演：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	157
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 .....	159
如厕则读小词 .....	161
【卷十五】 王安国：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杨花 .....	165
反对哥哥王安石变法 .....	167
不似垂杨，犹解飞花入洞房 .....	168
【卷十六】 叶梦德：被风尘女一路追慕 .....	171
【卷十七】 冯延巳：别离若向百花时，东风弹泪有谁知 .....	177
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	179
芳草年年与恨长 .....	182
后记 .....	185

【卷二】

李白：诗酒纵游

潇洒大半生



## 王国维：太白纯以气象胜

众所周知，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中，李白的地位可以说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李白是个大诗人，但李白的词写得怎么样呢？一般人未必熟悉。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李白的词。

###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这首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

这首词的大意是：暮色苍茫，平林漠漠的雾气，林中暮蔼浓密。寒山一带流露着令人伤心的惨淡碧色。暮色之中，游子独倚高楼，有人楼上愁。

楼阁的石阶空空地久立，归宿的飞鸟急匆匆地思归。可是，哪里才是归程呢？长亭之后还有更多的短亭。

亭，一名“官亭”，古代设在大道上供行人休息的亭子。各亭之间的距离长短不一，故有“长亭”、“短亭”之称。

这首词写出了苍茫夜色中游子独倚高楼的愁绪，写羁旅情怀，写远客思归的情绪。我们可以看看古人的评价：

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





徐士俊云：词林以此为鼻祖，其古致遥情，自然压卷。（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卷五）

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阙，神在个中，音流弦外，可以足为词中鼻祖。（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足本》卷七）

此首远怀人之词，寓情于境界之中。一起写平林寒山境界，苍茫悲壮。（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另一首词《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词一开始，李白就用了箫史弄玉的故事。《列仙传》卷上曰：“箫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风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风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

这首词的意思是：箫史弄玉的箫声悲凉而不响亮。秦地的美女在秦楼月上梦醒。秦楼月，年年有人折柳，在灞陵伤别。灞陵，汉文帝刘恒墓（帝王之墓称陵，参见王步高注释）。灞陵临灞桥，乃远行送别之所。《三辅黄图》：“灞桥，在长安东，垮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秋风残照，汉代皇帝的陵墓凄凉地立在长安城附近。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八里，秦宜春怨、汉乐游苑故址。唐改此名。清秋节就是重阳节。

王国维先生对这首词的评价很高，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王国维《人间词话》）

而吴梅则干脆说，“太白此词，实冠古今，决非后人可以伪托。（吴梅《词学通论》）

王步高先生说这首词极具历史沧桑之感。他说，词的首尾吊古，中间伤今，亲以“秦楼月”过渡，下以“古道音尘”过渡。由秦地箫声而思秦娥，追往只不可见，由灞陵之别痛今之不可留。乐游原原是长安有悠久历史的名胜，但词人已不留恋其风光秀丽，而追今往古，生山河兴废之感。李白几度到长安均为开元天宝年间，表面繁华之下，危机四伏，词中秋风



落日之际，又地处瀟陵、乐游之怨，隐忧与悲凉之慨溢于言表。

## 谁在君怀里

芳雪落天际/伶人歌楚凄/自古红颜多哭泣/泪落洗菩提/英雄划剑依/歌去人影稀/谁知明日是分离/台上望珍惜/我歌声与君兮/何日再重提/君不闻曲相寄/天下皆足矣

英雄划剑依/歌去人影稀/谁知明日是分离/台上望珍惜/唱一曲别离/谁在君怀里/昨日相依/今夜又相离/歌伶笑泪滴/一出悲戏终离/佳人老矣……唯戏幕里英雄美人在交替/笑谈千年传奇

这是歌手童丽唱的《伶人歌》，颇有唐宋词曲的遗风。

无论听了多少遍，我的心还是有被强烈撕扯的感觉。演戏的人即使碰上了真爱，也不能放手一爱的，否则会被伤得很深。现在的男人，还有谁能像后唐庄宗李昫那样真正地欣赏身份低下的伶人的表演、从而对伶人宠爱有加么？后世骂红颜祸水，意思是国破家亡全是这些“红颜”害的，这显然不公平。是谁将“红颜”逼成伶人的？还不是男人？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

这是诗仙李白晚年的忏悔诗，诗的名字叫《示家人》。

诗的大意是：一年到头，天天醉如泥，做我李某人的老婆，真的无异于“太常妻”了。太常，是官名，管宗庙祭祀。这里指汉朝周泽，做太常过于尽职尽责，一年到头斋戒，夫妻之间有名无实。

李白这个豪放不羁的人，也觉得对不起老婆，内心愧疚。这说明李白这个人，思想里面并不全是道家（虽然贺知章老前辈一见面就赞扬他为“子谪仙人也”），也有儒家的正统思想成分，所以在放纵之后他也会有所收敛、有所反思，虽然崇仙慕道、豪饮大言，但仍时时流露出济世之心。这就像他写诗，虽然不喜欢拘守歌律，但真写起诗来，用韵仍然很严格。无论如何潇洒飘逸，他的诗还是做到了声调优美、特别方便吟诵。比如李白的诗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恐怕是迄今为止流传最广的唐诗。此诗被调侃得也最多，诸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说李白住在烂尾楼里，如何如何。还有人调侃说：“床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等等。

在唐朝，喝酒不仅仅是喝酒，还要做诗，要题字，要有佳人相伴，才够派。饱暖思淫欲嘛，唐朝初期、中期生活相对比较安定，官员和知识分子生活上也比较自由，放纵一下的事情是经常有的。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叶萌先生在《唐诗的解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说，唐时本有官妓，稍有地位和家业的人家都有家妓家乐，宴会常有妓乐，诗人多得参与，往往为之赋诗。

李白、杜牧这样的诗人不必说了，杜甫也多次参与这样的宴会。即使像杜甫这样生活沉重的现实主义诗人，写到喝酒的诗时，也有这样的句子：“暂醉佳人锦瑟旁”。白居易更是写下了“艳动舞裙似火”这样的句子。

孟浩然，甚至韩愈这样的正人君子也写过“银烛未消窗送曙，金钗半醉座添春”这样的句子。可见这种宴乐作诗已经是唐人常事，醇儒如此，他人可知。

明白这个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李白晚年对老婆的忏悔了。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称呼李白为嫖客似乎就不公平了，因为当时的宴乐文化就是那样。

杨大远先生在“煮酒论史”里曾经发表一篇评论随笔《李白的嫖客生涯：一路走过，一路嫖过》，我引用部分文字，如下：

诗仙李白一生风流不羁，潇洒红尘，游遍大江南北，同时也品味各地妓女。他说自己这样的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于是游荡不羁，并且用他的生花妙笔记载了他与各地妓女的开心生活。

李白很赞赏东晋的谢安在东山携妓隐居的故事。他说：

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

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

又说：

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欲报东山客，开关扫白云。

李白这话的意思是要学习谢安，而且要带着谢安的妓女去通知谢安，其气概之磅礴，为人之豪放，于此可见一斑。



李白来到金陵就和吴姬寻欢作乐。他在《对酒》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欢情恣意：

葡萄酒，金筐筍，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十五岁的江南妓女，青黛眼影美眉，脚穿红锦靴子，唱着吐字不准但是十分娇嫩动听的吴侬软语歌。在酒宴上大家喝着葡萄酒，美女们躺在怀里醉了……接下来那句读者就自己去想象吧。

当李白在金陵送别朋友的时候，又请来了令他回味无穷的吴姬。他在《金陵酒肆留别》里说：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

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极言苏州、杭州之美，再说西子湖美女如云，古有西施，近有越女。李白自然走过路过不会错过。

他在《越女词》里说：

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剧。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

李白的视力看来不错，不但看出越女皮肤白嫩，而且看出她们的“春心”，真是慧眼识珠啊。

李白曾到河北邯郸学剑，自然免不了他的爱好，乃进入当地娱乐场所，欣赏“魏姝”跳舞唱歌。他在《邯郸南亭观妓》说：

歌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粉色艳日彩，舞袖拂花枝。

把酒顾美人，请歌邯郸词。

李白后来途径山东泰山一带，曾经手杀四五名武林高手。李白这段侠客生活也不缺少浪漫色彩，他不经意间偷看到一个东窗下的“鲁女”，光彩照人，让他惊艳不已，写诗赞道：

鲁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绿水，未足比光辉。

李白虽然不想当官，但是他抵挡不了长安的魅力。他在长安生活了比较长的一段日子，曾在翰林为明皇写诗。杜甫说李白喝醉了就在长安酒家眠，有时候天子叫他也不去。当李白送朋友裴十八南归嵩山的时候，他觉得最好是去长安青绮门，因为那里的胡姬不但漂亮，而且热情主动。他说：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李白在他的人生中虽然少不了妓女，但他也不是完全迷惑于色欲，他深深理解妓女们的心境，同时也怀念这些美丽的人间尤物。他免不了相思



曾经和他在一起的美人，他说：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

如此长叹，如此思念，尚觉不够，他继续细细回味：

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空余床。

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犹闻香。

思念中带着伤感，三载流年，香气依旧，只是物是人非事事休，唯有那香味难以忘却。

李白就这么一路走来，一路嫖过，留下了美艳清香的诗句，留下了回味无穷的思念。

没错，李白的一生的确诗酒纵游，过得十分潇洒。这样的男人，经常出现在歌宴中是很自然的，有歌妓爱上他也是正常的，但是一定把李白说成嫖客也过于牵强，实在是对历史人物缺乏应有的尊重。这就好像“风流”不同于“下流”一样。事实上，李白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光明磊落，风流倜傥”。

著名学者苏渊雷在《李太白集》（岳麓书社，1997）的前言中说，李白一生以任侠自许，他仰慕排难解纷的鲁仲连、济世安民的诸葛亮和抗暴却敌的张良、谢安等历史人物。这四个人，在其诗中反复出现，热情洋溢，不胜异代知己之感。

在他六十二年的生涯中，有最重要的四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一是以布衣的身份，啸傲公卿间。到处漫游，诗酒留连，为知识分子在政治活动和生活方式上，创造了风流倜傥的典型性格。二是天宝元年应诏入京，展开上层政治活动；但因“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致为亲近不容，受谤放还。三是放还后与诗人杜甫、高适在梁宋一带会晤，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惟李杜之间互相尊重，生死不渝。后来元稹和白居易，刘禹锡和柳宗元，乃至苏轼和黄庭坚这些人受李杜的影响，互相尊重，气类感召，对后来文人起着良好的示范作用。四是高卧庐山时奋起参加永王璘的抗敌军，虽因此获罪，然爱国精神老而弥笃，写诗寄怀，要求尽最后报国的责任。

要知道，李白比杜甫早出生 12 年，李白时代的唐朝，那个时候的唐朝虽然没有了初唐时的激情燃烧岁月，但“盛唐气象”还在，政治、文化、外交等等方面在世界上仍然可以扬眉吐气，至少还没有山河破碎、民生凋



败的景象，他在 55 岁之前的生活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狂歌痛饮、飘逸豪放，甚至“飞扬跋扈”。但是，晚年的李白比较凄凉，看到了山河破碎、险象环生，唐玄宗开边政策的结果，是更加深了国家内部的危机，开元末年，内忧外患交困，战争也发生了，连年的战争导致经济破产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李白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一诗里说，“咸阳天下枢，累岁人不足；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凄惨啊，当时人民生活到了“以此不安席”的地步。在《战城南》是诗里，李白这样写道：“万里长征战，将军尽衰老”；“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已经预感到更大的动乱将要发生，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安史之乱发生了。

看到种种乱象，李白不乏书生气地感叹“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忆旧游书怀》）。这个时候的李白，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风流潇洒，个人生活上，他开始反思自己甜头醉酒，对不起老婆。他也因为从前的“飞扬跋扈”而授人以柄，从而遭受磨难和诽谤，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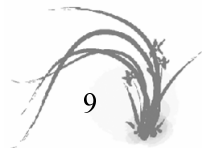
##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 《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这首词流传甚广。“云想衣裳花想容”，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千古名句，写的就是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这位祖籍福建的美人曾经害得唐玄宗丢了江山。这样一个知性女人，偏偏遇上唐玄宗这样的“不爱江山爱美人”大情种，大唐的江山在这一对痴男怨女的手中，还能有好么？

李白这个人，无疑是大唐第一牛诗人，别人都是要考科举，求功名，因为这是当时社会文人、知识分子出头的唯一出路，他偏不考，等皇帝求他去当官。封他为“供奉翰林”，意思就是用诗词来为皇帝一人服务的高



级文官。

关于李白的家世，现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权威的令人信服的说法，“只可肯定他的先世是因什么事曾移居西域，后来遁回蜀中，家于绵州之彰明（今江油）。至于李白是否李广的后裔，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都只能存疑。”（叶萌语）

那么，是谁推荐李白当官的呢？有资料说是当时的诗坛老前辈、80多岁的太子宾客、从三品秘书监贺知章。说是贺知章看到李白的《蜀道难》，佩服得不行。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什么唐玄宗亲自在金銮殿上召见李白，还说李白多么地神，能够边和皇帝谈话边写下一篇“和番书”，唐玄宗高兴得不得了，“亲手调制了一碗羹送给李白吃”如何如何，这恐怕是文学家的想象，过于夸大了李白的才能，就好像说，李白游采石江，因醉酒而到江中捉月结果被淹死一样，太神话李白了，太传奇了。不足信也。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李白这一生就太富有传奇色彩了。

我个人比较相信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叶萌先生的说法，他在《唐诗的解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说，李白出蜀后，曾经游襄汉、洞庭，又曾经东游金陵、维扬等地。伺候他便来安陆住了十年，然后才游太原，游山东，《新唐书》、《旧唐书》均载李白曾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当时在此时。至四十二岁时游会稽，与道士吴筠共居剡中，恰好这时吴筠应召赴阙，因荐李白。玄宗下诏征之，于是李白才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供奉翰林。

此后，李白曾在长安辉煌一时，与贺知章等往来，多次入宫中赋诗，侍宴饮，应许多故事。后被谗，李白亦乞归，因得放回。计在长安不过三年，而名更重，诗更多。出长安后，浪迹四方，多在江南各地，所到之处，均得厚遇。总之，李白大半生诗酒纵游，过得十分潇洒。在大变故前一直是比较顺遂的。安禄山反，京洛各地均受其害，但李白辗转于宿松、匡庐间，又往来浙江，均在江南一带，并未受兵连祸结之苦。至德元载，永王璘为江陵府都督、四道节度使，重其才名，辟为府僚佐。永王璘乘乱有异图，兵败，李白逃还彭泽，被擒后系浔阳狱，次年长流夜郎，未至夜郎，即因遇赦得释。

哪怕是在流夜途中，李白仍赋诗饮酒，与人往来如故，也未受多少苦。放还后回至江复，又至金陵、宣城。其时，族人李阳冰为当塗令，李白依



之，宝应元年十一月以疾卒。

顺便说下，李阳冰，可是唐代写篆书的书法家。

总之，李白一生除因污于永王璘事，一度入狱，曾流往夜郎、行至巫山外，他一生都是相当惬意的。即使在他刚出蜀时，据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这也许会有些夸张，但足见他不是那种出外求知求仕的穷士，倒像个豪侠的贵公子。

好了，关于李白的经历说完了。该入本节的主题了。让我们看看《清平调》这首词是李白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吧。

前面我说了，李白是在李阳冰家去世的。李阳冰是李白的叔叔。就在李阳冰所编的《草堂集》里有这样的记载：说唐玄宗经过他人引荐，一见李白就夸奖他，虽然你现在还没有任何功名，可是我却读过你写的诗，熟悉李白这个名字。我们有缘在这儿相见，这是因为你道德品行高，诗写得好。这位天子欣赏李白的大才，封他为供奉翰林。

某一天，唐玄宗和他的宠妃杨玉环，月色去欣赏牡丹。唐玄宗很会玩，也讲究情调。这么好的月色，美人在怀，又闻着花香，听到的却是乐工在唱旧词，他感觉不满足，想听听新鲜的词。于是，就对李龟年说，你去告诉朕的爱卿李白大夫，让他赶写词，这儿等着要唱呢。李白喝得有点高了，听说是皇帝的吩咐，也不敢怠慢，提笔写了三首《清平调》：

第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第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第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词中，把杨玉环写成了鲜花，这贵妃自然高兴，皇帝一听也喜不自禁，就命李白围绕“宫中行乐”这个主题再写十首五言律诗。

李白这个人，牛惯了。一听皇帝高兴，加上酒劲，就放肆起来，让杨国忠磨墨，让高力士脱靴。杨国忠是谁？杨贵妃的哥哥，皇上的大舅哥；高力士是谁？最得宠的宦官。李白竟然让这两个人当朝最红的人来侍候自己，想想看，这两个人心里能好受吗？日后能不整他吗？





终于等到一个机会。高力士趁机诽谤李白，说他在第二首《清平调》里说“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分明是把贵妃娘娘比作秽乱汉宫的赵飞燕了。杨贵妃一听，是这个理，从此就对这个李白有了看法。

大家知道，在官场混，你再守法，一旦碰上领导尤其是重要的领导或者其家人对你有了看法，那基本上就没多少好日子过了。得罪了杨贵妃，李白只能选择辞职，告别官场，从此游历四方，饱览人间美景。

李白原本就是个好仙求道之人，这样倒也随了他的意。叶萌先生在《唐诗的解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说，唐代诗人大多也信佛或崇道，或两者兼而有之，然后他们的信佛或崇道，和世俗的拜佛求神有着很大的不同。毋庸讳言，也有人的观念中仍掺杂着迷信，或有功利的目的，然其时却不乏真知灼见的人，他们之所以信佛求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修身养性，懂得些儒家以外的道理，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提高并丰富自己的思想境界。……李白好道求仙，也曾自云“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还写过许多咏神仙之事的“游仙诗”，然而他并不真是个完全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曾经在玄宗的宫禁中得意过，而一生需要还是浪迹江湖、流连山林，纵酒高歌，所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阳歌》）

## 王安石为何看不上李白

北宋文人中，有很多个性人，甚至是怪人，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他曾经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组织并策划了一场经济变法，结果以失败告终。不用说，被他得罪的那些官员自然是恨他了，那些无辜的百姓在改革中失去利益自然也难说王安石的好话。

抛弃变法不说，单就一个文人来看他，王安石也实在怪，他绝不人云亦云，大家都说李白是诗仙，诗写得如何如何好，可是，王安石不这么看。他对李白评价不高。人们问他如何看李白，他说：“才高而识卑，其中言



酒色盖十之八九。”他认为李白欣赏的东西基本属于低格调，比如说，这个人天天都要喝酒，“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酒有那么好吗？至少格调不高嘛。再比如说，美女，李白最爱谈美女，也就是那么回事嘛。

王安石为何看不上李白？这与王安石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王安石身上有一种傲气，一般人他真看不上。而且他的性格强硬，自信而狂妄，做事头撞南墙都不肯回头的那种人，大家可以再重温一下王安石“座右铭”：“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说得特别狠。在他最得势的时候，夜里面有事竟然敢于骑着马风风火火地闯皇宫宣德门，门卫不干了，不让他进去，王安石破口大骂，硬闯。明明出自己错了，事后，还要请示皇帝逮捕门卫。皇帝还真同意了王安石的做法，下令对门卫杖刑。

王安石这个人又是个工作狂，不好色。而且生活上极不讲究，经常一年都不洗澡，衣服脏得有臭味，苏东坡说，“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可让苏东坡说着了，王安石还真是这么个人，大谈诗书的时候，竟然能够蓬头垢面。从王安石这个人相貌来看，“牛耳虎目，目光如射”，黄庭坚还发现，王安石的眼睛很难安静下来，整天转啊转个不停，说明这个王安石心不静，心动则目动嘛。

这样一个人，目中无人，看人也好，看问题也好，难免偏颇，他看扁李白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话又说回来，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把李白抬上天也不正常，对吧。启功先生说，李白全集中也有许多“次等品”，还劝学子们“太白遗章读莫全”。启功先生对李白诗中不好的一面是这样说的，赠答的大部分诗的结尾都归结于：勉励对方，升仙，劝人隐居，做官。本来，诗的结尾应该有余韵不尽，而李白这些诗却如此雷同。如：“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赠友》），“当结九万期，中道莫先退。”（《赠从弟》）；又：“人生无此乐，此乐世间稀。”（《赠历阳褚司马》）“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汉东太守来相迎”（《寄元参军》），等等。

启功先生说，李白用古调来表达思想的，如：“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奋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指衣可同调。”（《古风》其十）“澹荡”即“倜傥”，系连绵词。这和左思一样，必用古人的事情来讲，最后再点题。还有：“西岳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



带，飘佛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其十九）他先从山写到仙，上天，下看，最后才看到这些景象。为什么不直接“当今洛阳川”如何如何呢？他不肯这样写，有他的道理，因为李白所采取的是旧的体格，而诗歌是要给人以形象，给人以比兴（陆游所称“兴象”），不好直接议论。他遵守的是汉魏六朝以来的诗歌形式，用借喻、引申的手法，借助人物故事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态度。

## 词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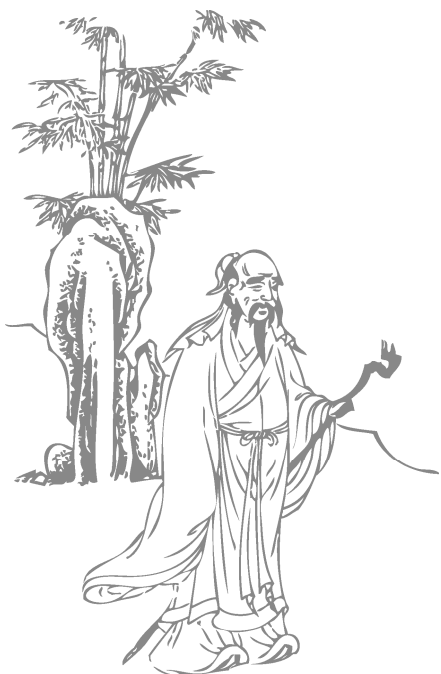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最伟大的天才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词人。好酒任侠，笑傲王侯，一度入供奉，不久离开漫游天下，学道学剑。

杜甫说李白的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是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北宋初年，人们发现《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秦娥梦断秦楼月”两词，又尊他为词的始祖。著有《李太白集》。



# 〔卷二〕

断肠词人朱淑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 朱淑真：抑郁不得志，抱恚而死

收藏界有句话，叫“识宝不穷”。意思是说，从事收藏业，你没有钱不要紧，做生意被人骗了、亏了本也不要紧，只要你会识货，知道什么是宝贝，是真古董，那你就不会穷。所以，玩收藏的，平时就是喝茶、聊天、交友，不像一般生意人那样忙得焦头烂额，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其实，大而化之，我总觉得人生也是这样。有的人天天在你身边，可你偏偏不珍惜，视而不见，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意识到失去了一件宝贝；有的人看外表、包装，貌似宝贝，等到生活在一起，才发现上当了，遇到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家伙，这个时候想脱手，已经没有人接盘了。

如果朱淑真的老公活到今天，那么，我敢打赌，他一定后悔不已：曾经拥有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婆，后人费尽心机地研究她，整理出版她的文集，我怎么就不珍惜呢？

我只能说，朱淑真的老公不“识宝”——当然，也许，他另有所爱，或者有女作家恐惧症、对作家敬而远之，根本就无法也不可能爱上朱淑真，那又另当别论。毕竟，夫妻之间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爱与不爱，外人其实不好做简单的判断的。

根据现有的、能够查到的资料，我只能下这样的结论，郁闷出诗（词）人。朱淑真嫁错了郎，她的丈夫一点也不爱她，她的婚姻相当不幸，《辞海》中的说法是“相传因婚嫁不满，抑郁而终”。

有一种说法也许是推测：说朱淑真对老公的冷暴力忍无可忍，毅然选择了离婚，自己搬回到娘家去住了。离婚后，遇到了一个死了老婆的男人，两情相悦，元宵节那晚，他们大胆地牵了手，冒着异样的世俗目光，去逛



灯会。她以为只要大胆就可以追求到幸福，她以为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她以为有情人终会成眷属，所以，“幸福着你的幸福”，她憧憬着美好的愿景，但女人的直觉又让她生出莫名其妙的担忧，担心太美好的东西会轻易地失去。于是，她提笔写了一首《元夜》：

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功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火树银花如何红火耀眼，锣鼓喧天闹春风，我抛弃旧爱不久找到了新欢，拉着新欢的手，愁绪悄悄地袭来，让人心惊的往事好像还在梦中。

但愿暂时拥有这份缠绵，即使我和他的未来像月一般朦胧又有何妨。赏灯那得功夫醉，这样的情景明年未必会像今天一样。

哪知道，“未必明年此会同”，一语成谶，果然，到了第二年元宵，再也没有了新欢的消息，一去渺渺无音讯。等待的爱成空，加上关于她的流言蜚语，她已经从失望到更失望，直至绝望。

她选择了投水自杀。

虽然她的离婚让父母颜面无存，但女儿毕竟是女儿，自杀对于父母无疑是个噩耗。还是圣人说得对啊，“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儿如果不是读了那么多书、写了那么多诗词，也不至于离婚，更不至于自杀。父母亲越想越伤心，索性将女儿生前写的诗稿一把火烧了，一了百了。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朱淑真的诗词，得感谢一个人：魏端礼。是他到处奔波，搜集朱淑真的遗作若干首，然后编成诗集《断肠集》，从而让后人记住了这个婚姻不幸的宋朝女子。

由于过去的历史皆为史官所撰，多少有点“御用”的味道，至少拿了朝廷的奉禄，所以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帝王、将相做家谱，草根阶层很难有机会出现在历史书籍中，属于“沉默的大多数”。那些没有功名、一生没有官职的男人，纵然颇有名望，也未必能进入官家史书，比如南宋著名词人、浙江宁波人吴文英，词写得真好，“如唐诗家李贺”（郑文焯《校梦窗词跋》），“词家之有文英，如诗家之有李商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梦窗词），但一生未当官，只能当幕僚糊口，所以，他晚年，60岁左右吧，竟



然饥寒交迫而死，这样的人尚且无法进入当朝官史，更何况朱淑真这样的小女人呢？

但是，鉴于朱淑真在词方面的贡献，《辞海》中还是将她列了进去。《辞海》（1979年版）中关于朱淑真是这样说的：朱淑真，宋女作家。号幽栖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海宁（今属浙江）人。南宋绍定（沉周颐《蕙风词话》以为应作北宋绍圣）中尚在世。生于仕宦家庭，相传因婚嫁不满，抑郁而终。能画，通音律。词多幽怨，流于感伤。也能诗。有诗集《断肠集》、词集《断肠词》。

《辞海》1989年版里又多了这么一句：《断肠集》有宋郑元佐注本。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里说，淑真钱塘人，幼警惠，善读书，工诗，风流蕴藉。早年，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淑真抑郁不得志，抱恚而死。父母复以佛法并其平生著作荼毗之。临安王唐佐为之立传。宛陵魏端礼辑其诗词，名曰《断肠集》。

没有提到朱淑真的生平。

《辞海》里关于朱淑真，也是生卒年不详，所以，研究朱淑真的学者，对于朱淑真的生平，至今也拿不出一个可以信服的结论，只是大约知道，她比李清照晚个几十年，家境还不错，也是仕宦之家，是个才女，“自小喜读书，善绘画，工诗词，通音律”，《白雨斋词话》说她：“幼警慧，善读书，文章幽艳，工俚事，晓音律。”《诸山堂词话》卷二说：“朱淑真才色冠一时。”《辞海》只说她“相传因婚嫁不满，抑郁而终”，显然缺乏证据。宋人魏仲恭作的《断肠集序》里说，朱淑真“嫁为市井民家妻”，有人考证不是这样，她丈夫非官即吏，只不过是酒囊饭袋，看不上那些词呀曲呀什么的，爱好只是赚钱、跑官、养小老婆，朱淑真，不过是他名义上的夫人，他更多的时间花在与妾厮欢上。

朱淑真哀叹自己遇人不淑。也许，她在心里羡慕李清照，人家遇到了赵明诚这个志趣相投的丈夫，二人可以相互唱和，互相赠词，在金石研究方面也逐渐有了共同的爱好。多甜蜜婚姻呀，甚至还留下了“赌书泼茶”的典故。朱淑真的婚姻则完全是个悲剧，爱情不用说了，连夫妻之间正常的交流都谈不上。

可是朱淑真偏偏爱好写作，写诗、填词，也画画，让这样的人像个不



识字的女人一样安分守己可就难了。她纵然口中不说，心中也要说了，她借助于诗词写出来，写她的寂寞、感伤、愁苦和内心绝望，写她婚姻的不幸，这一写，一旦丈夫发现了，还能有好吗？用今天的话来说，老公本来就不爱她，两个人原本不是一路人，可是她竟然把自己写的那些诗词帖在网上，发在博客里，惹得众人举起道德大棒来喝斥他，他连休老婆的心都有了。

网上流行几句话：和漂亮的女人握握手，和深刻的女人谈谈心，和成功的女人多交流，和平凡的女人过一生。

朱淑真显然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是个出类拔萃的才女，可惜她没有碰上欣赏自己的男人。她的命运注定和“断肠”联系在一起，她只能自伤身世，徒唤奈何。

世俗男人偏偏娶到一个才女，这婚姻很难幸福的吧？

##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

宋代人很闲。于是无端生出许多闲愁来。

我看宋史、宋代小说、诗词，常常羡慕那些人的闲，没有手机、电话、闹钟，晚上计时就是靠更漏，白天呢，大家相约去一个地方喝酒，一般形容时间就说“太阳三尺高”“一树高”或者后半晌，而且那个时代，有士人阶层、农民阶层等，界限分明，就连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士人，读书人，即使是个穷酸秀才，甭管遇到几千万身家的富豪，都可以享受尊重，温秀才穷得都不像话了，可身为官员和富豪的西门庆还是给他很高的报酬，请他来家里帮忙写请帖，相当于私人秘书之类。

像郗哥这样的小屁孩，卖个梨养活生病的老父，他可以经常找到西门庆这样的大富豪现场推销，如果放到现在，他连西门庆的助理、秘书、司机都见不着，他只能见到城管。而且，那个时代，从士人到老百姓，都信仰孔孟之道，儒家的影响力非常大。这有点像当时西方社会贵族阶层和平





民阶层，贵族享受被人尊重，享受特权，但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国家遇到危机，贵族必须挺身而出，为国家分忧甚至献身。

在宋代，写诗、读诗、填词，竟然能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士人看来，这再正常不过，他们可能会反问你：难道除了诗书还有其他纯粹的生活吗？在那个时代，诗书不仅是生活的内容，也是生活本身，即生活的目的。那个时代的体面女子，对未来老公的憧憬，肯定不是住别墅、开大奔、打高尔夫、坐私人游艇，而是能写诗的才子，至少会欣赏诗。远的不说，就说上个世纪 70 年代，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上学都路过一个哑巴女子的门口，有人曾逗她：你将来要嫁什么样的男人做丈夫？她用手比了比，意思是要找个在上衣兜里装两个钢笔的男人。那个时代，会写字还是很受人尊重的。

南宋时代，朱淑真这样的女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嫁个文雅的男人，所以在未出嫁之前，朱淑真有一首诗谈到她对未来丈夫的憧憬，诗的名字叫《秋日偶成》：“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少女情怀总是诗，果然如此，她的梦想是将来能送给自己的夫婿“万首诗”。谁知道偏偏嫁了个不懂诗的俗人。

在宋代，赏花，读诗书，闲来“踱步”，文人阶层都这样。李清照和赵明诚这对恩爱夫妻，可以踏雪寻诗，当时他们住哪？住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南京很少下雪的，可他们俩是北方人，喜欢雪。偶尔碰到南京下雪，这对夫妻不做饭了，不写诗词了，也不研究金石了，他们各自走，从东到西，从城南到城北，干嘛呢，到雪里埋头找东西——找什么呢，找诗呢。

在今人看来，纯属有病。这主意谁出的？李清照想出来的，她丈夫赵明诚是个书呆子，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咱们去雪里找诗还不成吗？

小两口就干这事。

而且，这事还成为夫妻恩爱的美谈。你看，那个时代的才女李清照之流，就是这么玩浪漫的，比她晚几十年的朱淑真听说后，能不羡慕吗？

她也想玩“踏雪寻诗”，问题是：一个人玩有意思吗？她丈夫不解风情呀，根本就不爱她这号玩浪漫的所谓才女。她当然意识到自己嫁错了人。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现在惟有后悔了。

无论北宋有多好，有一点起码不如现在，女人的地位太差，太低下。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女不嫁二夫。即使美女嫁武大郎，也只有男人休妻的份，没有女人离婚的事，否则就得坐大牢。在这种女人绝对弱势的文化中，朱淑真嫁了一个不解风情的老公之后，心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让我们通过她的一首词《减字木兰花·春怨》来了解一下。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这首词能否反映朱淑真的水平，看你个人的评价了。喜欢的，自然说好；不喜欢的，自然不爱看。

我个人很欣赏这首词。李清照用过重叠字，比如“凄凄惨惨凄凄”等，朱淑真不是这么个重叠法，而是“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连用五个“独”字。她没有一个相厮守的老公，她的孤独不是一般人能够体味的。估计，她老公根本就不碰她，讨厌她，也说不定。这是一个凄惨孤独的寂寞少妇。女人到底是女人，能写出这等句子来，看句式就让人惆怅，忧愁与感伤了。

词的大意是：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晚上一个人睡觉是肯定的了，孤独的心，顾影自怜，形单影只，心酸啊。站起来之后呢，伫立伤神，这倒也罢了，无奈春寒又来“著摸人”。已经够苦了，好不容易等来早春，无奈，又是“春寒”，冷啊。谁能给我温暖呢？

我一个人流着泪化妆——残妆，化不到一半就放弃了，这情景谁见过呢？女为悦己者容，化妆再好也终是我一个人看，又有什么意思呢？愁病交加，无人理会。晚上睡不着觉，面对寒灯一盏，发呆，悠长的寂寞，无聊地剔一下灯心，连个梦都做不成。

朱淑真遇人不淑，应该没有疑问的了。还有一个证据可以佐证，那就是朱淑真的《愁怀》诗：“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在这首诗里，她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和老公“不相宜”，不是一路人，直接抱怨她自己的老公不好，很不好。

这当然是她的一面之辞。

是老公太庸俗，还是对她没感觉，这个就知道了，总之，朱淑真嫁人后就痛苦不堪，终于“郁郁而终”，这样的女子，她的诗篇号断肠，实乃名副其实。



## 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 中秋闻笛

谁家横笛弄轻清，唤起离人枕上情。自是断肠听不得，非干吹出断肠声。

### 秋夜有感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朱淑真的诗词，写得真好。好得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果然才气卓绝，这样的女人，不懂她的男人真的是不和她聊，更不用说生活在一起了。

读断肠词人朱淑真的诗词，常常令我断肠。

总感觉，我是懂她的。

这么说，也许有点自以为是了。

才女有两种，张爱玲是一种，对万事看得甚透彻，惟独对爱情、自己的爱情，一爱就犯糊涂，爱胡兰成是这样，爱美国人赖雅也是如此。这就好像《红楼梦》中的贾母所说：“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她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儿像个佳人？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

所以，张爱玲爱来爱去，最终都是虚空，终其一生，没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晚年索性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接受这个污浊的世界。

朱淑真则是另一种。心地善良、纯洁、简单却又细腻多情，总是把人



看得很美好。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也充满感激和惆怅。憧憬和感激是对外人的，展现给周围环境的，而惆怅则是面对漫漫长夜时自己的情怀，不为外人所知。

朱淑真在生活上极其整洁，在道德上、精神上同样有洁癖。俗话说，“花因喜洁难寻偶”，这样的人，如果在今天，也很容易成为剩女一族吧。

这样的女人，偏偏又有才，被社会冠之以才女的称号，纵然嫁了个能够懂她的人，大约也是心有不甘的吧？还在少女时代，朱淑真就写出了这样的诗：“停针无语泪盈眸，不但伤春夏亦愁。花外飞来双燕子，一番飞过一番羞。”这么童真、这么羞涩，真真让人怜爱。她有时对未来会产生幻觉，幻想未来的钟情男子飘逸如仙的样子：“门前春水碧如天，座上诗人逸似仙。白璧一双无玷缺，吹箫归去又无缘。”

一旦遇上让她钟意的男人，她会怎么样呢？她会用自己的所有努力，来帮助对方，让他成功，成为像颜回、孟子那样的人，对她来说，能够成为一个值得她爱的男人的精神支柱，她就无怨无悔。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成功就是她的安慰，她也就有了所谓的成就感。她在《贺人移学东轩》一诗里表白自己的这种志向：

旷轩潇洒正东偏，屏弃嚣尘聚简编。美璞莫辞雕作器，涓流终见积成渊。

谢班难继予惭甚，颜孟堪希子勉旃。鸿鹄羽仪当养就，飞腾早晚看冲天。

你看这个女人，她说，她为心爱的男人收拾出一间宽大的书房来，还要给他打扫干净，一尘不染。她要用心雕琢自己的爱，她认为通过努力，“涓流终见积成渊”。

她还谦虚地说，自己“谢班难继”，不敢称自己能够成为才女谢道韞、班昭，但却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够成为颜回、孟子那样的人。飞腾早晚看冲天，她劝男人，别着急，还没到“冲天”的时候呢。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为了心爱的男人，她心甘情愿地付出。据说，这个男人，后来三番五次努力，还是没有考中。即使是这样，朱淑真还是来安慰说，“大抵功名无早晚”，梁灏这个人，不是到八十岁才中状元吗？

什么样的男子能让朱淑真这样的大小姐、这样的才女心仪如斯呢？我友江湖夜雨兄根据朱淑真的诗文猜想，朱淑真的这个心仪之人恐怕也是个



穷书生，所以朱淑真就极力鼓动他求学上进，考取功名。古书中关于才子佳人之类的传奇姻缘真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套路都差不多，不外乎是在MM的劝说下，哥哥发愤图强，一举考上了举人进士，然后带着能够被世俗承认甚至羡慕的光环来到MM的家中，张扬地求亲，兑现当初“私订终身”的诺言，这正是传说中的“大登科后小登科”，这个时候求婚，哪有不成的道理？结局自然是大团圆了。套用一句话：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朱淑真下面这首词，很有味道——女人的味道。

### 《清平乐·夏日游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我甚至怀疑朱淑真在嫁人前有过和才子约会的经历，不然怎么写得如此逼真，如此含而不露？何况还有“携手藕花湖上路”的句子可以作为证据。“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约会回到家还沉浸在喜悦之中呢。当然，也许，朱淑真就是一个富于幻想的女子，她写的只是自己的梦中想象。“和衣睡倒人怀”，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想象。

任凭多么大胆的女子，在宋朝那样一个时代，即使有了“脱衣”的经历，也断然不敢写下“脱衣睡倒人怀”的句子吧。

宋词的美，有时候简直妙不可言，比如写人心情舒畅的时候，词人会描写周围花多么美，月亮多么皓洁，空气多么香等等。宋人张镃有一首词《昭君怨·园池夜泛》：

月在碧虚中住，人向乱荷中去。花气杂风凉，满船香。

云被歌声摇动，酒被诗情掇送。醉里卧花心，拥红衾。

宋人张镃把蓝天称为“碧虚”，很禅意的境界。月光下，划船，划到荷花深处，自然“满船香”了。有歌有酒有云，有诗情画意。喝醉了就躺在花心里睡觉，仿佛盖着红色的被子。

这样的生活，就是典型的宋朝士大夫的玩法，让我们这些为生活和工作疲于奔命的人看了，忍不住想穿越时空回到宋朝。

纵然是朱淑真这样的女子，也可以“携手藕花湖上路”，多好啊。太



浪漫了。

读了朱淑真的词，我猜想，她应该是个知性女子，一个体贴入微、温柔无边的女子。想念心上人的时候，她能够“娇痴不怕人猜”，回到家里，她又能“归来懒傍妆台”。她可以疯一般地想念，又可以疯一般地冷静，角色的转换她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做到。

再坚强的女子，一旦嫁错郎，遇人不淑，在宋朝那样的时代，也只有哀叹命运的份了，否则还能怎么办呢？

但朱淑真还是有个性、有想法的，当她发现所嫁非人的时候，叹息、忍耐，忍了三年，忍无可忍，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归宁”，回娘家去，从此不再回来，她说“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她给自己的父母写了篇《寄大人》：

去家千里外，飘泊若为心。诗诵南陔句，琴歌陟岵音。

承颜故国远，举目白云深。欲识归宁意，三年数岁阴。

## 词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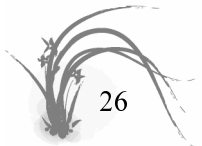
朱淑真，钱塘人，幼警惠，善读书，工诗，风流蕴藉。早年，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淑真抑郁不得志，抱恚而死。父母复以佛法并其平生著作茶毗之。临安王唐佐为之立传。宛陵魏端礼辑其诗词，名曰《断肠集》。

附：历代文人对朱淑真的评价

历代文人对朱淑真的评价有褒有贬，赞扬的说她：文章幽绝，才色娟丽，实闺阁所罕见者，因匹偶非伦，弗遂素志，赋《断肠集》十卷以自解。（田艺蘅《断肠词·纪略》）

淑真词以情胜，凄绝芊绵，除李易安外，无出其右者。（陈廷焯《云韶集》卷十）

朱淑真词，风致之佳，情词之妙，真不亚于易安。宋妇人能诗词者不少，易安为冠，次则朱淑真，次则魏夫人也。（陈廷焯《词坛丛话》）淑真词，绵渺婉约，极合风人之旨。（周庆云《历代两浙词人小传》）赵宋词女，李朱名家。（薛绍徽《黛韵楼文集》）宋代闺秀，淑真、易安并称鬲才。（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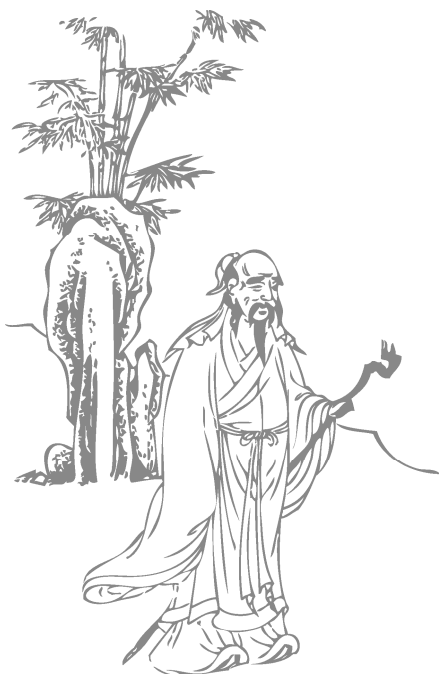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玉喙《校补〈断肠词〉序》)

批评和贬低的如下：然出于小聪挟慧，拘于习气之陋，而未适乎性情之正。（杨维桢《曹氏雪斋弦歌集》）笔墨狼藉，苦不易读。（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伤于悲怨。（董穀《碧里杂存》卷上）出笔明畅而少深思（清陆昶评选《历朝名媛诗词》）其诗浅弱，不脱闺阁之习，世以沦落哀之，故得传于后。（《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断肠集二卷》）多怨恨之句。（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二）



# 【卷三】

白居易：  
举重若轻





## 少年展露才华

### 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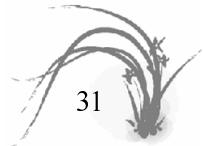
这首词的作者是白居易。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大诗人，和元稹齐名。他的两篇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影响非常大。

白居易是个大诗人，词写得不多。但他对后世词人的影响极大。一般来说，词人都写诗，都有诗集留下来。当我们对一个人的词不好理解的时候，有一个办法可以参考，那就是看他写的诗，以此来互相参证。一个人的诗风和词风大体上比较接近。词坛大家夏承焘和吴熊和所著的《读词常识》（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92 页有这样一段话：如温庭筠与韦庄，并称温韦，同是晚唐人，同生在词体在文人中初流行的时候，用调亦大半相同，但两家风格大同之中确有小异。如韦庄“陌生谁家年少族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这一类决绝的句子，在温诗中很少有；温庭筠“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菩萨蛮》），这一类含蓄的句子，在韦词中也不多。若参以二家的诗风：温诗出于李贺，又与李商隐同为“三十六体”，好为密丽；韦诗出于白居易，乐于平淡，跟他们的词风正相符合。

也就是说，韦庄师从了白居易，他的词风是从白居易那里学来的。

这里选的《忆江南》，原作共三首，分别写的是忆江南春色、忆杭州秋景和苏州韵事。

追忆江南的时候，白居易已经是一个 67 岁的老人了。白居易是北方人，他在青春年少时曾经去过江南，后来又回到苏州、杭州做过父母官。穆



宗长庆二年（822 年）当过杭州刺史，敬宗宝历二年（826 年）做过苏州刺史。

一直到他退休了，还念念不忘江南的美景。他在词中这样赞美江南：江南好，风景我不是听说，而是过去曾经亲眼见到：太阳出来，江畔开的满是鲜花，红得像喷火。而春天来的时候，水碧绿如蓝（这里的蓝是蓝草：一年生草本植物，古人揉其叶取汁，以作染料），春暖花开的江南多么美好。怎么能不回忆江南呢？

白居易的词，像他的诗一样，明白通达，浅显易懂。再比如他的另一首词《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白居易出生在今天的山西太原，他的家境并不好，还是在少年时代就开始了颠沛流离。他出生的时候，大历七年（772 年），安史之乱刚刚过去，国家还处在百废待兴的阶段。

白居易少年就显露出超人的才华，被传说为小神童。五六岁就开始写诗，十一二岁，正在发育的时候，他写的诗就已经够收成诗集了。无奈当时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定。11 岁的白居易，就离家逃难，常常吃不上饭，“衣食不充，冻馁并至”。

15 岁左右，他已经在家人的催促下，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了。16 岁那年，白居易带着自己的诗进京，拜访当时的文坛老前辈、至德年间进士、60 岁的著名诗人顾况。顾况听说一个 16 岁的小子也想来长安混饭吃，就开玩笑说，你就是白居易？我告诉你，长安这地方米价是很贵的哦，恐怕居住大不易啊。

说完这句玩笑话，顾况低头翻了白居易的诗，其中一首是《赋得古原草送别》，读完这首诗，顾况愣住了，收起了笑容，感慨地说：凭你这样的才华，别说居长安，就是居天下也不是件难事。

顾况是当时掌握文坛话语权的权威，他这一句话，很快就在圈内传开了，白居易声名鹊起。29 岁那年，他考中了进士。

一个人的成功真的不是偶然的，没有合适的机遇，人才就可能一直是一颗永远被掩埋在土里的珍珠。比如，钱钟书，纵然是“人中之龙”，如果不是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慧眼识珠，他根本就进不了清华大学，那么



他的才华也就无法展示，这个人也许就这样被埋没了。因为，当时钱钟书在高考时，虽然英文和国文成绩都很优异，但数学只考了 15 分，不到最低录取分数线，按规定，不能录取，但是，校长罗家伦爱才心切，对钱钟书的英文和国文答卷欣赏备至，坚决打破常规，破例录取了钱钟书。

所以说，个人的才华固然重要，可是发现自己才华的伯乐同样重要，否则天才也有被埋没的可能。宋代有个小郡的寺户参军，名叫卢秉，不知道在哪堵墙上写了一首诗：

青衫白发病参军，旋巢黄梁换酒樽。

但得有钱留醉客，也胜骑马傍人门。

王安石看后，非常喜欢。就打听是谁写的，说这个人诗写得这么好，不能埋没，应该给个官做。我们知道，王安石这个人最受宋神宗的宠信，他的自信到了狂妄的地步，甚至声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在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话，没有人不给面子。卢秉这个小郡的寺户参军，因为王安石的举荐，到了重要部门当官，后来，当到了侍郎。

想当年，李白何其风流、自负，可是如果没有贺知章的引荐，他连皇上的面也见不着，让皇帝给他封官也就无从说起了。公元 742 年（天宝元年），李白结识了诗坛老前辈贺知章。当时贺知章已经 80 多岁，如果仅仅因为年纪大、威信高，这样的老前辈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问题还在于，贺知章手中有权，他是太子宾客、从三品秘书监，这样的身份，诗写得怎么样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说的话有人买账，尤其是在“作协”之类的文人圈中，政治地位和文坛地位都高，他的话谁敢不听？他说谁的文章写得好，那就是好。

贺老看过李白的诗，非常喜欢，尤其是《蜀道难》，一见李白，就“呼为谪仙人”。有了贺知章对他的称誉，文人的江湖上李白马上成了一匹黑马，长安城写诗的没有人不知道李白的大名。这李白又在贺知章的引荐下见到了唐玄宗，不用参加科举考试，直接被皇帝任命为供奉翰林。其职责就是专门写诗逗皇帝开心。

顾况之于白居易，就像贺知章之于李白。

白居易一生写了 3000 首诗。据说，白居易做诗要“求解于老妪”（见钱易《南部新书》），意思是说，他写好诗，先读给那些不识字的老太太听，



让她们听懂了，就满意了。启功先生说，“这恐怕是误解。但从求浅显的标准来看当然是对的。白的好处就在于举重若轻，而且用语巧妙，非常难押的韵，他也处理了。”（见《启功说唐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居易的诗，没有什么深奥的词汇，用语简单，接近口语化，非常好懂，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喜欢，很容易引起共鸣。他写的时候好像信手拈来，毫不费劲，他尽量避免用典故，能不用就不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长恨歌》中只用了一个典故——“小玉双成”。相比之下，清代的吴伟业写的长篇歌行中满篇典故，读起来比较费劲、难懂。

所以，在日本和暹罗（泰国），白居易的诗影响也很大。从传播学的观点来说，平易近人、老妪能解的白诗更容易传播。无人不知白居易，这让白居易兴奋不已。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当时有社会地位的人家在选家伎的时候，要考试，考什么呢？就考白居易的诗。白居易听说这事后，兴奋得在家里穿上胡人的衣服，喝酒，奏胡乐，学胡人的放纵。不由想起《文化苦旅》这本书火的时候，据说上海小姐的包包里通常都放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文化苦旅》的作者听了之后还很不高兴。人家白居易都成了考小姐的试题了，也未见不高兴。

唐朝人，尤其是盛唐，那自信今天的人都不相信。自信连“民族主义”这个概念都无所谓。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来到我们长安，就是客人，留学给你免费，吃饭、做生意，请便。崇洋，是没有的，媚外，多少有点，那是媚外来的文化，而非外来的人。你有好的东西，就学。

白居易这个人坦荡、直率，什么事都往诗里面写，诸如衣食住行、生活起居、官职升降、工资待遇、喜好、悲伤等等，不厌其烦地写进诗里，读其诗如见其人，比如和一位老朋友对话，也许他写得太细致，所有缺点也暴露在这里，有诗评家说，他写诗的毛病恰恰就在这里，啥都写成诗，说得如此明白，意太尽了，话太多了，缺少含蓄，不耐人咀嚼。

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诗人已经没有了盛世美梦，战乱不断，哪里还有心情去豪迈去奔放呢？“醉卧沙场君莫笑”那是盛唐才有气的魄与豪情，能不像杜甫那样喊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忧患就已经很不错了。虽然，安史之乱之后官方一度宣称进入了“中兴”局面，但“中兴”是他们的，诗人们的信心很难再回复到初唐时李白那样。韦应物、刘长卿虽然也写山水诗，也想延续陶诗的传统，但是，已经没有了那份从容。



社会贫富分化和各阶层矛盾加剧，内忧外患集中到一起，诗人们纷纷开始关注现实、正视现实、批判现实。新乐府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这场文化界和思想界的运动是由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这个词就是白居易提出的，其主要用意就是借助于汉代乐府诗的样式或者说形式，然后大胆创新，用新题来关注现实中最迫切的时事，不回避当下的热点话题。

白居易晚年信佛，经常到龙门的香山寺，因此自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一直到 74 岁，去世。死后就埋在香山寺的琵琶峰。

白居易退休后定居在洛阳，这位乐天先生晚年不甘寂寞，专门成立了一个九老会，即由他牵头成立的一个洛阳九个退休老年士大夫会，定期聚会。后来，宋朝的富弼在宰相位置上退休后，到洛阳自己建的豪宅中召集众老人，置酒为欢，效仿晚唐白乐天的九老会，名字就叫“洛阳耆英会”，聚会时以年龄而不以官职排座次，司马光还专门为这个“洛阳耆英会”写了序哩。

## 白居易和关盼盼之死有没有关系？

近几年，出版界历史类的书热卖，不少作者喜欢“乱弹”历史，而读者呢，也喜欢看一些名人的八卦。

既然扯白居易的八卦了，就来谈谈他和一个著名的舞伎关盼盼之间的故事吧。

关盼盼是个什么人呢？

她是一个妓女，一个因为白居易而成名的妓女。关盼盼所处的时代是唐代贞元、元和（785—820 年）年间，工作地点在徐州。但她不是今天所说的性工作者，而是镇守徐州的武宁节度使张愔家养的舞妓。容貌自不必说，否则张愔也不会如此宠爱了。以至于，在得知白居易要来徐州的时候，大约是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 年）吧，镇守徐州的武宁节度使张愔，在

接待的家宴上，专门命“善歌舞，雅多风姿”的关盼盼以歌舞助兴。

白居易欣赏了关盼盼的歌舞之后，极力叫好，当场赋诗赞美，其中有这么一句：“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为关盼盼做了个大广告，把她说是微风中袅袅摆动的牡丹花，使得关盼盼名气大震，名扬徐州城。

顺便说一下，在唐代，诗可以换财物，换酒喝，不能直接交换的，也可以通过做广告建立长期友好关系，积累人际关系的资源。当时很多酒店都专门有一块洁白的墙壁，供南来北往的客人题诗用，这在当时叫题诗板。这不等于给酒店做良好的户外广告了吗？不少妓院也设有题诗板。唐代的诗人很有广告意识。在唐代，妓院里的小姐红不红，主要是看有没有人写诗吹捧。李端端本是一名普通的妓女，因为崔崖的一首诗，陡然走红。看看诗的内容，就知道广告做得多露骨了：“觅得骅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娶端端，扬州近日无双价，一朵能行白牡丹。”

杜牧为他风流的扬州妓院喝花酒的生活专门赋诗，取名《遗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薄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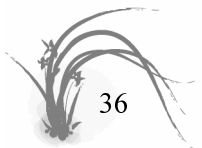
他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为歌妓张好好做了个超级大广告。

白居易在这方面就是高手，他有一首诗，标题很长，叫《崔湖州赠红石琴荐焕如锦文，无以答之，以诗酬谢》，直接用诗交换了宝贝。据《履园丛话》记载：“白乐天为元微之作墓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枚举。”

“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这两句广告词，足以让关盼盼红遍天下。大约是因为张愔的家妓养得太多了，自己身体透支得厉害，几年后不幸离世。

张愔死后，家中的舞妓纷纷改换门庭，惟独关盼盼没有走，而是独守在张愔的徐州旧宅燕子楼中，整整十年，坚决不肯改嫁，有关盼盼留下的诗——《燕子楼三首》为证：

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长。  
北邙松柏锁愁烟，燕子楼中思悄然。  
自埋剑履歌尘散，红袖香销一十年。  
适看鸿雁岳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  
瑶瑟玉箫无意绪，任从蛛网任从灰。



写得如此凄婉，果然“悲凉黯淡，字字哀音，笔亦幽秀，宜其为世传诵也。”（见《历朝名臣诗词》）

200多年后，苏轼一直意淫关盼盼，被贬徐州之后，专门到燕子楼住上一晚，企望在梦中和梦中情人关盼盼艳遇，果然遇到，一梦醒来，总忘不了梦中情景：宋玉《高唐赋》中说楚王梦见巫山神女，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写下一首《永遇乐》：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惝如五鼓，铮然一叶，黯黯梦魂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南楼夜景，为余浩叹。

白居易是统治阶级的上层官员，官做到太傅，他大概觉得有义务为社会的主流道德风尚树典型，感觉关盼盼作为小妾，丈夫都死了10年了，自己还独守空房，不如索性殉夫，成就贞妇美名。

于是，他挥毫为关盼盼作七言绝句一首，名曰《感故张仆射诸妓》，劝她殉夫守节：

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关盼盼看了白居易的诗，哭着说：“自从张公离世，妾并非没想到一死随之，又恐若干年之后，人们议论我夫重色，竟让爱妾殉身，岂不玷污了我夫的清名，因而为妾含恨偷生至今！”

关盼盼作做了一首七言绝句回赠：

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

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相随。

然后，关盼盼为求贞妇的美名，绝食而死。

白居易的一首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首诗写得就非常好，非常有佛家的智慧。中国人爱说，“盖棺论定”，意思是人死了埋进棺材，才能客观地评价他一生的是非、善恶、功过，其实，有很多时候，盖棺了也未必能论定。就像对白居易一生的评价，他无疑是个伟大的诗人，但至少在关盼盼这件事上，他是应该忏悔的，不是吗？

## 词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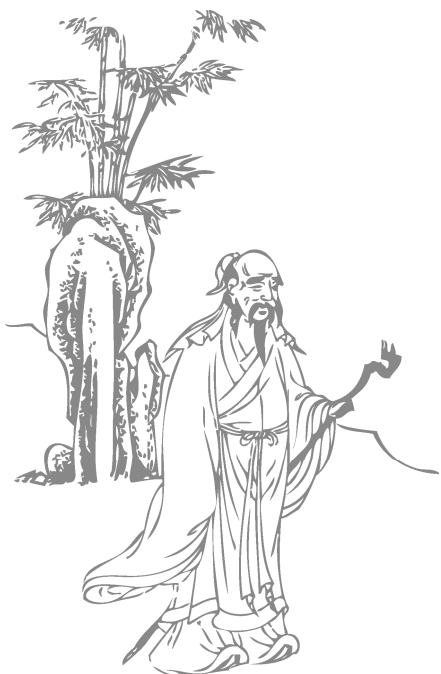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卒谥文。先世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后迁居下邳（今陕西渭南境）。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为翰林学士、左拾遗，屡上奏章指摘弊政，直言无忌。后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迁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还朝任中书舍人。历杭州、苏州刺史。晚年居洛阳，以刑部尚书致仕。有《白氏长庆集》。





# 【卷四】

范成大：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 范成大：一个让钱钟书佩服的人

提起范成大，我就想起《红楼梦》里那个严重洁癖又高傲的苏州姑娘妙玉。

妙玉在十二钗中排第六，是十二钗中谜一样的人。书中说，妙玉是苏州官宦人家的女儿，却无名姓无居所。到哪里去？不知道，曹雪芹没说。她志向高洁，超凡脱俗。她本想在京传名，却被贾府强邀来，最终只得在其家庙——铁槛寺修行。也就是说，铁槛寺是她自家的固定资产。可见，她家的来头不小。（见本人拙著《禅说红楼》，崇文书局出版）

妙玉“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文墨也极通”。妙玉“他常说‘古人中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

哪两句呢？妙玉喜欢的正是宋人范成大的两句诗：“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这下把我唬得不行。妙玉何许人也？才情不下黛钗，诗文水平不在大观园诗社众社员之下。妙玉续联黛玉和湘云诗句时，“提笔微吟，一挥而就”。“黛玉湘云二人称赞不已，说：‘可见咱们天天是舍近求远，现有这样的诗人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

如果你看过《红楼梦》，一定记得林黛玉教香菱写诗吧，林黛玉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当香菱提到只喜欢陆游的诗时（“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韦应物）、谢（灵运）、阮（籍）、庾（信）、鲍（照）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这不正是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吗？

林黛玉谈诗，这些话着实厉害，她提到的那些诗人，个个大名鼎鼎，

都有其过人之处。黛玉教写诗，深得精髓，而不是书呆子似的唯形式是从。她说写诗“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这是形式要求，对不对？可她话题一转，又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一下子开窍了，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说：“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林黛玉不仅诗写得好，才华横溢，还善于总结，有套比较系统的理论，是个学者型诗人。

林黛玉是大才吧？没错。可是，妙玉的水平丝毫不在她之下。妙玉的知识面如此渊博，却独独喜爱范成大，喜爱范成大的两句诗：“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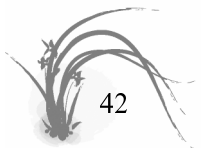
足见范成大这个人不简单，太不简单了。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吴县人，有《石湖诗集》。钱钟书这样说，元末明初，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已经公认为经典作品，忽然起了这个传说，说宋孝宗想叫他做宰相，以为他“不知稼穡之艰”，就此作罢，于是他写了这些诗来替自己表白。假如这个传说靠得住，它只能证明宋孝宗没调查过范成大的诗，或者没把他的诗作准，那么再多写些《四时田园杂兴》和《腊月村田乐府》也不见得有效。因为《石湖诗集》里很早就有像《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那种“忧稼穡”、“怜老农”的作品，而且不论是做官或退隐时的诗，都一贯表现出对老百姓痛苦的体会，对官吏横暴的愤慨。

我们知道，范成大和尤袤、杨万里、陆游合起来，被人称为南宋四大诗人。钱钟书非常喜欢范成大，在《宋诗选注》里一下子选了范成大13首。

钱钟书毫不吝惜对范成大的评价，甚至说，在田园诗创作方面，论地位，范成大比陶渊明还高，他革新了田园诗的创作手法。比如说，传统的田园诗，往往漏掉了狗这个在农村最常见的动物，而狗象征了压迫农民的制度和走狗。而范成大的诗里又重新捡拾起来。“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传诵最多、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范成大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

可见，钱钟书多么偏爱范成大了。

但是，范成大的诗词也有个问题，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动不动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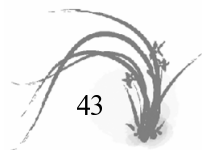
用冷僻的典故，这是江西诗派的通病，范成大终究没有摆脱。他如此喜欢用典，结果，妨碍了人们对他诗词的欣赏，因为很容易被他冷僻的典故吸引了注意力，而忽视他诗中真正要讲的内容。钱钟书这样说，范成大的风格很轻巧，用字造句比杨万里来得规矩和华丽，却没有陆游那样匀称妥贴。他也受了中晚唐人的影响，可是像在杨万里的诗里一样，没有根断的江西派习气时常要还魂作怪。杨万里和陆游运用的古典一般还是普通的，他就喜欢用些冷僻的故事成语，而且有江西派那种“多用释氏语”的通病，也许是黄庭坚以后、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例如他的《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说：“纵有千年铁门限（《石湖诗集》卷二十八，用的是“限”字，不少《红楼梦》版本后来引用的时候改为“槛”字），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两句曾为《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称引的诗就是搬运王梵志的两首诗而作成的，而且“铁门限”那首诗陈师道和曹组分别在诗词里采用过，“土馒头”那首诗黄庭坚称赞过。

范成大这个人身体不好，患有多种疾病，痛苦不堪的时候，就写诗排解忧愁。即使是在描写病情的诗里，也用了很多冷僻的典故，这让人读起来只顾去猜典故了，却忽视了对他疾病痛苦的同情。

## 范成大慷慨送家伎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是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里的几句诗，写得如此宁静，如此澄清，如此和睦，不由想起小时候，我在农村生活的那段平静快乐的时光，想起我的童年伙伴。

别看范成大把田园写得那么太平，其实，他自己却是生在内忧外患的南宋，大环境上一点也不太平。这倒让我更加佩服他了，生在乱世，心却能如此安静、祥和。我为什么总处在“心由境生”的境界呢？为什么不能超脱一点，“境由心生”呢？



宋朝的文人活得比较舒服一点，他们比较闲，而且特别会玩，所以宋词里经常有“闲愁”一词，意思是说，这愁都是闲出来的。

于是，他们就瞎折腾，写诗、喝酒、泡女人，还不够，就炼丹。炼丹不仅在宋朝，往前的朝代也有，而且很普遍。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些文人争相吃五石散，就是后来的仙药什么的，梦想炼成金刚不坏身，长生不老。苏东坡就梦想活 360 岁。宋初的名臣薛居正，官至宰相，却因为服用丹药而死。诗人黄庭坚也是因为吃紫霞丹而死在贬所。

这本来是道士忽悠人的把戏，后来居然成了风尚，忽悠到皇宫里去了，就成了时髦，像今天的减肥一样。比如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曾经在著名的风景区——庐山，开炉炼丹。

王镜轮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皇帝与底层贫民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像固定的角色一样活着，很少有选择生活的余地，士大夫就比他们多一份自由。皇帝想在世上过一种神仙的生活，但是做不到，他要受很多限制，不能当自由人，不自由则做不了神仙；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中相对来说是最自由的阶层。入世做官，出世做仙。红尘有红尘的乐趣，野逸有野逸的风致。

有宋一朝，“绿尊红妓对斜曛”，这种情景，在士大夫阶层中司空见惯。一定级别的官员，家中都有家伎，身份上来说不过是婢妾，但她们是专业艺术人才，不干家务活，其工作就是来了客人，在家宴上唱歌、跳舞，逗人开心就可以了。高官家中如果没有家伎，会让人觉得奇怪，不正常。宋仁宗有一次得知自己的臣子王旦家居然没有一个家伎，仁宗很同情，然后命令这位大臣说：“朕赐旦细人二十，卿等分为教之。”皇帝一下送了他 20 个家伎。

范成大的家里自然也有家伎。进士出身，当过徽州司户参军、枢密院编修官、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中书舍人、广西经略安抚使，后来官至礼部尚书还被拜参知政事，到了上流阶层的地位，资政殿大学士，这样的人，家伎能少了吗？

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记载就是关于范成大慷慨送美人的轶事。大意是说，当时的词人姜夔到范成大家做客。姜夔自度咏梅新曲《疏影》、《暗香》，范成大喜欢得手舞足蹈。当时，院里的梅花盛开，范成大是有名的“梅痴”，曾经写过一首《霜天晓角·梅》：



晚晴风歇，一夜春威折。脉脉花疏天淡，云来去，数枝雪。

胜绝，愁亦绝，此情谁共说。惟有两行低雁，知人倚、画楼月。

上阕写景之胜，下阕写愁之绝，范成大写出了怅惘孤寂的幽愁。傍晚，天晴风歇，春寒之威不再。含情脉脉的梅花开了。开得“花疏天淡”，云来去，数枝雪。

景物“胜绝”，极美，而“愁亦绝”。“此情”向谁诉说？唯有两行低飞的传书之雁，才能看见漂泊的倚楼人。

词写得真好。一想到所谓伊人，在独倚阑干，心里苦想着远方的人，相思成灾，冷月在无情地照耀着，我这心里就凄凉起来，仿佛触动了自己这个离家的游子最脆弱的心灵深处的弦……

如此美景，岂能辜负？

于是，他马上请来家中的青衣女小红出来演唱。小红很能领会姜夔在词中所表达的意境，唱得很投入，姜夔听得也犯了痴，见到小红如此能理解自己的词，惊讶之余，更多了爱慕的眼神。范成大在一旁见了，就做了一回“成人之美”的君子，答应把小红赠送给姜夔。

姜夔没想到两首词换得一美人，回去的路上，赋诗纪念：“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小红低唱我吹箫”，听听这句，就知道赢得美人归的姜夔，这个时候那心花能不怒放吗？一路上有美人相伴，就连新作的词韵都是最娇的。飘飘然，我心狂野。

柏杨先生说过这么一段话：小红小姐是当时宰相范成大先生的歌姬，范成大先生爱姜莫先生之才，竟把她送给他，姜老头大喜之下，立刻上船回家，在回家途中，大雪纷飞，寒风凛凛，三杯下肚，难免狗皮倒灶。然后老头吹起箫来，小红唱起来黄梅调，那段快乐，教人晕头涨脑。这种情调在六朝和南宋南明的秦淮河上，若李香君女士，若苏小小女士，固多得是也。

范成大真够意思，送美人可不像送金银，没有博大的胸怀，无论如何是舍不得的。晏殊，论官职，要比范成大高吧，位居宰相；论影响和文坛地位，那更高了，苏东坡大名鼎鼎吧，可晏殊是他的师爷，因为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是晏殊的弟子。唐宋八大家里面，晏殊的徒孙就占了三个：苏东坡、曾巩和苏辙。而且，晏殊少年得志，14岁就以神童应试，皇帝赐给

他同进士出身，你说这样的人，不富贵吗？不显达吗？可是，送他人最爱的家伎，这事晏殊就做不出来，也断然舍不得，送出来也睡不着觉。

这么说，可不是我“小人之心”的猜测。有史为证：晏殊在做京兆尹的时候，家里面养着一个侍女 M，多才多艺，聪明伶俐，而且貌美如花，深得晏殊的喜欢。只要有重要客人来，那配唱基本就是她了。

张先这个人生性风流，80 多岁还娶小老婆呢。张先每次来晏殊的府上做客，晏殊必让 M 在酒桌上唱张先新填的曲子。张先显然喜欢这个 M，偏偏这个晏殊是个怕老婆的人，老婆多次见 M 小姐受宠的样子，就很是反感，骂 M 是个骚货，要她趁早滚开。这个时候，你说晏殊要是做个顺水人情，把 M 送给张先，既减缓了老婆的妒意，又成全了张先，一箭双雕，多好，可他舍不得送人。在老婆的逼迫下，他宁愿狠心将 M 赶出家门，随便卖了几两银子。后来，他发现自从 M 走后自己很不开心，很失落，有一次自己叹息说：“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又派下人拿钱将 M 赎了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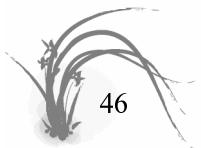
看来，钱钟书对范成大评价那么高，不是偶然的。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石湖词音节最婉转，读稼轩词后读石湖词，令人心平气和。”他不光田园诗写得好，还有他的为人比较好，有涵养，人品高。读他的词，能让人感觉柔和，恬静。

## 晚年退隐苏州石湖

### 眼儿媚

酣酣日脚紫烟浮，妍暖破轻裘。困人天色，醉人花气，午梦扶头。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粼纹愁。溶溶泄泄，东风无力，欲皱还休。

此词作是范成大调到静江（今桂林）、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一职时，在旅途中写下的。



据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说，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闰正月末过萍乡（今江西萍乡市），时雨方晴，乘轿困乏，歇息于柳塘畔。柳条新抽，春塘水满，这样的环境即便小憩，又易引发诗兴。

“酣酣日脚紫烟浮，妍暖破轻裘。”天气暖和了，太阳透过云缝斜射到地面上，暖暖的。多么好的天气，花香沁人心脾，简直使人陶醉。

雨过天晴，暖暖的阳光照射下来，地面上水气蒸腾，在阳光下发出紫色。这么暖的春天，索性把上衣（薄袄）的扣子解开。暖融融的天气让人犯困，花香让人陶醉，睡了午觉，就像喝过了扶头酒，“不知今夕何夕”，醉得不知道醒来。

春天的慵懒就像春塘中柔和的水一般，淡淡的闲愁像池塘中的微波一般挥之不去。苏轼在《临江仙》中说，“风静縠纹平”。水面看上去很平静，但又不是绝对平静。水面上面有点波纹，但不用担心变成惊涛骇浪。面对着那溶溶曳曳的春水，东风无力，欲皱还休。春塘里的水荡漾，春风轻柔，想避开这微微的风，偏偏那涟漪又浮了起来。

黄昇《中兴词话》谓其《眼儿媚》（萍乡道中）“词意清婉，咏味之如在画图中”。果然如此。

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说它“字字软温，着其气息即醉”。范成大这首词确实将看到的春光写得惟妙惟肖。但在这美好的季节、醉人的花香中，总感觉人生还是缺少点什么，有点烦，但又说不出为什么烦。这种感觉，估计大家都有的吧。此所谓“斜倚银屏无语，闲愁上翠眉”。

范成大赠姜夔小红的时候，他已经隐居苏州石湖了。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已经云淡风轻，我相信，这个时候的他，爱梅花胜过爱小红之类的美人。再好的美人也有看腻的时候，也有衰老的时候，而梅花的精神却是永恒的。林逋一生爱梅，范成大也差不多，他甚至专门写了一部关于梅的专著《梅谱》。

梅的傲骨、刚直不阿，梅的不畏严寒，历来令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钦佩有加，但像范成大这样，如此痴爱梅的人，还不多见。

说起来，这也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

范成大生在贵族之家，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范杲，进士及第后官至秘书郎。母亲，是书法家蔡襄的女儿、文彦博的外孙女。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孩子，从小不是书就是画，潜移默化，范成大从小，就喜欢翻书、写诗。





13岁就已经遍读了经书。

所以后来范成大以诗名行世，他写的绝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见《宋诗选》中范成大简介）。得到各界的认可，那不是偶然的。

范成大在十六七那年吧，父母相继去世，他和两个未成年的妹妹相依为命。整个家里的重担他一个人挑了起来，十年时间他不外出，一边自修、研读，饱读诗书，一边照顾两个妹妹的生活，直到把妹妹的婚姻大事敲定。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范成大中进士，先后担任徽州司户参军、枢密院编修官、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

我们知道，历史上宋朝在外敌面前就是孬种，最害怕打仗，宁愿割地、送钱送布称臣，只要能换来和平。北宋被金人灭了之后，当年南宋朝廷就和金人签定盟约，规定宋朝使臣必须得向金国的主子跪拜接受诏书，这是礼节，必须的，当时两个皇帝都被人家抓去当俘虏了，还有什么资格讨价还价？只好就这么答应了。后来宋孝宗当了几天相对稳定的皇帝之后，就开始琢磨了：这条款也忒丢人不是？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情愿给你银子，也别这么丢人好不好？就琢磨着想派人出使金国，看能不能将这一条款给废除了，挽回一点颜面。

派谁去好呢？都知道金国的厉害，不敢去。当时任右史侍讲的范成大挺身而出：我去，大不了一死。于是他将遗书交给家人，就北去了。

范成大没有死在金国，而是不辱使命，凯旋归来。他还专门写了《揽辔录》一卷，记述北行金国的经历以及在金廷的所见所闻。宋孝宗很高兴，从此格外厚爱范成大，而范成大的官位也一直做到参政知事。

范成大对朝廷的这种忠心耿耿，在后来所写的《忆秦娥》一词中有所表白：

楼阴缺。栏干影卧东厢月。东厢月。一天风露，杏花如雪。

隔烟催漏金虬咽。罗帏暗淡灯花结。灯花结。片时春梦，江南天阔。

浓密的树阴遮住阁楼，栏杆的影子静静地卧在那里，东厢房里洒满皎洁的月光。东厢月，满天的清风玉露，屋外的杏花在月光下洁白如雪。这样的夜晚，万籁俱寂。

隔着烟雾，传来滴嗒滴嗒的更漏声，仿佛有人在呜咽，丝罗织成的帏帐中，灯火一点点地暗淡下来。孤灯将残，我刚刚有那么片刻的春梦，梦



到水天空阔的江南，我和他相见了。

“片时春梦，江南天阔”，这两句是化用唐朝诗人岑参的《春梦》诗“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之句。江南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我和思念的人也只能在梦中相聚片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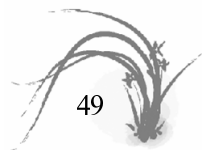
宋词中描写闺情的很多，很普遍。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加上中国古代的皇帝治国，基本都采用“本地为民，异地做官”的办法。用熊培云在《乡下人为什么反对异地为官》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皇帝视天下为私产，为防流民生变，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收割民间财富，便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结果即我说的“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与此相反，皇帝对于官员则另寻良策，即将官员当作动物驱赶，就怕他盘踞一方。简单说，皇帝对百姓是求静，求安土重迁，“本地为民”；对官员则是求动，求四海为家，“异地为官”。但两者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即加强中央集权。

官员们调来调去，是经常的事。像苏东坡除了在黄州呆了差不多四年之外，在其他任何地方就没超过三年的。有的时候，被贬到远方，比如海南、惠州等地，没有办法带家属，带个小妾就上任了。家中的婆姨能不思念吗？夜深人静的时候，能不梦想团聚吗？更有那些外地的征夫，他们在老家的婆姨同样夜不能寐。闺中少妇思念远行的男人，心情寂寞就借助于此曲来暂时排解。韦庄在《木兰花》里说“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温庭筠在《南歌子》里则说“为君憔悴尽，百花时”。

范成大的《忆秦娥》，写的正是少妇的愁思。寂静的夜，一个女子独卧罗帏之中，心怀远人，不是“楼阴缺”，就是“东厢月”，何况还有那些如雪的杏花，寂寞地开放。这样的月夜，听着滴滴的漏声，灯芯结花了，人倦灯昏，还是久不能寐。所谓“月分明，花淡薄，惹相思”是也，范成大借更漏的哭泣声、灯残尽的寂静，来烘托闺中少妇内心的凄凉和愁苦。

也有人对范成大的《忆秦娥》展开联想说，他这是借闺妇的思念，寄托自己爱君之喻意。因为自己要隐退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居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附上一首范成大的词《蝶恋花》。沈际飞对此词这样评价：“字字软温，着其气息即醉。”（《草堂诗余别集》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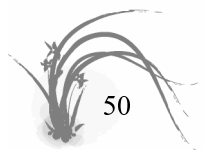
## 《蝶恋花》

春涨一篙添水面。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画舫夷犹湾百转，横塘塔近依前远。

江国多寒农事晚。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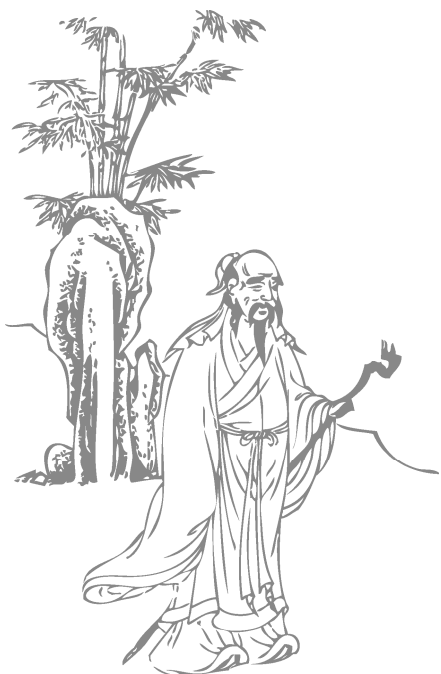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 词人小传

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绍兴进士，做过一些地方官，并做了两个月的参知政事（副宰相）。元末明初，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已经被公认为经典作品。范成大与陆游、杨万里、尤袤齐名，为南宋四大家之一。词作情长意深，与秦观相近，后期作品则近于苏轼。范成大的作品在南宋末年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到清初影响更大，当时流传着“家剑南而户石湖”的说法。著有《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清代沈钦韩有“石湖诗集注”。



# 〔卷五〕

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



## 黄庭坚：一个字价值超过百万元

黄庭坚最近成了媒体热炒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诗词，而是因为他的书法。

《4.368 亿元！黄庭坚书法拍出历史最高价》，这是众多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时所使用的标题。神秘买家捧回《砥柱铭》，有藏家质疑古代书画作品频频走高有炒作性质。《砥柱铭》计 82 行 407 字，算下来每个字价格都超过百万元。

绿暗红稀出凤城，  
暮云楼阁古今情。  
行人莫听宫前水，  
流尽年光是此声。

这是黄庭坚根据一首市井俚语编成的小诗，诗本身倒看不出有多好，问题在于，他把这首诗写在同事、好朋友翰林学士顾子敦的背上了！

大约是因为顾子敦膀大腰圆吧，酷爱书法的黄庭坚就喜欢给这位比较要好的同事开玩笑，在顾子敦睡午觉的时候，有点恶搞似的在顾子敦的肚子上练字，常常弄得顾子敦苦不堪言，无奈只得回家让夫人洗干净。几乎天天这样，连他夫人都习惯了。可有一天，他夫人发现肚子上没有黄山谷的字，正奇怪呢，脱掉上衣，才发现，原来字写在顾子敦的背上来了。

我敢打赌，如果顾子敦的夫人知道黄庭坚的书法价值亿元以上，那么，她一定为洗掉丈夫肚子和后背上的字而后悔得撞墙！

黄庭坚酷爱书法，其书法成就主要表现于其行书和草书中。曾有一段学习草书的概括性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



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

黄庭坚（1045—1105 年），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 年）进士，官至著作郎。后以修《神宗实录》不实的罪名，贬谪涪州（今四川涪陵县），一生很不得志。

他的诗写得不错，是北宋后期的重要诗人，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影响着一代诗坛，世称“苏黄”。有《山谷内集》、《外集》、《别集》和《山谷词》等。系“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生前跟苏轼齐名，死后给他的徒子法孙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钱钟书语）

黄庭坚工于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当然，一生不得志的黄庭坚自己也不会想到，数百年之后，自己的书法竟然能拍卖出天价来。

## 批评自己老师：苏轼的诗文“其短处在好骂”

### 《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这是黄庭坚写给当年的好哥们黄几复的诗。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已成千古名句，因为它写出人生的诸多反差、感慨与无奈。当年的春风拂面、少年情怀、春风得意，“桃李春风一杯酒”，如今江湖飘泊，“一杯酒”换成了今天的“十年灯”，



个中滋味，岂是外人能够体味，“江湖夜雨十年灯”啊。

《王直方诗话》云：“张文潜谓余曰：黄九云‘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真奇语。”《宋诗鉴赏辞典》对这两句诗这样评价：“温庭筠《商山早行》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二句不用一动词，而早行境界全出，此诗吸取了温诗的句法，创造了独特的意境。‘桃李春风’与‘江湖夜雨’，这是乐与哀的对照，快意与失望，暂聚与久别，往日的交情与当前的思念，都从时、地、景、事、情的强烈对照中表现出来，令人回味无穷。张耒评为奇语，确有见地。……总之，此诗善用典实，内蕴丰富，以故为新，拗折波峭，很能表现出黄诗的特色。”（《宋诗鉴赏辞典》）

钱钟书对黄庭坚的诗颇有些不以为然，他这样说：黄庭坚对杜诗哪一点最醉心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在他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议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解释他自己的风格，也算得江西诗派的纲领。他有些论诗的话，玄虚神秘，据说连江西诗派里的人都莫名其妙。

杜诗是否处处有来历，没有半个字杜撰，且撇开不谈。至少黄庭坚是那样看它，要学它那样的。元稹赏识杜诗的白描直说，不用古典成语：“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无一字无来处”就是钟嵘《诗品》所谓“句无虚语，语无虚字”。钟嵘早就反对这种“费用事”“殆同书抄”的形式主义，到了宋代，在王安石诗里又透露迹象，在“点瓦成金”的苏轼的诗里愈加发达，而在“点铁成金”的黄庭坚的诗里登峰造极。

钱钟书说，黄庭坚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气、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途说的艺术批评比作“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读者知道他诗里确有意思，可是给他的语言像帘子般的障碍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正像《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晦涩为深，虽奥非隐”；这种“耐人思索”是费解，不是含蓄。

南宋末年，任渊注解了《山谷内集》；南宋中叶，史容注了《外集》，史季温注了《别集》，都赶不上任渊的精博。此外，陈逢寅也作了《山谷诗注》，任骥和邓公立又分别注了《外集》，可惜这三家的注本没有流传。看来，“读书多”的人对黄庭坚的诗都疑神疑鬼，只提防平常的字句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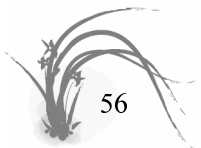
什么埋伏着的古典，草木皆兵，你张我望。例如任渊满以为把《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的出典注明白了，可是杨万里又搜查出来两句暗藏的“古人陈言”。甚至黄庭坚明明是默写白居易的诗，记错了些字句，他的崇拜者也以为他把白铁点成黄金，“可为作诗之法”，替他加上了一个“谪居黔南”的题目，编入他的诗集里。

黄庭坚在诗歌理论上明确提出作诗应该“无一字无来处”，而且要学会“点铁成金”，这还不够，还要“夺胎换骨”。什么叫“夺胎换骨”呢？他说，“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转引自宋人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这种理论说白了就是逃避现实，忽视现实，强调多读书，然后在使用前人成语时翻新一下，不要照搬，追求形式上的新奇，教人怎么模拟，专门在剽窃上要花招。所以，金人王若虚批评这种理论是“剽窃之黠者耳。”他还主张诗歌不应该有讽谏作用，只能抒发个人的情性，“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黄庭坚是苏轼的学生，但他和苏老师的风格却大不相同，如果说苏轼的诗是豪放自然的话，那么，黄庭坚的诗则以奇峭瘦硬著称，他开创了不同于老师的新诗门派，提到老师的诗文，他批评说，苏轼的文字“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黄庭坚是不大关心“火热的现实生活”的，他的诗是不反映现实的，他的 1000 多首诗，内容基本都是抒发个人情性，相思啦，酬答啦，咏物啦，题画啦，感慨啦等等。黄庭坚很少触及社会现实，个别触及到的，其态度也属于“怨而不怒”，甚至干脆用寓言说事。比如《蚁蝶图》：

蝴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

单纯从字面上看，这诗没什么呀，不就是写蝴蝶、蚂蚁吗？不是，他是在写党争，但他用曲笔，讲寓言。真有他的，如此小心翼翼，实在用心良苦。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有关。一般人都认为宋代文人最宽松，从开国皇帝就立下规矩，不杀知识分子，像苏东坡无论怎么骂朝廷，都没有杀他，最多是流放外地，不过是流放地远和近而已。但知识分子有个臭毛病，文人相轻，喜欢划分圈子，事实上，宋代文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在士大夫之间，党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如果想整对方，交往、谈话甚至书信都可能成为获罪的证据，而被“转相告言，有司推诿”（见《宋史·陆佃传》）。在文人士大夫之间，告讦之风盛行，诗人因而获罪的不在少数，苏东坡就因为写诗议





论新法，被官场对手抓到把柄，陷害他，说他“指斥乘舆”、“讽刺朝政”、“谤讪中外臣僚”，被关进监狱，如果不是皇帝本人对他印象还不错，替他说了句话，他就被杀头了。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海南五公祠里至今还摆放着宋代名臣胡铨的牌位，胡铨是怎么被贬到海南的？就是因为上书反对对金国议和，得罪了秦桧。看到老朋友胡铨被贬放蛮荒地海南岛，估计有去无回了，诗人王庭珪写了首诗表达送别之情，结果被欧阳识告讦，这一告，王庭珪得滚蛋了，被放逐辰州。所以，清代名士王士禛在《居易录》中说：宋代“文字之祸亦他代之所无”。宋代大概是太闲，文人们喜欢拼命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忠诚，各个党派之间、文人士大夫之间喜欢互相掐，这一点就没有唐朝知识分子那种大气。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公认的名篇吧，连唐宪宗读后都赞叹不已呢，可在宋代，有个叫魏太的知识分子，竟然批评《长恨歌》说：“失臣下事君之礼”（《临汉隐居诗话》），在这种告讦的气氛下，士大夫们又怎么能写出好诗来呢？创作根本放不开，也不可能放开。你还敢大胆地反映现实吗？还敢说什么“路有冻死骨”吗？大家都担心得罪朝廷被流放，担心被他人举报获罪，久而久之，精神难免萎缩，没有了唐初诗人们的开明、大气和磅礴，加上朱熹等理学（道学）进行一番“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诗歌创作更完了，更没有想象力了，只能板着脸孔说教了。这正是为什么宋诗不如唐诗，但是，文人压抑久了，总有一个出口释放，他们找到词这种形式，于是，缠绵、相思的宋词发达了。

北宋到了后期，从宋哲宗到宋钦宗的统治足有 40 多年，这个时候，宋朝江山已经是风雨飘摇，内部，起义造反不断；外部，金国虎视眈眈，甚至乘机而入，直到 1127 年汴京陷落，徽、钦两个皇帝被抓去当了俘虏，半壁江山被金占领。

晚年的黄庭坚，看清了宋朝腐败的社会现实，甚至看到了宋朝的气数，毫无疑问，他对现实没抱什么希望了，这让我想起崔永元的一句话：“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黄庭坚此时大约就是这个心理，与其跟着社会瞎起哄，还不如索性逃避现实，皈依佛门，图个心灵清静呢。

可以这么说，逃避现实，与他参禅信佛有关，他曾经写过戒绝女色和荤酒的《发愿文》。那是在他的第一个妻子孙氏死后。在《发愿文》里，他这样说：“今日对佛发大誓，愿从今日，不复淫欲、饮酒、食肉。设复为之，当堕地狱，为一切众生代受头苦。”



据说，发愿后的二十年，他基本上没有食言，一直坚持清心寡欲、超然淡泊。又据说他还和苏轼一道拜访过高僧，“高僧说东坡前身是五祖戒和尚，而山谷前身则为一女子。黄庭坚信以为真，恍然大悟地说，难怪在贬谪到涪陵时，曾梦见一女子来送梦，告之是她转世云云。他特地记载了这件事，刻石于涪陵江上。可惜后来春夏江水上涨，石头被淹失传。”

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始祖，受黄庭坚的影响很大。为什么叫江西诗派呢？江西诗派，又称江西宗派、江西派或西江派。江西诗派的由来，据学者房开江先生说，在黄庭坚那个时代，诗坛上并无江西诗派这一说法。正式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提出来的，是黄庭坚之后、南北宋之交的吕本中。他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以黄庭坚为祖师，并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等人为其宗派成员。江西诗派之说，就这样出现了。为什么吕本中等人将他们称为“江西诗派”？这是因为他们“其源流皆出豫章也”，以山谷为始祖，诗风比较相近，主张大致相同，而黄庭坚是江西人，故以江西名派。这也就是说，江西诗派不是江西诗派自己命名组织起来的，但在当时颇有影响，就连比较有名望的诗人，如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也多少受其影响。杨万里还亲自为江西诗派诗作序。

## 度己度人的大才子黄庭坚

黄庭坚是少有的才子，不光是因为他后来的书法成就和江西诗派的掌门人身份，还因为，他的天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神童。

史料记载，黄庭坚家是书香门第，老爸黄庶在文坛是较有影响的诗人。受老爸基因遗传和家庭教育的熏陶，黄庭坚自幼就显露出比较聪慧的诗才，据《道山清话》记载，黄庭坚五岁就能背诵五经。有一天，他不解地问先生：“人人都说有‘六经’，先生您为何只教了我‘五经’？”先生一听，这孩子厉害，就不客气地回答他说：“春秋不足读！”黄庭坚并不服气，顶撞先生：“这是什么话呀？既然被称为‘经’，必有过人之处，焉得不读？”回到家，黄庭坚自己找到《春秋》，逐字研读，竟然能够做到“十日成诵，



无一字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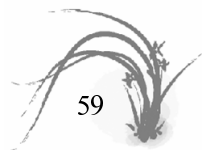
黄庭坚记忆力惊人，这方面的才华，不亚于苏东坡。苏东坡，晚年在宜州贬所，为一余姓官吏写《范滂传》，他能够凭记忆默诵而书，仅有二三疑误，人相顾愕服。山谷曰：“《汉书》非能尽记，如此等传，岂可不熟？”（见《程史》）

和苏东坡差不多，黄庭坚的智商也十分了得，天分极好。七岁那年，他就写了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个小孩子的诗已经有了些反骨，透露出一些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并有点禅意。八岁那年，看到邻家有个书生要赴京考举人，他竟然学着大人的礼节，写诗相送：“送君归去玉帝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可见，黄庭坚的志向自小非凡，也想像李白一样成为谪仙人。他的舅舅也是大诗人，有一次舅舅在他家，从书架上取下书问他，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呀，想不到，他没有不通的，舅舅十分惊讶。（见《宋史·黄庭坚传》）

老爸对这个孩子的出色表现赞赏有加，而周围的亲朋好友也都知道这个黄家小子不简单，是个神童。这么超人的记忆力，考个进士又有何难？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黄庭坚没费什么劲，就高中了进士。“桃李春风一杯酒”，春风得意的黄庭坚在游览山谷寺时，心情很好，因为“乐其林泉之胜”，便取了“山谷道人”这个别号。

数年后，熙宁五年（1072年），黄庭坚的岳父孙觉把女婿写的诗文拿给苏东坡看。苏东坡惊为天人，夸奖说：“作得如此好诗，绝非今世之人也。”孙觉趁机提出要求，希望苏东坡帮女婿扬名。苏东坡笑着说，别急，你女婿这样的才华，只怕他不求人，人都会来求他。当心“人怕出名猪怕壮”，他终有一天会讨厌名气的，用不着老夫来扬名。“然而，若以文观人，他必定恃才傲物，恐怕为世不容也。”果然不出所料，黄庭坚的一生并不顺利。一生经常遭贬谪，且越贬越远，直到60岁，体弱多病的黄庭坚，还被流放到宜州（今广西省宜山县）这个“南方瘴雾”之地。最后临老投荒，穷死贬所。这是后话，姑且不提。

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和黄庭坚因为仰慕苏东坡，写信并附诗，表达想成为其学生的愿望。苏轼复信说，“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元祐年间，当时苏东坡在京是大名鼎鼎的红人、名人，黄庭坚与张耒、晁



补之、秦观四人，皆拜在苏东坡门下，被人称为“苏门四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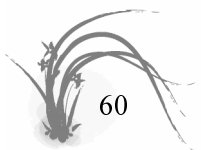
电视剧《大宋才子黄庭坚》的导演张少军说，谈到创作意图时，自己在大学研习书法时即对黄庭坚的书法情有独钟，作为书法家的黄庭坚独树一帜的书风、杰出艺术成就、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让他不胜敬仰，心驰神往。另外，黄庭坚所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文化盛世，朝廷对文人知识分子的重视，令当时文艺界百花满园，奇葩竞放。作为导演，能有机会表现这个时代的文化盛况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是一件幸事。

张少军说，北宋时期朝廷实行偃武崇文的治国方略，营造了较好的文化发展氛围，对文人、文艺推崇，诞生了无数的文人士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了像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秦观、米芾等一大批才学出众、成就卓著的大家。黄庭坚可能不是才华最为出众、文学成就最高者，但却是其中最具文化传承意义的杰出代表。黄庭坚一生勤政爱民、孝亲悌友、诗书双杰且乐施教化，在他身上集忠、孝、勤、廉于一体，道德修养堪称完美。事实上，该剧表现的不仅仅是黄庭坚一个人，而是一个才子的群像。在庞大的文人才子群体中，该剧以黄庭坚曲折坎坷、成就卓著的一生作为表现主体，以他的性格命运为故事主线，串联起当时的一大批文人士子的故事，表现当时文人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追求，给观众呈现大宋朝廷文化盛世下的才子群像生活。

编剧子龙则评价黄庭坚是度己度人的大才子。在子龙看来，才子有三重意义上的划分标准：一般意义上能说会写的人；在某艺术领域颇有建树，自成一家者；做人、艺术成就皆堪为表率，而且对该艺术的教化、传承和发展有卓越贡献者。

“最后一种，是最为难得，堪称上上品的‘才子’。一句话，真正的大才子不仅独善其身，而且能兼济天下，正如大乘佛教所提倡的度己且度人。黄庭坚就是这么一个大才子。”

子龙说，黄庭坚坎坷曲折的一生中，为人臣，忠心报国，勤政为民，堪称典范；为人子，其孝义之情，世代传颂，位列中华二十四孝之一，“冬温床，夏扇席”的故事广为流传，妇孺皆知；作为诗人，不仅诗风自创一格，同时注重诗歌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对后学不遗余力地提携和培养，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其影响流布直至晚



清、民国；作为书法家，则自宋朝以来几乎无人可比，堪称千年书史第一大家，他的书法创作和理论给后学者提供了诸多借鉴和教益，是不竭的精神财富。

蔡京为邀功媚上，造假“玉印”献皇上，嫁祸黄庭坚，谢师厚力保不能，丢官回乡，黄庭坚再度被贬，从此与家人相望于江湖，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贬斥之旅。“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最终，黄庭坚这位江西诗派的宗主、文列苏门四学子之首、书贵宋大家之二、德尊二十四孝之一的大宋才子，在一场绵绵秋雨中，在广西宜州一个破败的城楼上结束了他颠沛流离的一生。

##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

虞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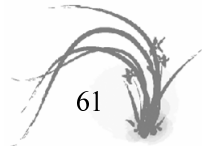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黄庭坚的这首著名的咏梅词《虞美人》，是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被贬“天涯”时写的。当时的“天涯”是今天的海南岛吗？不是。是离京城（开封）千里之外的广西宜山，当时叫宜州。在中原人看来，那里已经是蛮荒之地，和“天涯”无异了。

这一次黄庭坚又是因为什么被贬呢？因为黄庭坚曾经写过《承天院塔记》，被部分动机不良的“文人相轻”的同行告发、诬陷，被贬到宜州。

就在宜州，他看到了江南常见的梅花。梅花都开了，春天还会远吗？所以他一上来就说“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尽管远在天涯，却出人意料地闻到江南春天的气息，因为那初绽的梅花，预示着春天要来了。



黄庭坚的意思是，朝廷可能又要让他回京了。邵勋潜编著的《读故事学宋词名句》中针对黄庭坚的《虞美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这种悲伤苦难的生活中，有一天夜里，微风伴来阵阵清香。循味看去，原来已是东风吹拂，隆冬将逝，梅花抱春了。随着梅香飘拂，那万紫千红的春天马上就要再临人间了。

闻着梅的清香，观察梅的英姿，黄庭坚心中为梅的高洁情操所陶醉着。人们赞赏梅花那种疏影横斜的风韵，清雅宜人的幽香，但此时此刻对遭受不幸的黄庭坚来说却引不起这方面的兴趣。黄庭坚此时想到的是，梅花浓而不艳，冷而不淡，迎霜破雪，独步早春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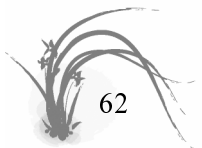
在梅前仰头赏花，黄庭坚百感交集，便填出一首《虞美人》词。

## 黄庭坚和衡阳妓女陈湘的故事

前面我们谈了黄庭坚的诗和书法成就，这是本讲词的书，必须谈谈黄庭坚的词了。《全宋词》收录其词一百九十余首。《全宋词补辑》又从《诗渊》辑得二首。

上彊村民编的《宋词三百首》影响比较大，可是，黄庭坚的词居然一篇也没有入选，其他的普及版本也少见黄庭坚的名字。是不是黄庭坚写的不好，因而不能入眼呢？还是因为他在书法和诗方面的影响太大，掩盖了他词作方面的成就？

这个问题得历史地看。有一个现象必须清楚，北宋人根本就瞧不起词，因为那时候词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按照南宋初胡寅的说法，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向芎林〈酒边集〉序》）。学者王兆鹏说，在北宋初中叶，词被看成是一种游戏文字。晏殊、欧阳修、宋祁等人虽写了不少词，而且以词名世，但他们只是“以其余力游戏”。西昆派著名诗人钱惟演曾自言平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小词”只配上茅坑时阅读，可见词在钱惟演心目



中的地位——而钱惟演自己也是写过词的。

写词的人也不爱惜词作，随写随扔，懒得整理成书。作者自己都不爱惜，其他的人比如读者谁有心替作者收集呢？基本没有。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北宋传刻的词别集大概只有柳永的《乐章集》、欧阳修的《平山集》、晏几道的《乐府补亡》（后名《小山词》）、贺铸的《东山词》等寥寥几种。（《宋词研究入门》，王兆鹏著，凤凰出版社，2008年）

词到了南宋，地位才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地位才逐步提高和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像辛词，就大受欢迎。

黄庭坚以诗闻名于世，和东坡齐名，时称“庭坚体”，开江西一派，他这样地位和身份的人，在当时同样也是瞧不起小词的，至少他没有正经在写词方面花太多功夫。一直到晚年，一再被贬，心情不爽时，才开始大量填词，有论者说，“山谷老年作于贬所的一些词确实好，有东坡气象。”陈师道这样评价黄庭坚的词：“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余人不逮也。”意思是说，当下填词的，只有秦观、黄庭坚，其他人根本赶不上。

我们先来看一首描写黄庭坚和衡阳妓女陈湘的词《蓦山溪·赠衡阳妓陈湘》：

鸳鸯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敛秋波，尽湖南、山明水秀。娉娉嫋嫋，恰似十三馀，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

寻花载酒，肯落谁人后。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心期得处，每自不由人，长亭柳，君知否，千里犹回首？

还是宋朝的官员实在啊，“赠衡阳妓陈湘”这样的文字都敢写出来，而且还填成词供人演唱，白纸黑字啊，换了今天的官员才不会那么傻呢，当然也有个别官员手痒，忍不住将自己的风流韵事写进日记的。

赠别妓女某某，也要写进词里，黄庭坚真的很可爱，也多亏了他的“可爱”，才让我们看到了黄庭坚的另一面，说明他也是肉身，同样有七情六欲，更何况，那个时代，和妓女赠别是很普遍的事，皇帝一高兴还送大臣妓女呢。

“鸳鸯翡翠，小小思珍偶。”意思是说，鸳鸯啊翡翠啊，都是成双成对的。借此写出人的心理也是如此这般。

黄庭坚写的这个叫陈湘的妓女，“眉黛敛秋波”，弯弯的眉像远山一般，那双眼睛则若水一般秀。柔情脉脉，身材婀娜，春意无限，十分诱人。而

且，风华正茂，正值年少怀春时，“恰似十三馀，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

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娉娉嫋嫋”这是化用了杜牧《赠别》诗中的句子：“娉娉嫋嫋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

这样的女子，岂能不爱？相见恨晚！

倾慕不已，得马上行动了，可是，美人是否已有所属呢？换句话说，这女子有没有男朋友呢？接下来又化用杜牧的《叹花》诗“自是寻春去太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吹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思慕，爱恋，“心期得处，每自不由人”，内心深处强烈地期望见到一个女子时，那份感情很焦灼，很迫切，由不得自己。我真的是喜欢你呀，虽然距离你千里之外，明知回首也看不到你的身影，但我依然痴情地频频回首。

让我们再来看一首黄庭坚晚年写的《南乡子》（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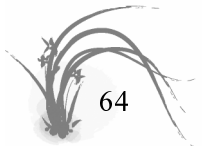
这是黄庭坚最后一首词，是一首绝笔词。也就是说，他写完这首之后，走下自己租住的破阁楼，就这样仙逝了……

让我们简单回忆一下黄庭坚的遭遇：五十岁那年，哲宗亲政改年号为“绍圣”，新党得势，旧党遭殃。黄庭坚参与修了《神宗实录》，你说他算新党还是旧党？估计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当时的宰相章惇对他不满意，贬他为涪州别驾，在黔州安置。过湖口时，遇到被贬往岭南的老师苏轼，两人把酒泪别，没想到这次见面竟然成了永诀。

在黔州，黄庭坚作过一首词——《定风波》：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这个时候的黄庭坚，还是颇为乐观的，面前虽然风雨多，可“重阳天也霁”。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皇帝驾崩，那个后来重用蔡京、爱书画、以采阴补阳来养生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即位，由于当时赵佶年幼不能亲政，暂由向太后代执政，太后下旨恢复司马光等人的职务，让他们回朝，为国分忧。就这样一大批被贬谪的臣子又回来了，黄庭坚也在内，被赦还。1101年，回到京城的他，一想到自己的老师苏轼和师兄秦观都已在归途中去世，重新被起用的兴奋和激动马上烟消云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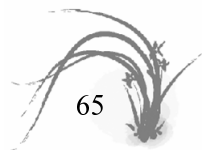
回到京城，席还没暖热，黄庭坚再次被贬。那是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亲政之后，蔡京仗势欺人，清除异己。在蔡京的劝说下，赵佶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接下来，黄庭坚太平州知州的职务被罢免。黄庭坚被流放宣州（今广西省宣山县）。崇宁三年（1104年）三月，黄庭坚又被流放到宜州，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找不到。直到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五月，才找到一个破阁楼暂住。

写完《南乡子》，黄庭坚独自离开了破阁楼，从此告别这个世界……

人快死的时候，一定是有感觉的。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记曰：“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栏杆）伸出外以受雨，顾谓（范）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他就这么去了。

现在我们来解读一下《南乡子》。

诸将说起封侯拜相来，唾沫横飞，眉飞色舞，偏偏我没有任何感觉，而是和着笛声，独自倚楼高歌。黄庭坚的诗主张“点铁成金”，词也是这样，喜欢化用古人的句子。“吹笛倚楼”，化用的正是唐赵嘏《长安秋望》诗中的名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屈原在《楚辞·渔父》里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也许是“举世皆清我独浊”呢，无所谓了。“万事尽随风雨去”，什么升官、什么发财、什么是非、什么成败、什么名利，都随风雨去了，“休休”，都结束了，无所谓了，算了，就这样了。争论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戏马台南金络头”——这就是黄庭坚词的臭毛病了，强调“无一字无出处”，好好的话，直说出来让人理解多好，他不，偏不，非要用典故，结果弄得人云山雾罩的，不熟悉典故的人根本看不懂。这样一来，黄庭坚的词的传播效果就大受影响，你看人家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既有缠绵、惆怅、伤感，又有“大不了从头再来”



的豪迈，让人读了还想读。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庭坚的词无论如何也没有他的老师苏东坡写得好，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用典故、晦涩难懂，考验读者的忍耐力。

“戏马台南金络头”，什么意思呢？“戏马台”是个典故，宋武帝刘裕曾在彭城戏马台，欢宴重阳，很气派的宴会，现在怎么样呢？再豪华的宴会也早已散了。“金络头”，又是一个典故，这是化用鲍照《结客少年场行》中句子——“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戏马台南金络头”，意思就是奢华一时，烟消云散，尘归尘，土归土，一切终将归于虚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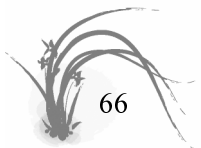
再看这首词的下片。噢，算了吧，还是让我们举起杯，斟满酒，“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有酒就痛快喝吧，功名是虚的，酒是实的，酒味今秋似去秋。《世说新语·仕诞》里讲，晋人张翰有句话很有名，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意思是生活要及时行乐，以后的事情交给以后再说。

宋朝的文人很可爱，颇有童心，你看，欧阳修，曾经是一个部级干部，被贬到一个小地方时，天天喝醉酒，然后头上插花，东倒西歪、装疯卖傻地走路。黄庭坚晚年也说“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黄庭坚也插一朵黄菊于头上，他不求人怎么样，而是倒过来说花，说花笑他那么老了，还要簪花自娱，羞羞，羞羞啊。这句话是化用苏轼的两句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吉祥寺赏牡丹》）

词写得真好，难怪有人说，山谷的词还是晚年的好，有自家风格，写贬谪生涯，很能触动人的内心世界。

重阳日，在自己的流放地宜州，当地有人在宜州城楼大开筵席，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创人，黄庭坚也被人邀请参加筵席。热闹的酒宴上，大家举起酒杯，个个眉飞色舞，唯独黄庭坚本人，感觉不适应这样的气氛，热闹是他们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他悄然从宴会中走出来，独立城头，吹着短笛，临高望远，喟然长叹。

黄庭坚想到自己一生的遭遇，想当初，豪情满怀，春风得意，在京城和秦七等朋友把酒论诗，好不惬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政治的风云变幻无常，不知道哪里来的一阵风，就能把自己刮得找不到北。贬谪，已是家常便饭，有的时候贬谪的理由都是那么莫名其妙，年轻时仕途受挫的黄庭坚对这种官场风气特别看不惯，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心有



怨气而无处发泄，性格上变得更加狂狷，倔强孤傲、愤世嫉俗，看周围环境百般不顺眼，但又无力改变。

在贬谪戎州之后，他索性效仿魏晋狂士，终日喝得醉醺醺，以酒和词来宣泄苦闷。《鹧鸪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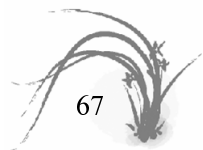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身健，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为满足各位喜欢黄庭坚词的朋友，我再列举几首于后。

### 词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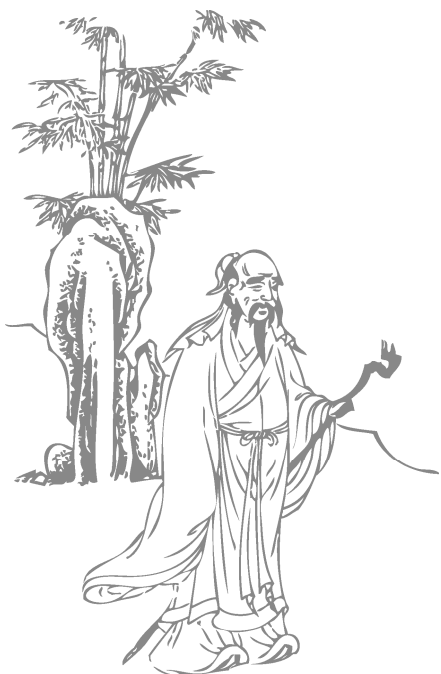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黄庭坚（1045—1105 年），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 年）进士，官至著作郎。有《山谷内集》、《外集》、《别集》、《豫章先生文集》三十卷、《山谷琴趣外编》三卷和《山谷词》等。系“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

黄庭坚工于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 〔卷六〕

韦庄：  
初识谢娘时



## 花间词林里的翘楚

韦庄是晚唐五代时前蜀著名的诗人和词人。

《花间集》里把温庭筠选为第一作者，学界一直没有争议地将温庭筠看成是词的开山老祖，所以，有人干脆把温庭筠称呼为“温开山”，至少我一直喜欢这么叫他。

词不过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中晚唐以来很多诗人也都在写诗之余，尝试着通过写这类流行歌曲来表达文人的性情，比如白居易、刘禹锡、张志和等都写过几首小词，但他们都是偶尔玩玩，浅尝辄止，只有温庭筠，对词投入巨大的精力，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他尝试了 20 个左右不同的牌调，让词有了更多的意境，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流行歌曲，提高了词的社会地位，从香艳转向风雅，把通俗化的小词诗意化，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词作。在《花间集》里，仅仅温庭筠的词就选入了 66 首。而皇甫松的才不过区区 12 首。韦庄的词，在《花间集》里，被选入了 45 首。欧阳炯的也不过才被选入 17 首！

《花间集》共分四卷，第一卷就被温庭筠、韦庄和皇甫松三个人给占了。在花间词林里，如果说温庭筠是第一翘楚，那么，韦庄就是第二翘楚。温庭筠的词里面很少有“我”，他只是在那里替女子抱怨呀、欣喜呀等等，客观地描写女子的闺阁怨或者说相思，比如“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他在用摄像头告诉我们女子的闺房里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自己看吧，他不加任何评论，没有附加任何感情色彩。我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镜头在说话。他很客观地描写，就像一个新闻记者那样，告诉读者的只是事实，或者无限接近事实的真相。至于“我”怎么看，他不说，很客观，不介入。他描写一个迷人的 MM 的时候，只有形象，长得什么样之类的，没有表现他自己主观上的看法或者说感情。



韦庄可不是这样，他有了“我”，有了评论，有了自己主观的抒情。词的好处正在于此，要知道儒家教育的核心就是要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大夫是要为国效力的，是要治国安邦的，是要有理想和意志的，不能沉浸在自己的小恩小爱里，那是没出息的表现。什么情哥哥呀什么爱你爱不完呀，这些东西不能入诗的，不够正气，不够主流，但是，士大夫们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感伤和激情，也有惆怅，于是，词这种专门写情尤其是爱情的小调出现了，迎合了士大夫的情趣，让他们在治国之余，找到了一个宣泄和表达的出口。

温庭筠写词表达爱情，还都是用女子的口吻来说话，站在女子的身份上表达，说她在干什么，在想谁等等；韦庄不同了，他干脆还原了，表达自我，他通常就直接用男人的口吻说话，我手写我心。我想念那个女子，他就直接说了。我爱故我在，我想故我说，我爱了，就说出口，因为悲哀，所以我怀念，这就是韦庄。他不再伪装，直接卸下沉重的面子，露出真实的自我。让我们来看韦庄的一首词《荷花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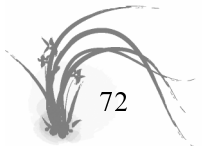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他直接说了，写了，用男子的口吻。直接，坦率。我还记得那个深夜，我和你在一棵花树下面，谢娘，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识，约会。我们约会的地点多有情调啊，在一个水堂里面，四面都被水池包围着，水堂的西面“画帘垂”，我们两个人手牵着手暗定下一个约会的日期。我们彼此有了承诺。山盟海誓，彼此都说了：亲爱的，我不能没有你，不能。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天教心愿与身违”（冯延巳《浣溪沙》），我们的命运都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上。多少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口头禅一直是“天哪！”“我的老天爷！”等等，这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遇到难题，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其实不是孔子，不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而是祈祷上天，求老天爷开恩，中国文化里通常认为命运在老天爷手里掌握着。

韦庄说，那一夜，我和谢娘山盟海誓之后分别，各自回家，约定好了下次见面的日期。那次我和她是在“晓莺残月”中分别的，依依不舍，无限惆怅。谁知道从此以后，“隔音尘”了，音信和踪迹全无，影子都见不到了。如今，我们都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我们初识的地方，都漂泊天涯，成了他乡客，要想再见面，更加没有可能了。从此萧郎是路人，二人相见遥无期。



《古今词话》上说，韦庄写《荷花杯》源于一桩逸事：韦庄为蜀王羁，庄有爱姬，姿质艳美，兼工词翰。蜀王闻之，托言教授宫人，强夺而去，庄追念悒悒，作《荷叶杯》词，情意凄怨。

意思是，蜀王王建，夺了韦庄的爱姬，韦庄是个多情的人，他因思姬心切，为了排解心中郁闷而写下此篇《荷叶杯》。

## 韦庄和他的祖先韦应物

韦庄的词不像温庭筠那般晦涩，写得浅显易懂。

作为在词学上影响这么大的词人，对韦庄的生平和家庭背景不能不做些了解。正如孟子所说的那样，“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

韦庄可不像金庸笔下的韦小宝——虽然他们都姓韦。韦庄的出身比较高贵，生在书香门第。他的四世祖是唐朝大名鼎鼎的诗人——韦应物。

韦应物，中唐时期大诗人，他流传千古的名句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首诗是韦应物在滁州当刺史的时候写的。安徽滁州真是个好地方，欧阳修曾经在那里写下名垂千古的《醉翁亭记》，韦应物在此写下《滁州西涧》这首著名的七言绝句：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海外的汉学家非常推崇韦应物，说他是效仿陶渊明最神似的诗人。《蔡觉夫诗话》中有这样的话：“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惟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远甚。”这里的韦苏州就是韦应物，白乐天就是白居易。意思说得很明白，唐人根本无法明白渊明诗的妙处，除了两个人：韦应物和白居易，而白居易离陶渊明太遥远了，惟有韦应物，

甚得渊明诗的精髓。

韦应物非常崇拜东晋诗人陶渊明，把这位山水田园派的鼻祖当成自己的心灵导师，不但在文风上效仿，在日常生活上也效仿，力求自己的生活贴近陶渊明的生活状态，另外两位山水田园派的大诗人谢灵运和王维，虽然也对韦应物有一定影响，但他最佩服的还是陶渊明。他写出来的诗追求恬淡幽静，后人将他与王维、孟浩然、柳宗元这四个人并称为“王孟维柳”四大才子。

曾经有一位研究韦应物的美国汉学家，千里迢迢带一瓶好酒，专门来到苏州，韦应物的墓碑前，斟满两杯酒，陪他这位精神上的老朋友喝，他还到处寻访，体验韦应物当年的生活，甚至来到溪水边，坐在小舟上等老天下雨，体验“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境界。

韦应物是长安人，他出生在那个痴情皇帝、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唐玄宗开元年间。说起来，他的经历和清朝那个著名的词人纳兰性德相似。纳兰性德因为是皇帝的近亲，被康熙授予三等侍卫的官职，后晋升为二等、一等侍卫。直到31岁去世，他在侍卫的岗位上一干就是9年。他的父亲明珠也曾经是御前侍卫，这是他能够长期担任侍卫的原因。

像纳兰性德一样，韦应物也是侍卫，唐玄宗的贴身侍卫，15岁那年就进宫担任皇帝的贴身侍卫了，当时他是三等侍卫的官职——“三卫郎”。这个官职不大，但是由于是皇帝身边的人，所以在众多官员眼里的地位很不一般，而且身居这个职务的韦应物，肯定不差钱，在皇帝的身边服务，他的待遇自然很好，韦应物为人豪爽，不小气，而且很有个性。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皇帝本人也慌了神，没有想到有人造反，要夺其江山，皇宫内乱得不像样子，唐玄宗自己都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还管身边官员的死活？大家各自找活路吧，谁也顾不了谁了。

作为唐玄宗的贴身侍卫，韦应物也下岗了，只好流落江湖漂泊谋生，官也当不上了，保命要紧。经历了人生这一劫难，他终于想明白，人生的所谓辉煌都是靠不住的，像一场梦，梦醒了，还是原来的赤条条的自己。纵然在皇帝的身边当官也一样靠不住。他开始静下来读书，后来考上了进士，步入文官之路。

从代宗广德至德宗贞元年间，韦应物先后做过这样的中下等官职：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鄂县令、比部员外郎、滁州刺史、江州刺史、左





司郎中和苏州刺史，从洛阳到苏州，他一次又一次地频繁被调动，这也使他的人生多了些经历。在苏州当刺史的几年，他写了好多诗，苏州人欣赏他的才华，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韦苏州”，当然，其他地方的人也叫他“韦江州”、“韦左司”等等。

韦庄和他的祖先韦应物比起来，身世就太坎坷了。如果论官职，他比他的祖先韦应物高多了，唐朝灭亡之后，作为唐朝人的他，已经是晚年了，官曾经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前蜀的宰相。最终也死在成都。但他早年的生活经受了太多挫折。

韦庄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屡试不中，屡败屡战的韦庄一直考到45岁，这次他做好了充分准备，总算有望考中了。于是，满怀信心和希望去长安再次应考，不料刚好碰到黄巢成立了起义军，一举攻破京城长安，皇帝带着妃子们逃跑了，韦庄的进士白考了，没人管了。

公元833年，黄巢起义，天下大乱，他自己也得逃跑啊。他从长安跑到洛阳，目睹了战乱中民不聊生的惨相，他挥笔写了长诗《秦妇吟》，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诗写得太好了，许多王孙贵族，争相传颂，还有不少人家的帷幕上就写着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可见这首诗在当时的影响之大。还有人给韦庄起了个外号，名叫“秦妇吟秀才”。但是，韦庄对这个外号非常忌讳，最怕人这样叫他，也反对自己家人挂上印着他的《秦妇吟》诗的帷幙。估计是他不想因此给自己带来任何不必要的麻烦吧，他还要继续考进士呢。

韦庄在《秦妇吟》里有这么一句话：“传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他对江南比较向往，自己后来就到江南，住了很久，一直到黄巢起义被平息，他才又回到北方的家，然后又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这次终于考中了。这一年，他已经是59岁的老人了。

韦庄在唐昭宗时代考中进士，昭宗的年号叫乾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唐昭宗的时代一点也不“乾宁”，相反，内乱不断，就连他自己，也被部下朱温杀死，皇位自然也被朱温夺去了，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后梁。

考中进士之后，他到了西川，就是现在的成都，在那里结识了西川节度使王建。王建非常欣赏他的才学，就对他说，韦庄兄，不如你跟我来西川吧，聘请他做掌书记。韦庄同意了，就在66岁那年，他当了王建的掌



书记。四年后，唐朝皇帝唐昭宗被朱温杀死，唐朝彻底灭亡了。韦庄再也回不了唐朝了。王建看到时机成熟，就自立为皇帝了，这就是前蜀。王建请韦庄给他做宰相，帮他制定开国制度。这一年，韦庄 72 岁。在宰相位置上做了三年，75 岁时，韦庄因病去世。

韦庄是晚唐五代时前蜀著名的诗人和词人。刘载熙称唐五代词“儿女情长，风云气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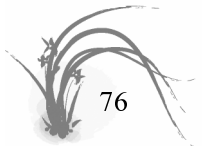
按照罗立刚的说法，和南唐相比，西蜀诗学承万唐而下，宫体诗风愈演愈烈，狎妓纵欲无所顾忌而缺乏真情抒发。举前蜀后主王衍《宫词》为例：“辉辉赫赫浮玉云，宣华池上月华新。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唐宋文学导读》，罗立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你看，堂堂一国之主，都写这种词，歌舞宴前灯红酒绿，作为臣子，能不上行下效？《花间集》为什么取名“花间”？因为它描写的正是当时的淫靡士风。这一群作者选用的调子，基本属于“香而弱”的靡靡之音。期望他们写出像范仲淹那样沉雄悲壮如“将军白发征夫泪”这一类的作品来，当然是不可能的（龙榆生语）。欧阳炯在《花间词序》里不是这样说嘛，花间词派作者，他的对象就是为了要“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经过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元气大伤，李唐皇帝遇事即“西狩”幸蜀，以李耳后人自命的李唐天子，一碰上天下乱的时候，就跑到西蜀避难。而道教讲究的是阴阳二气和合，不主张禁欲，而以放情保真为要义。

因为那里基本没有受到战乱的波及，相比比较安宁。皇室所到之处，奢华的消费风气自然就跟到那里。再加上西蜀的开国皇帝王建行伍出身，不像南唐开国之主那么有文化修养。王建一入蜀就以“西川号为锦花城，一旦收剋，玉帛子女恣我儿辈快活也”号召部属，听听这话，和张作霖这样的土匪、军阀没什么两样。而且，王建对太子“好酒色”、“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虽然心里清楚得很，但却不给予任何管束。宫廷生活都这么不讲规矩，那么整个西蜀的诗风趋于轻艳浮薄，在所难免。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南唐君主信佛，而西蜀从君到臣，都崇尚道教。

龙榆生在《词曲概论》（北京出版社，2009）一书中说，由于唐末、五代之乱，北方许多商业都市和政治中心如长安、洛阳等地都残破不堪，人民救死不暇，哪还有闲情来欣赏这些文艺作品？在这长期战乱中，只有西蜀、南唐两个小王朝，保持着比较安定的局面，社会经济有了一些发展，



出现了若干都市的繁荣。这两个王朝的统治者，各自割据一方，剥削人民来过着他们的豪奢生活。我们看了近年四川发掘出来的前蜀王建墓，在他的棺材石座上，还有许多伎乐的浮雕，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乐器，正在歌舞作乐。那时西蜀王朝的统治者是怎样的寄情歌酒，也就可想而知了。一时避乱入蜀的文人，把温庭筠的歌词种子带到了成都，恰巧迎合了这些贵族们的享乐心理。花间派词人尹鹗在他所写的《金浮图》词中，就这样描写着：

繁华地，王孙富贵。玳瑁筵开，下朝无事。压红茵，凤舞黄金翅。玉立纤腰，一片揭天歌吹，满目绮罗珠翠。和风淡荡，偷散沉檀气。

堪判醉，韶光正媚。折尽牡丹，艳迷人意。金张许史应难比。贪恋欢娱，不觉金乌坠。还惜会难别易，金船更劝，勒住花骢。（《尊前集》）

《花间集》中的作者，大多数是借温庭筠的种子，在这种绮靡生活中孕育出来的。

在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中，收集了温庭筠、皇甫松、韦庄、欧阳炯、张泌、和凝、和凝等十八人的作品，除温庭筠、皇甫松属晚唐，张泌属南唐，和凝属后晋，张光宪属荆南外，其余都是蜀人。这一群作者，大部分受了温庭筠的影响，走上了反现实主义的道路，而有些作品偏于色情的描写，很是无聊。

对韦庄词的评价，有人说，韦庄就像谢灵运，他的词“如初发芙蓉，无端可爱。”

吴梅在《词学通论》中对韦庄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词之工拙，以韦庄为第一，冯延巳次之，最下者为毛文锡。”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这样说：“弦上黄莺语”，端已语也，其词品亦似之。韦端已词，骨秀也。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韦端已词，似直而纤，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景。词至端已者，语渐疏，情意却甚厚，虽不及飞卿之沉郁，亦古今绝构也。

在陈廷焯看来，两宋词人可以超越五代，而不能超越飞卿端已。

龙榆生说，过去一般都把温、韦并称。但是，韦庄经过乱离，饱尝了兵戈流转的苦痛，把粉泽都洗掉了。他的作品尽管局限在男女相思的小圈子内，却采用比较朴素的描写和接近口语化的语言。例如《女冠子》：

四月七日，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韦庄的这种词风，一直影响到宋代的词人，比如宋代晏几道有首小词，就很像韦庄的风格：

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

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

## 乱世中的逃避

前面我们提到了韦庄在《秦妇吟》里的话“传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那么，这里的“江南”是哪呢？其实就是西蜀。相对于自己的家乡中原来说，这里就是江南了。

这个“江南”，三国时期也叫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自古就是烟柳繁华之地。唐时蜀地极富庶，在当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即今日的四川成都。意思是说，如果说，“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扬州是天下第一繁华城市的话，那么益州就是第二了。唐朝诗人徐凝有这样的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如此说来，那剩下的一分应该就在益州了吧。

李白到过蜀地，写诗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正因为地势险要，把蜀与外界隔开了，这里偏居一隅，远离政治中心，反而成了世事和平、安居乐业的清静之地。

想当初，诸葛亮恁般智慧，《隆中对》定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计，让刘皇叔从此圆了皇帝梦，以益州为根据地图谋天下，进可攻退可守，形成三国鼎立的格局。

要知道，当时中原战乱不断，黄巢把唐朝的都城长安都占领了。中原一带民不聊生，听说有个地方没有战火，于是士大夫们竞相传，韦庄干脆把他对“江南”的美好印象写进一首词《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菩萨蛮》本来是五首，写的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从前面我们讲的《荷花杯》来看，韦庄和他的谢娘虽有山盟海誓，但终因战乱、逃亡等等因素而分开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谢娘”联想成他的国家，如今唐朝灭亡了，皇帝也被人杀了，国家不在了，纵然有“山盟海誓”，又怎么能兑现呢？到哪儿再去报效祖国呢？

我这里只选《菩萨蛮》中的一首。韦庄来到了江南，就是西蜀，答应了王建，来这里做官，大家都对他说，江南好，多好多好。既然我也已经来到这里了，那么，我也不要那么固执地想念我的家乡中原了，我这个“游人”也应该在这里终老。索性在这里安乐算了。这“江南”怎么个好法呢？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山清水秀，还能听雨，还不好吗？听雨，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境界。宋代竹山词里专门写了《听雨》，说少年、中年和老年听雨，那感觉是不一样的。《红楼梦》里黛玉妹妹非常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枯荷听雨声”，证明黛玉妹妹也是爱听雨之人。想想看，在画船上，听着雨入眠，那是什么境界啊！

躲在西蜀听雨，韦庄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写诗感慨说：“昔为童幼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学暂登楼。”童年的韦庄何其快乐、顽皮啊。《太平广记》里记载，韦庄童年住在下邳县，那时候他常与临近的孩子私下玩游戏，学着戏台上武生的模样，有型有款的样子。谁知道，长大后诸事如此不顺，社会的动荡，生活的压力，让他无法开心起来。据张鷟的《朝野僉载》中说：韦庄是个比较纯粹的读书人，可是生活相当清贫，度日异常艰难，和颜回有一比，他的生活贫到什么样呢？贫到“数米而炊，称薪而爨”的程度。这还真不是夸张，他儿子因为严重营养不良，死了，才8岁。妻子“敛以时服”，但是，韦庄却将孩子身上的衣服扒了下来，只用旧席子裹着儿子的尸体，他想留着那块布另作他用。等到下葬孩子那天，他又将席子也抽了回来。

我们今天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骂韦庄太小气，连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这样，可是，如果他不是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又何至于此？何至于吝啬到残忍呢？想想韦庄的妻子，那种生活该有多么地沉重！丈夫多年苦苦读书，可是，科举却屡次不中，加上生逢乱世，生活何以堪呢？

等到韦庄终于考中进士，没几年，唐朝灭亡了。所以他说“人人尽说

江南好”，“人人”，不包括他自己，他只是听他人说江南好。别忘了，这个时候的中原是什么样子，“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皇帝家内库里的锦绣宝贝都不知道烧掉了多少，化为灰烬了，长安的街道上，又不知道有多少公卿贵族的骨头被风吹雨打，无人收拾。

战乱之中，人们疲于逃命，朝不保夕，哪里还有闲情听雨呢？如今，来到西蜀这江南之地，至少可以过上太平日子。应该满足了。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首韦庄的词《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韦庄这次没有直接用第一人称来写，而是以女子的口吻来写。一个小女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选择去郊游。严蕊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春日，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储藏之后，万物萌发、蠢蠢欲动，在这个少女怀春的美好季节，一个小女子出发了，要去郊游了。她心里可不单是郊游那么简单，她在潜意识里是想发生点故事，希望萌生一段感情，她想看看自己的运气，看看能不能碰到值得她以身相许的少年。杏花吹满头，在郊游的路上，我就想看看“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陌上有哪一家的年轻人有才华而且多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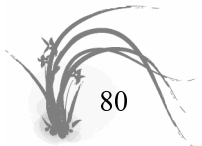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请注意，“妾拟将身嫁与”后面是个顿号，而不是逗号。如果让我碰上“足风流”的少年，值得我许身的年轻人，我一定要将自己嫁给这样的男人，而且永不后悔。纵然被无情弃，也不后悔。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有这样的句子：“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休在这里意思是“永不悔”。遇到这样的风流男子，即使将来他将自己抛弃了，我也没什么怨言。

这女子敢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多可爱呀。

当然，韦庄的词《思帝乡》，也可能不单纯是写儿女情长，也可能暗含着中国文人的追求，一旦遇到“足风流”的明主，士为知己者死，那么，“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然被无情弃，不后悔。

这是词带给我们的比兴联想。唐孔颖达在解释“诗有六义”时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又引汉儒郑玄的话而加以引申：“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



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毛诗·国风·周南》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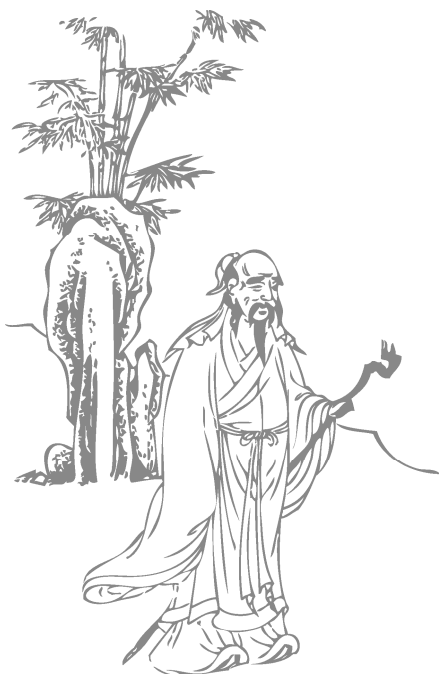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龙榆生这样解读：这说明赋、比、兴都是作诗的手法，但“比显而兴隐”，所以运用的方式略有不同，不外乎情景交融、意在言外，它的作用是要从骨子里面去体会的。用比兴来谈词，就是要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内蕴，也就是前人所谓要有“寄托”。

### 词人小传

韦庄（836—910年），字端己，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东北）人。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四世孙。昭宗乾宁元年（894年）中进士，任校书郎、左补阙等官职。晚年入蜀。唐亡后，原唐节度使王建自立为蜀帝，以韦庄为宰相。三年后卒于成都。后人辑有《浣花词》一卷，今人夏承焘审订、刘金城校注《韦庄词校注》一卷。

【卷七】

欧阳炯：兰麝细香闻喘息





## 香艳词人欧阳炯：玉柔花醉只思眠

我们今天还在不断地谈论欧阳炯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当过宰相，而是因为他的词，他的词学观，尤其是他写的《花间集·序》。

《花间集·序》全文贯穿着词以“艳”为美的思想，并围绕这一思想表达了《花间集》音乐性、娱乐性、文人化的选词标准。欧阳炯本人的词既深深打着“艳”的花间烙印，又因内容题材有所拓展和艺术手法的个人特点而自具“艳而质”的面目，他的创作既有对自身词学观的践行，也有难能可贵的超越。（王丽 语）

欧阳炯不否认词是用来娱乐的，他甚至直言不讳，词不是用来言志的，是用来消遣的，是供人喝酒时助兴的，一个个“绣幌佳人”在歌筵舞席上唱曲、表演，“助妖娆之态”、“资羽盖之欢”，文人士大夫们听了手痒，那就继续根据调子来填“曲子词”，让歌伎舞女们接着唱，唱得更新鲜一点，顺便也给这种情色消遣贴上一些文化标签。

别搞得那么严肃，就那么回事。不过，欧阳炯是有想法有追求的，他是真爱词这种文体，他希望民间小词能够文人化、高雅化，提倡用文人词来取代民间词，在词的传统上，他特别肯定和推崇李白的《清平乐》和温庭筠词，正如王丽所说，欧阳炯在文中专门强调了《花间集》五百首为“诗客曲子词”，且在每位词人名下注明官衔，而唐五代的官员实际上都是科举入仕的文人，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编者和序者有意识地将词引向文人化道路的企图和排斥民间俗曲的态度。事实上，赵崇祚与欧阳炯的功夫也没有白费，词的雅化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从这里起步，到宋人的手里形成规模的。

我们先来看一首欧阳炯的《浣溪沙》：

落絮残莺半日天，玉柔花醉只思眠，惹窗映竹满炉烟。

独掩画屏愁不语，斜欹瑶枕髻鬟偏，此时心在阿谁边？

有落花飞，有黄莺啼，在这样美好的春色里，我们的睡美人懒洋洋地醒了，还想再睡眠。玉柔花醉，窗外有翠竹，在屋内，有香炉的袅袅青烟。这情景，像不像唐伯虎所画的《海棠春睡图》？

独掩画屏愁不语，愁的是什么呢？愁的是“此时心在阿谁边”？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很甜蜜，又很折磨人。就像北宋词人晏几道的词中所写的那样：“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

欧阳炯所描写的美人，虽然在花香鸟语的环境中，就像在画中一样，但是，美人还是有心事，所以愁。是啊，这么美好、浪漫的环境，一个人孤独地睡觉，能不寂寞吗？所以，美人掩起画屏，掩饰自己的愁思，不说话了。思念自己的心上人，能不思念吗？因为思念太盛，所以连化妆、梳洗这样的日常程序都懒得去打理了。他都不在，都一个半月左右没见着他的人了，没人跟自己亲热了，所谓“女为悦己者容”，现在，自己梳妆打扮又能给谁看呢？干脆斜倚在青花枕上，一任鬓发散乱，不管了。

欧阳炯非常佩服温庭筠，他的词风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温庭筠的影响。有时候，在风格上甚至于接近模仿温庭筠，比如“独掩画屏愁不语，斜欹瑶枕髻鬟偏，此时心在阿谁边？”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温庭筠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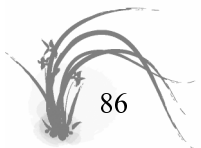
女人思念心上人的时候，就“懒起画蛾眉”，这是从温庭筠来的。后来，李清照在思念自己的丈夫赵明诚的时候，也经常有这样的句子：“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

欧阳炯对女人的心观察细致入微，非常擅长委婉含蓄地表达闺阁美人思念的矛盾情怀。又比如他的《献衷心》一词：

见好花颜色，争笑东风。双脸上，晚妆同。闭小楼深阁，春景重重。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情未已，信曾通，满衣犹自染檀红。恨不如双燕，飞舞帘栊。春欲暮，残絮尽，柳条空。

正如有评论所说的那样，“如此间景间情，曲曲折折、层层深入地揭示人物惜春怨别的内心感受，在五代词中并不多见”（《蜀八卦殿壁画奇异记》）。

欧阳炯能写出《浣溪沙》这么香艳的词来，并不奇怪。要知道他生活



的环境西蜀，相对安静，就是一个暂时躲避了战乱、苟安一时的小国家，从国君到大臣，无不追求吃喝玩乐，奢侈靡烂之风盛行。整个西蜀的诗风趋于轻艳浮薄。另外，南唐君主信佛，而西蜀从君到臣，都崇尚道教，纵欲、男女双修成了时尚。

到了后主孟昶，有点文化，也颇爱歌词，善工声曲，连后主这样的身份一作词便有“冰肌玉骨，清凉无汗”之类的香艳词句，下面的大臣投后主所好，上行下效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要说香艳，欧阳炯的这首《浣溪沙》中的句子“落絮残莺半日天，玉柔花醉只思眠”还不算什么，真正香艳的是欧阳炯的另外一句“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况周颐是这么评价这两句的：“相见休言有泪珠”，“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矣”。（见《蕙风词话》）

## 梅叫夫君觅封侯

欧阳炯就是一个香艳词人吗？他的生活也很香艳吗？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欧阳炯个人的生活经历吧。

欧阳炯（896—971年），益州华阳（今属四川成都市）人。欧阳炯为官，仕途上还比较顺。在前蜀，官至中书舍人。后蜀开国，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六十六岁时官至宰相。公元965年后蜀亡国，同年，即宋太祖乾德三年，欧阳炯降宋。欧阳炯受到宋朝的优待，得以进入大宋并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以本官分司西京卒，时年七十六岁。

汤显祖把欧阳炯和毛文锡、鹿虔、韩琮、阎远这五个花间词派的人放在一起，称为“五鬼”，估计汤显祖是佩服他们的几个人鬼一般的才华吧。

欧阳炯多才多艺，却是事实，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他精音律，通绘画，能文善诗，尤工小词。《续资治通鉴长篇》中记载欧阳炯“性坦率，无检束，雅善长笛”。

说起欧阳炯吹笛，还真有段故事要说呢。欧阳炯吹笛的事在江湖上早



已声名远播，就连宋太祖也听说了这件事。有一天，宋太祖在上朝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听说欧阳炯的长笛吹得很好听，就想亲耳听听。于是下令派人去请欧阳炯进宫献艺。

御史刘温叟一听，马上跪下向皇帝谏言说，皇上不可，前车之鉴哪。从前，蜀后主孟昶沉迷于声色歌乐之中，不能自拔，欧阳炯作为一朝丞相，非但不去劝告主公以尽到一个臣子的本分，反而自己也作伶人之乐，岂有不亡国之理？请陛下三思。

宋太祖是个开明的皇帝，听了这番话，觉得言之有理，放弃了听欧阳炯吹笛的念头。欧阳炯奉命前去，却被告知皇帝不听了。而且，从此以后，太祖不再重用欧阳炯。

御史刘温叟的说法其实对欧阳炯是不公平的。欧阳炯是提醒过的，可主公未必听他的呀。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从当时的后蜀生活开始说起。

后蜀暂时的安逸生活中也有强烈的危机感，因为，即使是后蜀的主公也不知道，这种安逸的生活能够持续多久，与其说想那些不该想、想了也无力改变的事情徒生烦恼，还不如选择逃避现实、得过且过，开心快乐一日是一日。后蜀的君主和大臣们抱着这样的心态生活，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行为看上很荒淫很无聊，但也不难理解。

后蜀这样的“得过且过”越来越岌岌可危，随时有国破的危险。臣子们在及时行乐的同时，也忧心忡忡，欧阳炯是后蜀的高层官员，这种忧患其实比一般大臣更强烈。他曾经作金陵怀古词《江城子》，表达了这种忧虑。

### 《江城子》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  
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王安石曾经叹息说，“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碧。”李白在《苏台览古》一诗中说：“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六朝之都的金陵想当初何其繁华，现在怎么样了？“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繁华不过是一场梦。正如刘禹锡所感慨的那样“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姑苏，就是苏州。西子镜，美女西施的镜子。欧阳炯说，苏州城的月亮一定还记得当初春秋吴国的亡国教训。这个吴王，天天和越女西施缠绵无度，打情骂俏，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从此君王不早朝”，国事他已经没有兴趣处理了，结果直到亡国才幡然悔悟。

吴国灭亡灭亡的教训犹在昨天，西子镜还在照江城。我尊敬的后蜀君王孟昶，不可纵欲过度，历史的教训摆在那儿呢。

虽然最终，后蜀还是被宋灭了，但作为后蜀重臣，不能说欧阳炯没有尽到提醒的责任。

在《宋史·西蜀世家》和《十国春秋》里，记载有关欧阳炯的事迹，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读读。

欧阳炯的词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大约有 40 多首，散见于《花间集》、《尊前集》、《唐五代词》。我们再来看一首欧阳炯的《清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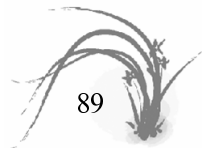
春来阶砌，春雨如丝细。春地满飘春杏蒂，春燕舞随风势。

春幡春细缕春缁，春闺一点春灯。自是春心撩乱，非干春梦无凭。

这是一首描写春愁的词。愁，是词人最经常表达的一种情绪。不仅仅宋人闲愁，唐人，其他朝代的人也一样，愁不离身。愿望得不到满足，愁。爱上他人，人家却不爱自己，愁。爱上的人却不在自己身边，愁。同样是愁，境界、层次又不同。李白在《玉阶怨》中，描写了一个宫人：“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一个美丽的女子，望着月夜，生出了愁绪。这种愁很小资，是吧。如果说，喜爱赏花的女子一般都有着花容月貌的话，那么仰望星空，抬头望月的女子，那一定气质不凡、有着慧质兰心的吧？

接着来看欧阳炯的《清平乐》。其特点，大家都看出来了，颇有艳质，每句都重复使用一个或者两个“春”字，八句中竟然用了十个“春”字，石阶缝隙中长出的春草、丝细的春雨、春地满飘春杏蒂，正是春游的好时节。头插“春幡”（春天出游插在鬓角的小春旗），杏花飘飞，春色满园惹得人春意萌动，“春闺一点春灯”，春闺里那位美丽的女子，却在一个人独守闺房，自己的先生不在，在外地做官呢。怎不令人惆怅？

这般美妙的春天，再看看这一地的春色，万物都发情的季节，一个风情女子却在春闺里寂寞地孤身守望远方的先生，其情何堪？那闺妇万般无奈，真的是“悔叫夫君觅封侯”了。



欧阳炯如此反反复复，重叠使用，读起来又非常具有音乐美，一点也不觉得别扭。纵然是文字游戏，却能写得清气回荡，婉约轻和，的确是功力不凡了。也难怪，况周颐在《历代词家考略》中这样评价欧阳炯的词：“炯词艳而质，质而俞艳，行间句里，却有清气往来。”

欧阳炯的《清平乐》，我们可以拿来和晏殊的《清平乐》作一个简单的对比。晏殊的《清平乐》是这样的：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凝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晏殊就是这样，他从小就是神童，从小就自信，后来官居宋朝的宰相，有才华人缘又好，他看世事总是能够“退一步海阔天空”，叹息完“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后，他又总能将悲哀和无奈拉回来，说“似曾相识燕归来”，让人看到春天的希望，看到“笑从双脸生”。烦恼的时候可以退回来，后退一步，不会头撞南墙不回头。换个角度看问题，马上豁然开朗，世事通明。

## 红袖女郎相引去，笑倚吹风相对语

如果说，欧阳炯只懂得写艳语淫词，这恐怕不公平，不符合事实。

我们可以看看欧阳炯的两首《南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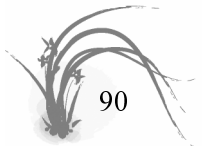
### 其一

洞口谁家，木兰船系木兰花。红袖女郎相引去，游南浦，笑倚吹风相对语。

### 其二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上面两首词写的不再是儿女情长，不再是相思与孤独，不再是纤云弄巧、飞星传恨，而是水乡船浦、陌上人家的幸福生活。温庭筠曾经写过这



样的句子：“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世事清明，心情舒畅，岁月静好，江山无声。有的只是红颜女子引舟，春风湖面，莺歌燕语，中原战乱之中，在这个偏安一隅的西蜀，却有着这般恬静、悠然的江南好风光，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这是第一首《南乡子》给我们展现的和谐画面。

第二首《南乡子》，欧阳炯描写了红豆树下的几双纤纤素手，凝眉浅笑、欲语还休地在一个微雨后的时节里收红豆。红豆是什么？相思豆。王维《相思》诗，流传有几句广为人知的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欧阳炯把这个采摘红豆的季节写得浪漫而清新。桃榔叶郁郁葱葱，蓼花红得像火，而且是在雨后，天明气清，这个时候出现若干一袭清气的女子，妙不可言。这种小情小调小缠绵，只有在江南这样的地方才有，这里的安逸生活注定产生不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样的豪放词来。

通过上面的词，可以看出，在欧阳炯的眼里，世界清新，岁月静好。

“岁月静好”是个非常美好的词。想当初，才女张爱玲在满怀憧憬和胡兰成结婚时，在一纸婚书上，两个人写下九个字：“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可惜他们生逢乱世，加上种种个人的原因，最终两个人还是分道扬镳，张爱玲去了美国，胡兰成去了日本，没有能够过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生活。

岁月静好，陌上花开，那是何等美好的愿景色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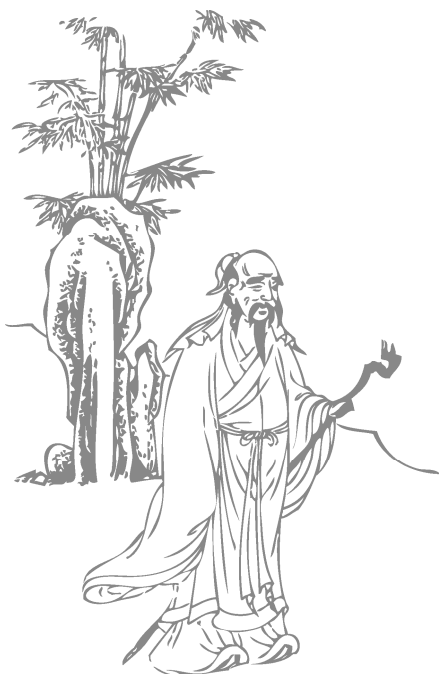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 词人小传

欧阳炯（896—971年），益州华阳（今属四川成都市）人。仕途上比较顺。在前蜀，官至中书舍人。后蜀开国，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六十六岁时官至宰相。公元965年后蜀亡国，同年，即宋太祖乾德三年，欧阳炯降宋。欧阳炯受到宋朝的优待，得以进入大宋并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以本官分司西京卒，时年七十六岁。

欧阳炯工诗文，特别长于词，又善长笛，是花间派重要词人。著有《花间词序》。

# 〔卷八〕

贺铸：当年不肯嫁春风，  
无端却被秋风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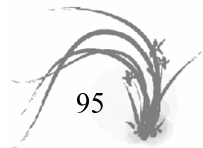
## 高流端得酒中趣，深入醉乡安稳处

情人，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诸多联想的词。看到美人对一个男人主动投怀送抱甚至甘愿成为他的情人，我想，天下男人没有不羡慕的吧？这种事如果让北宋词人贺铸看到，那还不把他给嫉妒死？因为贺铸的相貌实在太吓人，外号“贺鬼头”。宋史记载贺铸“身長八尺，面如铁色，眉目耸拔。”身長八尺，按今天的计量单位来算的话，两米多高，和姚明差不多。而且，这个人的眉骨高耸，脸色黑得像包公，如果单纯黑倒也罢了，黑中还带着青。而且这哥们还秃顶，古人的头发是很讲究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发是不能随便剪的，曹操率军打仗时，自己的马踏坏了百姓的庄稼，为了严明军纪，他以身作则，自行受罚，把自己的头发割掉一部分，历史上叫“丞相割发权代首”，可见头发是很被古人看重的。可是，这个贺铸头上就没看到几根头发，他所有的头发绑起来打个髻，只有梅子那么大。

两米多的大个头，面如青铁、怒目金刚，这人真应该去当保镖，而不是写风花雪月的词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样的人，偏能写出缠绵悱恻的香艳之词，而且写的柔情似水。比如温庭筠这个大才子，相貌长得像钟馗，鬼见了都怕，更别说人了，可就是这个“温钟馗”却把花前月下的词写得如此香艳。

贺铸长得如此惊世骇俗，难免吓跑MM。纵然有钱，纵然有才，想赢得女人的青睐，也难。贺铸的情场就没有得意的时候，就没有碰到一个女子主动爱上他的。

贺铸，字方回，籍贯是浙江绍兴，但在今天的河南长大。出生在宋仁



宗时代，那是个满朝文武皆君子的时代。和一般北宋词人不同的是，他不用经过十年寒窗苦，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一样有官做。因为他和皇帝家是亲戚，他是孝惠皇后的族孙，可以直接继承某一级别的官。贺铸被授一个官，叫右班殿直，大约就是在宫廷里负责保卫工作的官，也有可能就是御前侍卫官。

贺铸，生在一个武将世家，五世祖贺怀浦、四世祖贺令图都是当时朝中名将，后来他们在抵抗外敌——契丹入侵的战斗中牺牲。太宗即位后，对贺家这一门英烈并不重视，相反还是时时提防，所以，贺铸的祖父和父亲并没有成为朝中高层官员，而仅仅为八品小官。

虽生在王谢之家、长于妇人之手，但贺铸身上并没有一般纨绔子弟的所谓脂粉气，从小就梦想奋战沙场，羡慕义薄云天、慷慨大义之士，他身上与生俱来带着侠义之气，一旦路见不平上前就是一声吼，性格极其耿直。那番“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情，他也有过。在他的词《六州歌头》里，就流露出了这种气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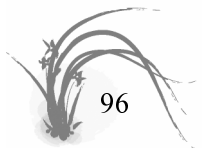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间呼鹰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梁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鸱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贺铸在做小小的七品县令时，有一个贵族公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富二代”，傲慢无礼，胡作非为，仗势欺人，贺铸在大堂之上用鞭子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富二代”。有人说，“如果贺铸生在汉朝，就有可能成为卫青；如果生在晋朝，就有可能成为谢安。”他偏生在玩闲愁、即使当孙子也不喜欢打仗的宋朝，他自己也只能顺应潮流，改变自己，走惆怅、缠绵路线了。

家族到了他这一代，实际上已经家道中落，早已不是什么豪门子弟了。生活的波折，世事的苍凉，让他在褪去了脂粉气的同时，也渐渐褪去英雄气，取而代之的是消极、伤感、惆怅和婉约哀伤，甚至是缠绵悱恻。

御前侍卫，这个职业好象特别容易出大词（诗）人，比如长安人韦应



物，15岁那年就进宫担任皇帝的贴身侍卫了，当时他是三等侍卫的官职——“三卫郎”。这个官职不大，但是由于是皇帝身边的人，所以在众多官员眼里的地位很不一般，而且身居这个职务的韦应物，肯定不差钱，在皇帝身边服务，他的待遇自然很好。再比如清朝那个著名的词人纳兰性德，因为是皇帝的近亲，被康熙授予三等侍卫的官职，后晋升为二等、一等侍卫。他的父亲明珠也曾经是御前侍卫，这是他能够长期担任侍卫的原因。

贺铸也好，韦应物也好，纳兰性德也好，他们职业基本都是御前侍卫，经济上自然是不缺什么了，他们对一般人苦苦追求的房产、珠宝、名车等等都没有感觉了；他们在权力的最中心工作，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必须时时小心翼翼，所以心理上又比一般人敏感、脆弱，写起诗词来，感情更细腻，情绪更惆怅。

“高流端得酒中趣，深入醉乡安稳处。生忘形，死忘名。”——这是贺铸的词。可见他也是个好酒之人。这在宋仁宗时代再正常不过了。

宋仁宗时代出了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大臣，比如说包拯、司马光、王安石，中国的古文八大家很有名吧？可是，唐朝那么辉煌，也只占了两家，北宋占了多少？六家，分别是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这些人又都活跃在宋仁宗时代。还有，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出现在宋仁宗时代，即：活字印刷术、火药和罗盘。

但是，整个北宋包括宋仁宗时代，也并非知识分子的天堂，至少有两点不好吧：第一，喝酒，男女老少都喜欢喝酒，士大夫们喝得醉熏熏上班是常有的事。皇甫松甚至专门在《醉乡日记》中制定了醉事规则，诸如“醉花宜昼，醉雪宜夜，醉楼宜暑，醉得意宜唱，……以与忧战也”之类。

为什么要“与忧战”？那个时代的文人那么闲，地位那么高，问题恰恰就出在太闲上。比如说，他会叹息，这么好的春天，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这么鲜艳的花，怎么就凋谢了呢？这么美丽的女子，怎么可以老呢？这么繁华的城市，怎么就不能留住呢？他就整个伤春悲秋，琢磨这些事。

辛弃疾说，“闲愁最苦”。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观的“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与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被词评家们合称为三大写愁名句。

宋代知识分子太闲了，当时，官僚队伍庞大，几万官员要吃财政饭，但实际上用不着那么多人，但科考还是年年在招录官员，官员们的子弟还在不断地被充实到官员队伍中来，那个时代做官是唯一的正道，但政府实在用不了那么多的官员，一个职务只好安排几个人去做，人浮于事，自然免不了。当时的官职就有：实职、虚职，所谓虚职就给你这个职务和待遇，但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做，闲着。

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喝酒。以此来消解闲愁。可李白说了：“借酒消愁愁更愁。”愁可以用酒来消除吗？不可能的。

其实，正如王镜轮先生所说，忧愁是一种病，必得富贵悠闲才能患，按常理一无所有的人应该多忧，但此忧非彼忧。宋朝的士大夫忧的是春去匆匆，雨打花落，秋风无情，忧人生苦短，忧故人难得相见，而且中国文人还常以女性口吻发言，替女性闹相思病，忧情郎无情，忧薄命，忧红颜渐老……这些忧愁须用酒来化解，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看几首描写以酒消愁的词：

晏几道词：“归来紫陌东头，金钗换酒消愁。”

刘过词：“行到桥南无酒卖，老天犹困英雄。”

苏轼词：“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相逢一醉是前缘。”“坐中人半醉，帘外雪将深。”

张孝祥词：“故人相遇，不醉如何归得去？”

辛弃疾词：“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更着一杯酒，梦觉大槐宫。”“若解尊前痛饮，精神便是神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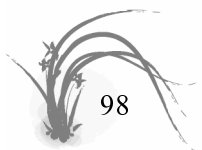
吴文英词：“相吊年光浇大白。”

刘辰翁词：“碧桃花下醉相逢，说尽鹏游蝶梦。”

陆游词：“携酒何妨处处，寻梅共约年年。”

冯延巳词：“帘幕里，青苔地，谁信闲愁如醉。”

吴潜词：“为问新愁愁底许，酒边成醉，醉边成梦，梦断山前雨。”



## 贺铸最愁的是一桩没有感情的婚姻

前面我们说过，“贺鬼头”（贺铸）这个人长相实在太惊世骇俗，所以，在情场上比较吃亏。但贺铸是贵族的后代，又在朝里居着个官，再怎么着，找到老婆没有任何问题。

贺铸的老婆不光是个美女，还是宗室的女子——他老婆是济国公赵克彰的女儿，有钱有势人家的女儿。生在锦衣玉食之家，却嫁给了一个家道中落的贺铸，过着小市民的拮据生活，这位贺夫人所受的委曲有多大、吃的苦有多少，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闹出很多不快，那个年代又不能离婚，贺夫人选择委曲求全，可她心里不痛快，怎么可能痛快呢？贺铸当然明白，夫妻感情很不好，他很郁闷很难过。他把这样的郁闷写成了一首词《青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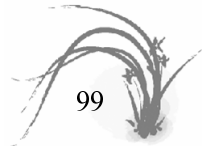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

《青玉案》的词牌来自于汉人张衡《四愁诗》中“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

曹植对洛神的描写异常传神，其中有这样八个字：“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金庸大才，后来在写作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根据这八个字来创建一个新的武功招数“凌波微步”，北冥神功里有一绝招，叫“凌波微步”，段誉和乔峰比试谁跑得快时，就用了“凌波微步”功，脚力快如鬼魅。

上面这首词，说那美人踩着鬼魅一般的“凌波微步”过来了，但她不愿意过我家门前的横塘路，我只能目送着美人的芳尘远去。锦瑟年华，哪



个人如此幸运、能和这个美人共度良宵呢？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天知道吧。

美人就像云一样，我提笔写下了断肠的句子：“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

有人说，这首《青玉案》中的“凌波微步”写的正是他的妻子，他妻子看不上他，贺铸在万分郁闷和愁苦之中写下《青玉案》。

也有人说，贺铸和夫人伉丽情深，夫人嫁给贺铸后吃了不少苦，但却能以苦为乐。证据就是贺铸的夫人死后，贺铸写了著名的悼亡词《半死桐》：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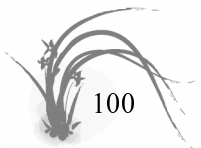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有人说，贺铸的《半死桐》可以和与苏东坡的《江城子》一比高下。我看这个评价很中肯。《半死桐》写得真好，虽然没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种极度感伤，但是，“同来何事不同归”、“头白鸳鸯失伴飞”这样的哀叹一点也不逊色于苏东坡。尤其是最后两句“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让人听后不禁泪流满面。

这首词是在他再次来到苏州时，看到物是人非的情景所生发的感伤。曾经和夫人一起鸳鸯成对的地点，如今已是物是人非，鸳鸯单飞，其孤独何堪！

原野上的草青青，上面沾着露珠，像痴情人的泪。太阳可以将露珠晒干，可是我脸上的泪水谁能够抹去呢？一边是旧屋，一边是新坟，天上人间，如今和爱妻阴阳两隔了。躺在空空的双人床上，卧听南窗雨，回想起过去那温馨的点滴家庭生活，不禁老泪横流：以后的夜里，还有哪个女人能为我挑灯补衣呢？

看了这首词，我是被感动了，不知道您怎么样。有点相信贺铸和夫人是伉丽情深的，而不是没有感情。但经验告诉我，不能仅仅凭文章相信一个人，文如其人不如说是一种善意的安慰或者说希望罢了。就比如说大诗人元稹吧，看他为亡妻写的悼亡诗《遣悲怀》，那更能感动得你不流泪都不行，比如这句“唯将终夜常开眼，报得平生未展眉”，可谓情真意切，但谁能想到，元稹对妻子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呢？事实上，元稹是



个风流浪子，朝秦暮楚，到处留情，这样感动人的话，他可能对很多人都说过。

所以，文如其人，实在不过只是一种善意的期望罢了。贺铸这样一个面目铁青的大汉，两米多的个头，写出的词却不是豪放风格，而是正宗的婉约词风，处处弥漫着婉约之音。金庸先生对武术一窍不通，却能将武打招式写得比真的还真。

##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人嘛，缺什么补什么，没什么吆喝什么，就那么回事。贺铸的外貌像鬼一般地可怕，很难想象会有女人爱上他这样的人，但他写的词仿佛自己很风流，比如说《攀鞍态》一词：

逢迎一笑金难买，小樱唇，浅蛾黛。玉坏风调依然在，想花下攀鞍态。  
伫倚碧云如有待，望新月，为谁双拜。细语人不闻，微风动，罗裙带。

逢迎一笑的MM，樱桃樊素口，远山蛾黛眉，闭月羞花貌。这样的小女子，看着皎洁的月光，都那么虔诚地朝拜。美女拜月，那是一道怎样亮丽的风景啊。细语人不闻，微风吹动了她的裙带，在这样温柔的夜色中，教我怎么不想她。

让我们再看一首贺铸用《踏莎行》改写的《芳心苦》：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  
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

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贺铸的《芳心苦》，表面上看咏的是荷花，却写尽了失意之人的共同感伤。



荷花，多么高洁啊，出污泥而不染，《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就对荷花情有独钟，林黛玉特别喜欢李商隐诗中的一句“留得枯荷听雨声”。

贺铸所描写的，表面是荷花，却使人感到“骚情雅意，哀怨无端，读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泪堕”（《白雨斋词话》卷一）。实际上，贺铸写尽了人生的失意。龙榆生说，和贺铸用同一手法，借物喻人，以自抒其身世之感的，还有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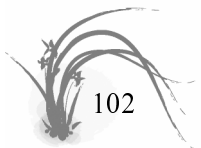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上片借梅花的冷落凄凉，以抒发忠贞之士横遭遗弃，兼受摧残的悲愤。下片表明个人无意争权夺利，只有长保高洁，也就是屈原《离骚》所唯“宁溘死而流亡兮，予不忍为此态也”的意思。“比显而兴隐”，这是较易看得出来的。

我们接着来谈谈贺铸的《芳心苦》。“别浦”，江河支流的水口。杨柳依依不舍地环抱着回环而曲折的池塘，一对对鸳鸯幸福地在水面上打情骂俏。采莲的小船所走的水路都被一片又一片的绿萍给堵塞了。蜂蝶对莲花的幽香不感兴趣，断然不会倾慕。莲花那粉红色的花瓣都脱落成尘了，只剩下中间的苦莲子了——像极了我的心。

云消雨霁，即将下山的夕阳映着浦口的潮水，空中的流云带着几分雨意，依依不舍地说：当年不肯和众花一起开放，无端地被秋风摧残，只剩得残荷，耽误了自己的美好前程。如今只能临风而叹了。

最后，我引用词坛大家龙榆生对贺铸词的一段评价来结束本卷：北宋词人如贺铸，有一部分作品是接近苏轼而下开辛弃疾的豪迈之风的。他尝说学诗于前辈，有了八句心得，是：“平澹不流于浅俗，奇古不邻于怪癖，题诗不窘于物象，叙事不病于声律，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王直方诗话》）这里面最主要的要算第五和第八两句。一





个诗词作者，如果不能巧妙地掌握比兴手法而又有“浩然不可屈”之气，是不会有很大成就的。

且看他的《眼儿媚》：

萧萧江上荻花秋，做弄许多愁。  
半竿落日，两行新雁，一叶扁舟。

惜分长怕郎先去，直待醉时休。  
今宵眼底，明朝心上，后日眉头。

也只是触物起兴，淡淡着墨，寓情于景，自然使读者有黯然消魂之致。这和《诗经·秦风·蒹葭》是用的同一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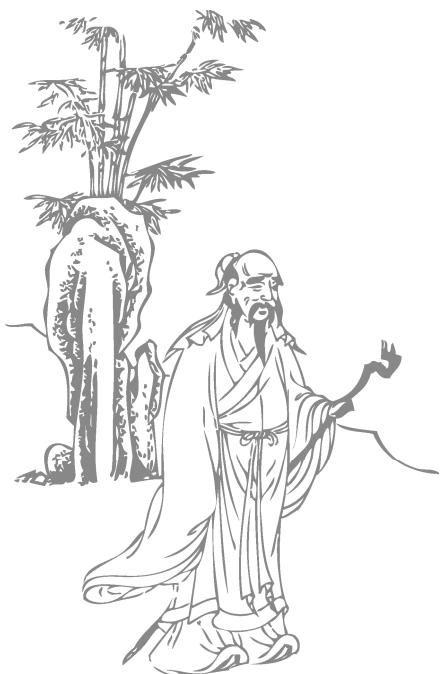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 词人小传

贺铸（1052—1125年），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祖籍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长于卫州（今河南省汲县）。宋太祖孝惠皇后的族孙。初为右班殿直、年四十，转文官官阶。

大观三年（1109年）以承议郎致仕。晚年寓居苏州。宣和七年（1125年）卒于常州。

# 〔卷九〕

王禹偁：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



在读宋史和明史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神童”泛滥。明朝出了海瑞，是个著名的清官，介绍他的出身和历史的时候，总是不忘加上一句：从小就是神童。在介绍邢宥的时候，也这样，同样说他七八岁就过目成诵，记忆力惊人，出口成章，结论同样是：神童。

现在要介绍北宋的一位诗人、词人了，他的名字叫王禹偁，我也大言不惭地攀点亲，王禹偁和我算是老乡，山东巨野人。

我的这位老乡王禹偁出身贫寒，自称自己是鲁人。没错，鲁西南地区自然是鲁国人了，而不是齐国人。我在和山东人聊天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鲁国人不大看得上齐国人。鲁国，那是圣人孔子的故乡，自然诗书礼仪方面感觉周全而正宗了，这大概得益于孔夫子的熏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接着说王禹偁。王禹偁的家其实也不是最穷困的，不像颜回那样穷得没饭吃。他还有个“小型企业”呢，磨麦制面。

王禹偁是闻名的清官，北宋政治改革的先驱、宋诗文变革的旗手，后人在记载他的历史中，同样称他“九岁时候即能文，堪称神童”。小小孩子就读了白居易元稹的诗集，十岁就写得一手漂亮文章。王禹偁自己后来回忆少年求学的经历，曾有这样一首诗：“偶叹劳生事，因思志学时。读书方睹奥，下笔便搜奇。”

向文凯先生在《落花香残人独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北宋初年，著名宰相毕士安的曾孙毕仲游所撰的《丞相文简公行状》中记载过王禹偁这样一件轶事。少年时的王禹偁因为家贫而承担家庭生计的重担，年纪轻轻，为人处世却是非常到位。数次被推荐到济州团练的官府中商讨事务，任团练推官的毕士安曾问偁是否会读书识字，偁如实相告在市中读书。毕士安见其器宇不凡处事有方，遂有爱慕之意。便问：“若让你舍弃家中磨坊之事从我学习如何。”王禹偁非常欣喜地应允了。于是偁便留在官府中读书为文。数年下来，积累了满腹的诗书，但是才华并不外露。一次毕士安陪着济州太守在后园中吃酒宴，偁也在跟随之列。为了助酒兴，太守出了一联“鹦鹉能言争似凤”，然后向众贵征求下联。当时来的尽是济州的文人显贵，但是却没有一联能合太守心意。太守离去之后，毕士安命人将太守之联书在后园的墙壁上，王禹偁视之，心生一佳联，便悄悄地写在了

壁上，“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看后大惊，忙整顿衣衫，以宾客之礼接见这位才学青年，并称他有“经纶之才”，从此王禹偁声名鹊起，名噪一时。

王禹偁仕途极其坎坷，他为人耿直，能直言，也正因为“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因此遭到权贵和一些同僚的憎恨，三次无辜被贬。淳化二年，庐州颇有权势的尼姑道安诬陷有名的学者徐铉与妻甥姜氏通奸，此姜氏便是道安的嫂子。此时王禹偁任大理寺事一职，便执法为学者徐铉洗去莫须有的冤屈，并且还据实追究道安的告奸不实之罪。但最终王禹偁却是被莫名其妙地贬官为商州团练副使，并且还不得签书公事，权力被架空。后来王禹偁作《三黜赋》明志，言自己“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兮。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一个士大夫凛然的气节顿时跃乎纸上，他的坚韧不屈，乐观向上的精神为后世士人竖起了一面先锋旗帜。

王禹偁被称为变法的先师。因为他在《端拱箴》中上书，请求重视农业生产；节约财政开支；任用贤能官吏；抑制豪强兼并。

王禹偁建议能者上，庸者下。结果，太宗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庸者没下，他却下了，一次次地因为说话得罪人而被贬。值得欣慰的是，他建议中的部分主张，在后来的庆历新政中被参知政事范仲淹采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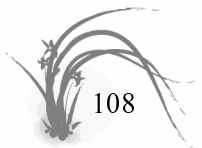
那么，王禹偁的词写得怎么样呢？先别忙着下结论，看了词再评价不迟。客观地说，在词坛，王禹偁的影响不大，《宋词三百首》中甚至没有收录他的词，全宋词中存其词一首《点绛唇》：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蒸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事凝睇，谁会凭栏意。

宋朝人最喜欢把玩闲愁。好端端地，看到一朵花开得鲜艳，就担心这么鲜艳的花朵如果残败了，可怎么是好呢？看到春光美，就感慨这么好的春天怎么能走呢？看到美人，更受不了美人变老。这么好的美人，怎么能“迟暮”呢？

无端生出愁恨，经常性的。这不，王禹偁也是这样，上来就是一句“雨恨云愁”，什么“雨恨云愁”？还不就是词人自己在愁？江南依旧是一片盛产美女的地方。南朝谢朓在《入朝曲》中有这样的句子：“江南佳丽处，金陵帝王州。”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写得多么温润而柔美，多么多情



的感觉。

抬头仰望天空，天边的鸿雁在高高飞翔，遥认行如缀。写得非常清丽。再回想一下自己的平生事，谁会凭栏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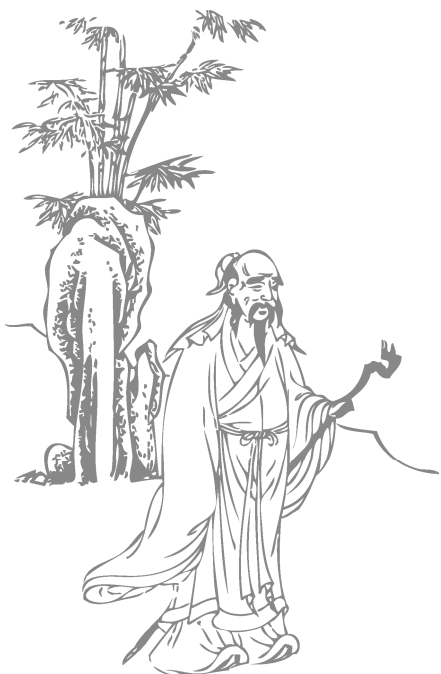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 词人小传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曾任主簿、知县、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等职。自编《小畜集》30卷，有《四部丛刊》本。另有王汾哀辑《小畜外集》，有清光绪年间孙星华刻本。共存诗580余首。

# 【卷十】

张炎：末世俏公子

乱世断肠人



## 无心再续笙歌梦

中国善良的老百姓看一个人相貌堂堂的时候，就忍不住夸奖他：你将来定有贵人相助。一个人在感慨自己的经历时也经常说，“幸得贵人相助，我才有今天”。很少有人说，幸得富人相助的，为什么呢？富没什么，不过是钱多点，一个穷光蛋一夜之间中了头彩也可以马上成为富人，但要成为贵人则需要几代的修炼。不是所有有钱人都是贵人，这世上富而不贵的暴发户还少吗？

姜夔在南宋可是个填词名家吧，可是由于他没有功名，只能依附在权贵门下才能生存。他依附于谁呢？正是张炎的曾祖张铉。张铉算得上富人和贵人。张铉的爷爷、也就是张炎的六世祖张俊，为南渡功臣，抗金有功，是南宋中兴四大名将之一。张俊在北宋灭亡、朝廷南渡的时候，因为护驾有功，宋高宗重赏，张俊官位高至枢密使，和宰相的级别一样高，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皇上还亲自到他家看望，这样的待遇是任何官员都比不上的。张俊死后更被追封为勋王。当然，张俊参与了秦桧诬陷岳飞的阴谋，这个民族性的耻辱我们必须记取。

张炎的家世，在南宋词人中算得上首屈一指的既富且贵。曾祖张铉生在贵族之家，富贵王孙，文学修养极高，也是个著名词人。他门下有众多像姜夔一样的士人。据《齐东野语》记载，“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张铉很会享受，经常在家里开私人 PARTY，搞各种名目的文艺沙龙，诸如什么“牡丹会”之类。

所谓“牡丹会”，就是让家中的名姬十人，穿着天使般的洁白衣服，首饰衣领全是牡丹花的样式，首席歌姬簪着名种牡丹“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劝酒时所唱的歌词全是前辈词人咏牡丹的名词。宾客有多少人，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据记载，仅仅歌手、乐工就有一百多人。



张镃就在这种烛光香雾的气氛下，与众宾客高谈阔论，恍然如游仙境。整个房间燃烧着一种特制牡丹花的香味，散发出一种沁人心脾的芳香，“群妓持着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奉客。良久，异香又起，再度像前一次那样卷帘作乐，另出十姬奉酒，换了服饰与花色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著紫衣，紫花则著鹅黄衣，黄花则著红衣，如是一共奉酒十杯，衣与花也换过了十次。”

张炎就生活在这样的锦衣玉食之家，在这样奢华又高雅的艺术氛围中长大，自然是能诗善画，精通音律。不仅如此，张炎还填词。初次试水，填的一首词《南浦》便在词圈内一举成名，因为该词咏了春水，写得如诗如画，轻灵流丽，邓牧称此词“绝唱今古，人以‘张春水’目之”（《伯牙琴·张叔夏词集序》）。从此在文人圈内，他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张春水”。

## 南浦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觴咏如今悄。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南渡之后，张炎就随家人一起住在临安（今天的杭州），从小就在杭州成长，西湖是他最熟悉不过的景色，他和一帮临安的文人经常在西湖上结社论诗，成立诗社。《南浦》这首词正是为开社而作，像极了贾宝玉和众姐妹在大观园成立的海棠诗社。这段诗情画意的日子，给他以后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在南宋灭亡之后，他一直生活在对这段美好时光的回忆中。

填《南浦》这首词的时候，他衣食无忧，南宋王朝虽然风雨飘摇，但国家还在，西湖还是那么美，所以他“赋春水如画”。据考证，这是张炎亡国之前所作。

《南浦》让我们看到了西湖景色的无限美好，春水流着，湖面是一片浅碧轻红的色彩。湖面波光粼粼，有燕子飞来，苏堤春光正好。小鱼儿高兴地跳出水面，流水带走花的残红，好像在笑东风无力吹花红。“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这句写得太美了。荒桥断浦，有一叶小小的扁舟流出来。回头看那池塘，被青染遍，像极了梦中芳草。





云流出空山，落花的残红每年都随着流水而逝，但花香依然在。我还记得，那回曾经和朋友一起外出游览风景，现在却只剩下渺渺余情。那时候我们一起到茂密的树林喝酒吟诗，现在没那心思了。溪上的碧桃，那灿烂的桃花还有多少在浪漫地开放呢？

填这首《南浦》词的时候，他还是南宋的一位贵族子弟、富家公子，后来，南宋灭亡后，他又一次来到西湖边上，这个时候已经物是人非，“流水落花春去也，换了人间”。想起曾经有过的流金岁月，他怅然叹息，填了一首《高阳台》：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冷，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身为遗民的张炎，面对如今的元朝，他心理上根本无法接受，失去家园让他的精神无处寄托，悲痛又能如何？自己又能做什么呢？在对过往岁月的无尽思忆中，借助于歌咏西湖，低吟曼歌，抒发国破家亡的哀愁和无奈，西湖成了他的一个精神家园。西湖这么好的景色，不知道一生还“能几番游”？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化自杜甫诗“接叶暗巢莺”。茂密的枝叶遮盖了黄莺的巢居，平静的湖波轻卷着飘落的丝丝柳絮。残阳下，归来的船划过断桥（西湖孤山侧桥名）这边。西湖的春色虽然还在，却是“斜日”下面的风景了。春光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此感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那么鲜艳夺目的花，即将凋谢了，再想欣赏花，只好等待明年了。“春逝”已成大势，挽留也没有用。“东风且伴蔷薇住”，东风暂且陪伴蔷薇住下来吧，到蔷薇花开的时候，春天才真的被风雨践踏而后残尽。更凄然的还不是春的残尽，而是西冷桥（西冷：西湖桥名）上只剩下“一抹荒烟”，一片无可奈何的荒芜。

“当年燕子知何处？”，这句是张炎化用刘禹锡的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韦曲：在长安南皇子陂西，唐代诸韦世居此地，因名韦曲。如今重游西湖，无法不怀念故国。斜川：在江西庐山侧星子、都昌二县间，陶潜有《游斜川》诗，词中借指元初宋遗民隐居之处。“苔深韦曲，草暗斜川”，意思是，曾经的故乡繁华地，如今“苔深”、“草暗”似的荒凉，剩下的只是青苔野草。就连过去的燕子如今也已寻不到它的

旧巢。“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这里化用了辛弃疾的两句词：“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鸥白了头，“愁”惹的祸。就连自由自在的沙鸥也愁苦满面，更何况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了。

“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现在的我哪里还有心情再继续笙歌梦呢？只想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花要凋零了，风中柳絮在飘，杜鹃在啼血。不要撩起画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同是宋遗民的郑思肖这样评价张炎词：“能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绣山水，犹生清响，不容半点新愁，飞到游人眉睫之上。自生一种欢喜痛快。”

张炎除了自己填词，还撰写学术文论集《词源》——这部在宋代影响巨大的词话。所以他也是著名的词评家。有宋一朝，最有影响的词话大概有六种：王灼的《碧鸡漫志》、李清照的《词论》、胡仔的《苕溪渔隐从话》、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和张炎的《词源》。

张炎的《词源》谈到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词要清空和雅实，“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

## 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年轻时很有才、少年得志，长大了不见得好，谁知道以后的路呢？人生就像吃甘蔗，有的人先吃了最甜的大头，后面的生活越来越不甜；有的人先吃了最不甜的小头，后面的生活却越来越甜。

张炎的生活就属于前者。从小锦衣玉食，南宋灭亡之后，资产荡尽，这么一个贵族子弟沦落到在明州卖卜为生，最后落魄、潦倒而死。

人这一生的命运到底如何，真的是很难预料，很难说的。别说个人的命运，即使是一个王朝的命运，也是不随人意的，难以预测到结局的。我们知道，宋王朝的历史一共是320年，大概划分的话，北宋和南宋各占一半。宋朝皇帝最不喜欢打仗，只要不打仗，给你进贡、称臣，当儿孙



都可以。实际上，北宋王朝一直和北边的辽国并立存在，这一并就是一百多年；南宋呢，又和金国并立了一百多年。金国覆亡之后，南宋和蒙古并立存在了 45 年（1234—1279 年）。这 45 年，南宋人颇有末世感，因为，谁也不知道王朝能飘摇到什么时候，以后的社会会怎么样等等。不知道。靖康之耻，皇帝爷俩都成了人家金人的俘虏了，那个宋徽宗赵佶实在是个混蛋皇帝，当了 20 年皇帝，亲手将北宋的江山给断送掉！任何有良知的大臣都无法不忧虑：南宋偏安在临安这个地方，还能安多久？这样的风雨残局还能持续多久？

张炎出生后，正赶上了这个风雨飘摇的 45 年。这个时候，南宋虽然苟延残喘，全无任何复兴的希望，但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存着一股气——浩然之气，来自儒家文化的杀身成仁、士为知己者死的气节。这股气并没有绝。南宋的皇帝，除宋孝宗赵昚之外，一个不如一个，从赵惇以下，别说治国能力了，连智商都成问题，不是神经病就是弱智者。就比如说赵扩吧，生了 8 个孩子，全部夭折，皇帝家的孩子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和最好的营养，但孩子就是成不了大人。这说明什么，说明皇族到了这一代，身体素质已经不行了，连起码的延续后代的能力都成问题了，这个皇族的血脉出了问题，气数已尽，天要亡南宋王朝。末帝赵昺，他的爸爸，天天纵欲，天天吃补汤、补药，是个大色鬼，又是一个病鬼，只活了 35 岁就死了。这个色鬼爸爸丢下三个不到 10 岁的年幼儿子撒手西去，他死后两年，南宋就向蒙元投降，元伯颜大摇大摆地进入临安，把年幼的小皇帝（恭帝赵显）和太后一起当作俘虏，带回漠北。末帝赵昺和他的两个兄弟的结局都非常凄惨，恭帝赵显在 1276 年被元蒙人俘虏北去，当时才 4 岁，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后来元廷强迫这个曾经的小皇帝去西藏学佛，到 53 岁那年，又突然宣布对他赐死。端宗赵昞 8 岁登基，当了两年皇帝，10 岁那年病死了。南宋王朝的末代皇帝赵昺，在位一年多，被蒙古人追得到处躲藏，南宋朝廷投降元蒙之后，若干忠诚的大臣带着年幼的小皇帝流亡到广东、广西一带，1276 年 5 月，赵昺在福州即位。后来又逃到广东的海岛上，建都于广东新会城南海上的厓山。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大臣拼死护国，但无力回天，文天祥被俘，陆秀夫背着末代皇帝赵昺投海殉国，这个时候的赵昺不过才 8 岁。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南宋灭亡的历史，接着来说张炎。张炎有着非常美好的青春岁月，但南宋灭亡后，他成了遗民，“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

哀鸣急？”（朱敦儒），东南原有的半壁江山也已不在，再也无处苟安，故国竟然没有给他留下一片可以歇足的地方，剩下的唯有幽怨的叹息。张炎又不愿意与元朝合作，甘心为遗民终老。他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又都不肯接受新朝廷——元朝。他一直浪迹江湖，贫寒到靠给人在街头摆卦摊谋生，生活在对故国的怀念当中。所以在亡国之后，他的词充满了沉咽凄婉的感伤色彩，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那种湖山游赏似的风花雪月；再也不见“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飘飘征情，节节弄拍，嘲明月以谑乐，卖落花而陪笑”（郑思肖《山中白云词》序），诸如此类的对贵族公子悠闲生活的描写；取而代之的，是“万里孤云，清游渐远，故人何处？”之类的凄楚苍凉，从他的词风中，随处可见“亡国之音哀以思”的伤今怀昔之情。和姜夔的风格有点相似，意境清空，有人经常将他们并列来谈词。《四库全书总目》称张炎的词“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翦红刻翠为工。至其研究声律，尤得神解，以之接武姜夔、居然后劲”。

我们来看他的一首成名作《解连环·孤雁》：

楚江空晚，恨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却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漫长门夜悄，锦箏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楚江边的夜晚空得可怕，一只孤雁，恨自己离开雁群到万里之外，失意而恐惧地走散了。这只孤雁，顾影自怜，飞下寒塘，眼前的景色是沙净草枯，水面一直伸向遥远的天际。“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这两句是名句。我们知道，众多的大雁在一起飞翔的时候，是自动排成“一”字或者“人”字的，而这只被抛弃的离群孤雁飞起来自然无法成“一”字或者“人”字，所以说写不成书。古人有鸿雁传书这一说，“只寄得相思一点”，意思是托孤雁聊寄一点点相思吧。孤雁还担心在这地方逗留太久，会耽误边关成人的期盼。

旅愁荏苒，孤雁长途飞翔的艰难有谁可怜呢？长门是个典故，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序》说：汉武帝陈皇后特别喜欢嫉妒，汉武帝一气之下把她幽禁在长门宫内。陈皇后以千金托相如写了《长门赋》以感动武帝，后复得幸。“漫长门夜悄，锦箏弹怨”，长门的夜好漫长，静得让人发狂，还要



听那锦箏弹奏的长长哀怨。想到自己的伙伴们还住在芦花荡里，也曾念及春天到来之前，伙伴们就应该做好北归的打算。傍晚的雨中突然听到伙伴们的召唤，约好在玉关重见。不要为他感到羞愧，因为等到大雁成双成对地结伴归来时，就可以聊解寂寞和孤单。

因为这首词歌咏孤雁广为人知，所以，张炎在“张春水”之外又得了一个小外号，叫“张孤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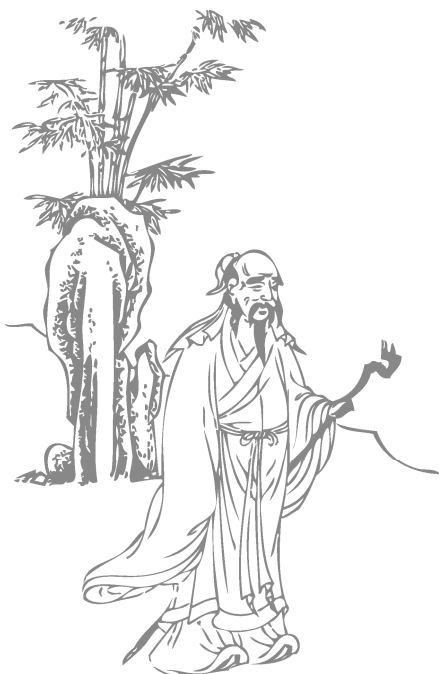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末世俏公子，乱世断肠人”说得正是张炎这个人。曾经是那般繁花似锦的生活，像大观园里的宝二爷一样，被家人宠爱，被周围人欣赏，被众多女孩围着、哄着，如今身世飘零，像一只孤雁。“写不成书”，唯一能做的就是替人传达“相思一点”了。自己注定要承受“旅愁荏苒”的孤独了。“双雁归来”，不过是自己的一点希望或者安慰罢了。也许根本没有那一天，也许本不该抱有这种想法。谁知道呢？感情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但，无论如何，希望总是有的，任何时候都不该放弃“双雁归来”的希望，一如艰难相恋的人，不放弃就有希望，放弃了，连希望也没了，心自然也就枯萎了。有句话说得好，快乐是自己给的，不是别人给的。花不是因为有人要欣赏所以才开放，而是，她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到时候自然就开花了。

### 词人小传

张炎（1248—1320年）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人，南渡后寓居临安。祖父张濡，父张枢，皆能词善音律。宋亡，张濡被元人所杀。张炎落拓浪游。张炎从小锦衣玉食，南宋灭亡之后，资产荡尽，在明州卖卜为生，最后落魄、潦倒而死。所著有《山中白云词》、《词源》。

# 【卷十二】

文天祥：谁无妻儿骨肉之情？



## 衣带赞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首词也叫《绝命词》，作者正是民族英雄文天祥。文天祥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这“宋末三杰”可是陪末代皇帝一起死的人，气节令人佩服。

我们都知道，文天祥是著名的民族英雄。一说英雄，仿佛就是铁打的身子，一身正气，再无半点儿儿女情长，事实不是这样。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文天祥也不例外。我们来看看他的另外两首词《齐天乐》：

## 其一

南楼月转银河曙，玉箫又吹梅早。鸂鶒沙晴，葡萄水暖，一缕燕香清袅。瑶池春透。想桃露霏霞，菊波沁晓。袍锦风流，御仙花带瑞虹绕。

玉关人正未老。唤玳头黄鹤，岸巾谈笑。剑拂淮清，槊横楚黛，雨洗一川烟草。印黄似斗。看半砚蔷薇，满鞍杨柳。沙路归来，金貂蝉翼小。

## 其二

夜来早得东风信，潇湘一川新绿，柳色含晴，梅心沁暖，春浅千花如束。银蟾乍浴。正沙雁将还，海鳌初矗。云拥旌旗，笑声人在画阑曲。

星虹瑶树缥缈，佩环鸣碧落，端笼华屋。露耿铜，冰翻铁马，帘幕光摇金粟。迟迟倚竹。更为把瑶尊，满斟醽醁。回首宫莲，夜深归院烛。

从上面的词中来看，文天祥同样也有过“袍锦风流”“柳色含晴”的风花雪月，同样是七情六欲之人。

是历史赋予了他民族英雄的形象，是时代造就了他的民族英雄行为。

那么，他是如何走向英雄之路的？文天祥真实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呢？这话还是从头说起，从文天祥所处的时代说起。

## 理宗赵昀和唐安安的风花雪月

话说南宋到了理宗赵昀这一代，也基本注定了亡国的命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自以为聪明，联蒙灭金，结果呢？请神容易送神难，蒙古不但不走了，还要取而代之。当时对宋王朝真正有威胁的北方邻国，主要就是辽、金、蒙，蒙太强了，灭金不过用了一年多，灭金的第二年，即 1235 年，蒙古就向西方侵略扩张，用 50 万大军攻下了莫斯科、基辅，然后接着攻打欧洲，长驱直入，进入匈牙利、奥地利，把整个欧洲弄得人心惶惶。

这么强大的蒙古大军，拿下金国不过区区一年，但拿下南宋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却整整拖延了 45 年之久，为什么这样？有分析说，这除了与蒙古的注意力转移到西方、攻打南宋只好先放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忽必烈了解到汉文化的特点，决定对南宋的政策从军事征服转变为文化融合。

理宗赵昀是个没主心骨的皇帝，耳根子特别软，爱听小报告，基本上谁给他打小报告多，他就认为谁忠诚。联蒙灭金之后，他心情忽然高兴起来，觉得金国这个大患已除，好像南宋朝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似的。这个时候，有个大臣趁机献言，让他下令出师北伐，收复三京。他也不知道脑子中的哪根弦搭错了或者短路了，脑袋一热，拍板：下诏出师北伐，和蒙军开战。

他也不用脑子想想，南宋那个残局，能够苟安已属不易，哪是蒙古军的对手啊？结果不用说，输得基本脱了裤子，将领灰头土脸地回来。赵昀一看，这败得也忒难看了，于军于民都无法交代，万般无奈，自己检讨，给全国人民下了一道罪己诏，类似于检讨信或者道歉书之类，意思是都怪我皇帝考虑不周之类吧。

这样的罪己诏，基本属于笑话，连起码的威信都丢失了。不过，也算可爱，好歹他还知道检讨自己的行为。但是，赵昀实在是个混混皇帝，一





点也没有上进心，遭受这样的挫败之后，他索性不理正事，纵欲玩乐去了——到杭州城找妓女玩。

有人也许不理解了，当皇帝的，三宫六院、佳丽三千，想玩谁就玩谁，怎么还外出吃夜食啊？不理解是吧？我也不理解。皇帝要是混蛋起来，那大臣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就想跟祖先宋徽宗学玩，想像祖先找李师师那样风流，你能怎么办？三宫六院都玩腻了，想找点更刺激的。宦官董宋臣偏偏又不是个好东西，天天教唆皇上去玩，到街上找美女玩，还帮他找来了临安上厅行首唐安安，赵昀皇帝魂飞天外，玩了几次不过瘾，竟然不顾礼节公然将这个妓女带回宫里玩。

当年宋徽宗玩归玩，还是讲究情调和雅兴的，至少诗书画那是一般大臣赶不上的，而那个李师师虽然身份下贱，但确实是个才女，而且和宋徽宗之间也确实是有感情的。再看这个宋理宗赵昀，自己没有诗书画的才情，而那个唐安安除了长得好看就没看出她有什么爱好和才情，怎么能和李师师相提并论？

宋理宗赵昀到了晚年，犯了和历史上许多昏君一样的荒唐错误，宠信贵妃，纵容宦官胡作非为，在选择南宋王朝的接班人方面，偏偏又选择了自己的一个有点傻的侄子 赵禔。

赵禔为什么傻呢？因为他的母亲黄氏是个陪嫁丫头，这个地位卑微的黄氏在与主人一次私通后，怀上了孩子，可她又担心自己不过是丫头，孩子生下后会遭歧视、蒙羞辱，不忍心把这样的命运带给孩子，就想吃药堕胎，结果呢，这孩子命硬，没打掉，但生下来却是个弱智儿，7岁才开口说话，而且身体很差。

赵禔当了皇帝之后，什么事也不关心，最关心的大事是有没有人来送美人。因为长期纵欲，他变得糊里糊涂，神智不清楚。按照宋朝的制度，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次日要由专门的太监作记录，不然的话，皇帝的龙种怎么确保纯正？可是这个赵禔实在傻，他连头天晚上临幸过哪个嫔妃，都记不住。他的脑子糊涂到连奏章这样的事情都批阅不了，只得找人来代劳。

好色可以理解，但无度就是找死了，所以这个赵禔也只活了35岁，就死了。

度宗赵禔时代（1265—1274年）的宰相贾似道更是个大骗子，靠着姐姐贾贵妃的裙带，从一个街头小混混爬到宰相的高位。度宗赵禔把一切大

事包括批奏章全部交给贾似道负责，他和谢太后惟命是听。赵袞在位 10 年，傻了 10 年。有一次，贾似道威胁皇帝说要辞职，这个赵袞，身为皇帝，竟然向贾似道下跪，求他不要辞职。贾似道这样的大骗子竟然在宋廷当权 1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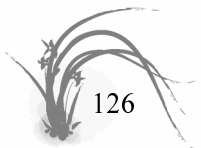
就在贾似道擅权误国、兵败被贬之后，南宋的首都临安城，已经不“安”了，元军气势汹汹，马上要打进京师，南宋小朝廷一看危机四伏，赶紧下诏，希望爱国志士，行动起来，保卫京师。很多人怀疑皇上的诚意，以为又是贾似道搞的鬼。但是，有几个人颇有英雄气概，在国家危难之际，奋勇应召，其中就有文天祥，当时文天祥的身份是赣州知州。

## 文天祥：谁无妻儿骨肉之情？

文天祥（1236—1283 年）是个人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原名云孙，字天祥，中举之后，改名天祥，字履善。1256 年中状元后，又改字宋瑞，别号文山。

据《宋史》记载，理宗宝祐四年（1256 年）文天祥以二甲第一名进士及第对策集英殿，文章洋洋万言，一挥而就，被宋理宗赵昀亲自选拔为殿试第一，真可谓“桃李春风一杯酒”，风华正茂的他当时才 20 岁，后来，他自称为状元宰相。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他的诗风在德祐（1275 年）前后大不相同。房开江说，文天祥的诗前期受江湖派影响，多为应酬题咏之作，自德祐二年（1276 年）出使元军被扣以后，“志益愤而气壮，诗不琢而日工”。他的诗主要学杜甫，直抒胸臆，感慨国事，抒发强烈的爱国感情，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激越慷慨，悲壮感人。其中，《过零丁洋》一诗最为人们传诵：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据房开江和史式提供的史料说，祥兴元年（1278年）年底，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省海丰县北）战败被俘。文天祥几次想自杀，均未能如愿，最后被送到潮阳，来见元军都元帅张弘范，张弘范这个大汉奸亲自为文天祥松绑，然后以客礼待之，软禁于舟中。

文天祥被俘后，元军随即进攻厓山，张世杰联结大船一千多艘，横亘海面，拼死抵抗。汉奸张弘范要求文天祥作书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自己救不了父母，难道还能劝别人背叛父母么？文天祥提笔写下《过零丁洋》诗来回答张弘范。

文天祥被囚禁在张弘范的战船上，目睹了宋军溃败、百余官兵纷纷跳海的惨状，后来又听说直学士陆秀夫背负末帝赵昺投海自尽的噩耗，恨自己寻死而不可得。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北上，在路过金陵（今南京）时，他写了《金陵驿》：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漂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已半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既写了亡国之痛，又表明了自己至死不忘的故国感情。

被押送到北京之后，元廷想了各种办法来劝降，第一位来劝降的是和他一样的宋朝状元，如今成了元朝的丞相，被文天祥骂走了；第二位来劝降的是自己曾经的主子、亡国之君的小皇帝赵显，文天祥平淡地说了句“圣驾请回”，就闭口无言。文天祥在狱中呆了三年多，曾经收到自己的宝贝女儿柳娘的来信，说她和妈妈还有妹妹都在宫中做奴隶，只要爸爸投降了，一家人就能团聚，像从前一样享受天伦之乐。他心痛不已，但还是忍痛给自己的妹妹写信说：“受柳女信，痛彻心肺，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之事，爹爹救不得！”

文天祥在狱中写下长诗《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纓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闾鬼火，春院闭天黑。

牛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病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繆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来劝降，并许诺如果投降给宰相一职，文天祥同样拒绝了这般“好意”。忽必烈问：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说：“愿以一死足矣！”1282年12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慷慨就义，时年47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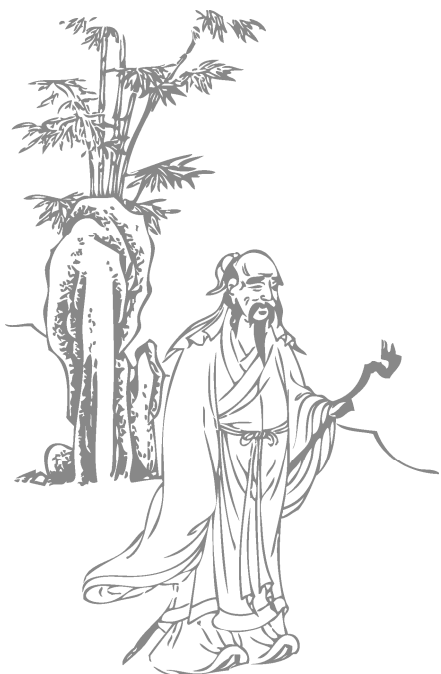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 词人小传

文天祥（1236—1283年）是个人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原名云孙，字天祥，中举之后，改名天祥，字履善。1256年中状元后，又改字宋瑞，别号文山。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考取进士第一名。历任湖南提刑，知赣州。恭帝德佑元年（1275年）元兵渡江，文天祥起兵勤王。临安危急，奉命至元营议和，因坚决抗争被扣留，后冒险脱逃，拥立益王赵昀，至福建募集将士，进兵江西，恢复州县多处。后兵败被俘至元大都，终以不屈被害。封信国公。著有《文山先生全集》。



# 【卷十二】

## 辛弃疾： 镜里花难折



## 后悔没有红颜知己为自己擦英雄泪

南宋出了不少比较有特色的词人，比如辛弃疾、吴文英、姜夔、王沂孙等，但是和北宋相比，南宋也像它的国力一样，越来越脆弱，缺乏像苏东坡这样重量级的大词人，惟有辛弃疾是个例外。

也就是说，因为有了辛弃疾，南宋词才无法被学界忽视。

学界一般把北宋的苏轼和辛弃疾并列，合称为“苏辛词”，因为从粗轮廓上来说，苏轼和辛弃疾都属于所谓的与婉约派对立的豪放派。什么是豪放派？它不过是后人为了方便起见，在评价词体的时候使用的一个专用术语罢了。因为词评家们一看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气势恢弘的词句，就觉得这太豪放了，于是就给了这类词人一项大帽子：豪放派。其实，人都有两面性，词人也不例外。“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里的“於”读 wu，“於菟”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老虎。这是鲁迅的两句诗，鲁迅在说什么？他说你知道吗，老虎可以兴风狂啸骄傲地成为森林之王，可它还有非常慈爱的一面。他说，项羽是什么人？西楚霸王啊。“力拔山兮气盖世”，何等豪迈，能说他不是纯爷们？可是他在垓下被困、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很女人地问她最爱的美人虞姬说“虞兮虞兮奈若何”。人的感情也是复杂，有可能得意的时候豪放，失意的时候婉约。有的时候粗野，有的时候温柔。《九歌》的整体调子充满了美人香草，可里面也有“严杀尽兮弃原野”这样悲壮得近乎残忍的句子。

词，不过是词人个性化表达自己感情的一种体裁。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到了宋朝达到鼎盛时期。按照周笃文先生在《豪放词典评》中的说法，东坡以前，柳永的新声词几遍天下，别说在宋朝国内，纵然在国外，比如在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李清照批评柳词流行不假，但格调不高。但东坡不这么看。他认真学习之后，自创了一种风格。正式秉持

着豪迈向上的美学理念，东坡长笔写壮怀，在婉约词风统治下的吟坛，打拼出一片豪放词的朗朗天地。元好问说，“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流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杪思。”（《遗山先生文集》）东坡开创的豪放词风，经过百年探索，到南宋辛弃疾获得巨大成功。

这位率部南归的爱国英雄，空有满腹经纶，擎天只手，却受到主和派的排挤，生平抱负百无一施，只好将“平戎万里”的壮志与“看试手补天裂”的宏愿，化作满腔忠愤一一表现于词中。他的这些精光万丈的词章，荡涤靡靡暮气，振奋国族英魂，起到了振聋发聩、气壮山河的作用。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称：“公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鍠，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苍生以来所无。”甚至连力主废诗的胡适在其《词选》中也称道：“（辛弃疾）是词中第一大家。他的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秾挚。无论长调或小令，都是他人格的涌现。”

自苏辛大放异彩，豪放词便成了词坛上最积极、富有生气、表现性与创新性的流派。它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在传统的词学界，通常把婉约派看成正宗，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被称为婉约派词的“一代词宗”，代表作就是那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类，而豪放派充其量是别调而已。

这种分法当然是非常粗线条的，好像一提苏轼就得“大江东去”、一提辛弃疾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其实苏轼也有“千里共婵娟”的缠绵，辛弃疾也有“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式的儿女情长。

如果单纯豪放、忠君爱国，没有半点缠绵，那也就不那么可爱了，太硬了，谁喜欢呢？再说，词之所以出现，本来就是在酒桌上照着曲子填上词，供歌伎酒伎传唱用来助兴的，所以，词一定有非常温婉的一面，王国维不是说过，词的特质是以“要眇宜修”为美的。屈原爱国吧，他多具备忧患意识啊，他太追求高洁了，但现实中屡受排挤，得不到重用，他写楚词表白心志，告诉人们我的理想和意志是什么样子的，他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屈原说“余独好修”，我独喜欢美好的修饰，不好的地方我都要“修”的，直至完美无缺的境界。只要是美好的，无论是



爱情还是品质，我都要顽强地去修，为此他可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只要是善良的，只要是能让我良心和灵魂安静的，我都不放弃追求，别人议论我什么无所谓，说我半脑也好傻也好，不会影响我什么，只会让我更加意志坚定，让我朝着善的和美的目标更加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还不是“死而后已”，是“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屈原“高洁好修”的真诚流露。

杜甫呢，那种拳拳的忠贞不渝、报效朝廷、爱国爱民族的心，这种儒家的用世精神，天地可鉴。杜甫的诗好在哪呢？好在他是用生活来写。早在“桃李春风”的时代，他就写下自己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老了，国家乱了，他自己也不得不流落四川，身边没有亲人，还患了一身病，个人又穷困潦倒，但他想的不是自己，他想的还是朝廷，他说“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我这辈子怎么甘心老死在四川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只要不死，我都要回到首都西安，回到朝廷，为君分忧。让我放下对朝廷的关怀，自己逍遥天边，我做不到。可惜，天不随人愿，杜甫最终病死在湖南，还是没有能够死在西安。

到了辛弃疾呢，豪放只是他的外表，没错，从表面上看，他的词不婉约，或者说婉约得不够典型，“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大好江山还在，但无处去找孙权那样的英雄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些词句，除了表明自己想收复失地的美好愿望之外，也很豪放地表明自己的志向，想成为孙仲谋那样的英雄，表现了他的意志和理想。

和杜甫一样，辛弃疾同样是用生命在写词。他这个人是一根筋，认准了事情，一辈子都不会放弃，这又像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辛弃疾一辈子都在想如何收复失地，所以他永远在做备战、准备反攻的事。这个人的胸怀很大，很能干事，但总是遭遇罢免的厄运。“求田问舍”这样的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买房置业这样的事，辛弃疾是很看不起的，他认为那很可耻，觉得不够男人。在辛弃疾看来，人生再也没有比收复失地更值得去做的事了，那才是丈夫事业，否则，“求田问舍”，则和女人无异。

但是，建功立业也需要天时地利，需要运气的，不是每个男人都可以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在屡次碰壁、遭遇无数次挫折之后，辛弃疾也逐渐认命了，开始关心起“求田问舍”这样的“丢人”



事。他在江南开始盖房子，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终老江湖，不能为皇帝效力了，不能为收复失地出力了，回家当一个平民百姓，我“也应忧国愿年丰”，也应该为国分忧希望年年丰收，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给自己起别号叫“稼轩”，为什么？因为他在江南“求田问舍”盖上房子之后，从窗口往外面一看，一片绿油油的庄稼，长势那么好，就发了个稼轩愿：“也应忧国愿年丰”。

看来，辛稼轩这个名字颇有寓意，就连“辛”字他都做过解释的，我们来看看他的《永遇乐》：

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比著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但赢得，靴纹绉面，记余戏语。

这首词作于辛弃疾退居瓢泉期间，是一首送行词，送别谁呢？送别的是亲弟弟辛茂嘉调官桂林。

他对弟弟说，在我们辛家，“辛”字这个姓氏的含义就是：艰辛，也搀杂着悲辛的滋味，做了辛家的人，你就很难逃脱辛酸辛苦命，当然还有辛辣脾气。

虽然辛辣，难合世人的口味，但辛弃疾也没有硬气到没有一点温柔气质，他也有软弱、感伤的时候。

中国的男人在传统上都有个通病，拼命表现，实现理想，一旦碰壁，回头想想，算了，既然没有建树了，不如找个红颜知己相伴。辛弃疾这样的豪气男子也不例外，他曾经写词这样感叹说：“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倩者，使也。使何人来替我找个红颜知己呢？真可怜啊，我连个红颜知己都找不到。没有红颜知己，谁来拿着红色的手巾、用她翠袖里的嫩手来为我擦干英雄泪呢？

都说美人配英雄，可我辛弃疾竟然找不到一个为我擦泪的美人！可悲可叹。想起这点，真是后悔。辛弃疾亦非总是英雄，也有七情六欲的一面，也有远离万丈红尘、羡慕世间儿女之情的梦想。



## 断肠片片飞红

让我们来看一首辛弃疾的词《祝英台近》：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心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辛弃疾的词最喜欢用典故，开头就是个几个典故。宝钗分的意思是分钗，古代男女离别时分钗留别，即把钗分作两下，各执一半。以此表明盼望团圆的那一天。白居易《长恨歌》里说：“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杜牧《送人》里说：“明镜半边钗一股，此生何处不相逢”。“桃叶渡”，其位置在南京秦淮河与青溪合流处，据《隋书·五行志》载，桃叶渡曾为晋·王献之与其爱妾作别的地方，从此以后，一说桃叶渡，就指与恋人分别的地方。“南浦”，也是典故，《楚辞·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南浦成了送美女离别的地方。江淹《别赋》里也说：“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就在桃叶渡，这个千古伤心离别的地方，我和郎君折钗相赠，分钗留别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远处的江岸上，烟柳迷朦，充满感伤。和他分别之后，凄苦怅惘的相思就时刻折磨着我。悲莫悲兮生别离。从此，我最怕登上高楼，因为十天中九天有风雨，片片花瓣在风雨中飘零，都没有人管，还有谁去劝黄莺的哀啼声能不能停下来呢？

鬓边觑花，我对着镜子把鬓边刚插的鲜花摘下来细细看，接着用花瓣算了一卦，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才把花簪在头上，又取下来重数了一遍。帷帐里的灯昏黄暗淡下来，我在梦中哭泣，自言自语：春天，真怨恨你，忧愁是你带来的，如今你要去哪儿？你为什么不解我怀人盼归之情，为什么还不将愁都带走呢？

这是首描写闺怨的词，很难想象出自豪放派大词人辛弃疾的笔下，他一改惯常的“激扬奋厉”，写得如此女人、如此哀怨、清秀婉丽，像一朵娇艳欲滴的妩媚的小花，令人赏玩不忍离去。原来，铁骨也有柔肠。难怪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说，辛氏“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鍠……其秾艳绵密，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词坛大家俞平伯说，这首《祝英台近》与《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类词的本意接近，是同一情调，同一抒情手法。张炎《在词源》这样评价：“辛稼轩《祝英台近》……皆景中带情而存骚雅。”沈谦在《填词杂说》中评道：“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消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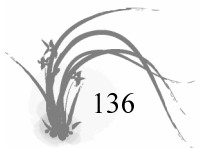
黄蓼园在《蓼园词选》中坚定地说，此词“必有所托”。那么，辛弃疾“所托”为何呢？我想结合辛弃疾一生的经历和追求，他的所托应该就是借女人对心上人的相思来表达自己的对家乡的思念，如今自己的家乡已经被金国占领，所以，辛弃疾总在梦想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为什么说辛弃疾“所托”为收复失地呢？这要结合辛弃疾的生平来了解了。

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济南人。历史上对辛弃疾的评价基本上是：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南宋最伟大的词人。

辛弃疾是南宋高宗绍兴十年出生的，出生的时候，北宋已经灭亡，让国人羞耻的靖康之变已经过去十多年，宋朝的半壁江山已经落入金国之手，辛弃疾正是出生在沦陷区的宋室遗民。他爷爷辛赞曾经任北宋的开封知府，和著名的包青天一个级别，也像包公一样是个清廉之官。父亲早逝，他是在爷爷的怀抱里长大的。他幼年曾经参加过金国的科举考试，14岁中乡荐，21岁中进士，但从小受爷爷的教育，始终觉得自己是宋室遗民，不愿做金国的官。他觉得自己血液里流的是宋朝的血，他要为宋朝报仇雪耻。他发誓要为收复失地贡献力量，只是等待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征失败，在瓜州被部下杀了。金兵队伍里人心惶惶，有不少人向北跑了。沦陷区的百姓起来反抗，准备把金兵赶出去。山东那边有个叫耿京的汉子召集10多万人，成立义勇军，打出复国的旗号，把金兵的东平府给占了，自封太平军节度使。这一年，



辛弃疾 21 岁。他也召集组织了义勇军 2000 多人，辛弃疾带着他的义勇军前来投奔耿京，耿京一看，这个进士难得，一个文人，能有这种度量，难得，重用。于是，给辛弃疾封了个军中书记官，主要职责是为耿京出谋划策。辛弃疾就给耿京建议说，我们要想光复国土，不能仅靠一时兴起的热情，热情一旦消退怎么办？所以，我们应该从长计议，主动和宋朝廷方面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耿京采纳了他的建议，1162 年，宋高宗从临安过来，要到建康（今日南京）慰问义勇军，耿京就派辛弃疾以使臣的身份去谒见高宗。高宗当场就封耿京为太平军调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忠义军马，辛弃疾为掌书记，并且派出官员随辛弃疾回山东复命。

不料，当辛弃疾风尘仆仆地来到山东海州时，听到消息说，耿京部下有一个奸细名叫张安国的，刺杀了耿京，为了自己的富贵梦，投降了金人。辛弃疾刚刚建立的根据地丢失了。这事如果放在一般人身上，可能会崩溃，但辛弃疾不会，他证实了耿京被杀的消息后，带领几十名义勇军，直接冲进金营，张安国正在和金人喝酒请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辛弃疾给抓住了。辛弃疾没有把张安国当场杀死，而是带着一万多人马，把这个家伙连夜押送到建康，高宗很欣赏辛弃疾的勇敢行为，马上下诏把张安国斩首了。高宗让辛弃疾做了江阴金判。

据史式先生书中的资料（《我是宋朝人》，陕西师大，2008）说，从此，辛弃疾一直到南方做官，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先后担任过提典江西刑狱、京西转运判官，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大理少卿，湖北湖南转运副使，江西安抚使、湖南安抚使，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加宝谟阁待制。后又知镇江府、江陵府，直到 1207 年 68 岁时去世。

辛弃疾和他所带回来的这一万多人，吃尽苦头，经历千山万水，都是怀着报国之心的，但是，宋高宗对他们不放心，很不放心，不让他们进入军队。当官的只能当文官，当兵的只能作难民处理，而且要把他们分散开来。他们希望北伐中原，但朝廷不理睬。到了宋孝宗，刚上任的时候还有点想着恢复河山，至少还有这种想法，但可惜，在高宗和秦桧的压制下，壮志难酬，有苦难言，最后郁闷死了。此后几个皇帝，一个不如一个，连恢复的梦也不做了。

辛弃疾到南宋做官时 24 岁，去世的时候是 68 岁，在这 44 年当中，他有 20 多年是被免官，被放逐回家养老，但他只要被起用，就要干事。

无论到哪里，他想的做的都是备战、反攻、收复失地。这从他用血泪写成的词里可以看出来。比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这是辛弃疾在建康做通判时写的词。他说自己是“江南游子”，他说我是山东人，江南不是我的家，一日不收复失地，我便一日不能回到故乡，那只能做“江南游子”。我空有杀敌的本领，但找不到用途。“把吴钩看了”，吴钩就是指他的宝刀宝剑，我身上佩带着这样的宝刀宝剑，那又怎么样？

“阑干拍遍”，都没有人理会。没有人懂我。再有成就的男人，无人懂也是很痛苦的。我今天登上建康的赏心亭，遥望远方，隔着江可以望到江北我的家乡。西晋的张季鹰，本来是江南人，却来到洛阳做官，他一直怀念小时候喜欢吃的鲈鱼，太好吃了，为了不委屈自己的胃口，干脆辞职回江南故乡了。真羡慕张季鹰啊，他还有江南这样的故乡可以回去，可是我呢，我的故乡在金人手里。我不想家吗？可我哪里有家啊？回不去了。在江南暂时安家？可是，“求田问舍”这样的事，怕应羞见，大丈夫不为也。但如今没有办法啊，只好留在南方“求田问舍”，可耻啊。岁月不饶人，24岁来到江南做官，一次次地挫折面前，如今都老了，“忧愁风雨”，人尚如此，树何以堪。如今这把年纪，毫无建树，有个美人安抚一下也好，可是，我有吗？没有。我辛弃疾竟然找不到一个为我擦泪的美人！

再比如，辛弃疾的另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填这首词的时候，是1205年，那时候辛弃疾66岁。他在家闲居了近20年，突然又被皇帝赵扩下诏重新起用为镇江知府，并和一帮大臣共同商量抗金大计，这位66岁的老人老泪纵横，跪谢皇恩，然后挥笔写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希望效仿孙权“坐断东南战未休”，将军虽然年岁高，但抗金、收复失地热情丝毫没有减，能够为国效力死而无憾。



这就是辛弃疾，一生的意志就是收复失地。

在湖南当官的时候，他甚至组织了“飞虎队”，建飞虎营。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据《宋史》等记载，建飞虎军这一项上的开支，光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就达四十二万贯。有人密告朝廷说他花钱太多，皇帝给他下了几道金牌，严厉警告：必须马上停止训练。在那个时代，金牌是非常严重的，岳飞就是被 12 道金牌害死的。可这个辛弃疾竟然把皇帝的金牌藏起来，直到把飞虎营建好才给皇上汇报说，金牌收到的时候，飞虎营已建好。辛弃疾在官场不知道吃了多少回大亏，可他就是学不会狡猾，只要手中有权，他就干事，为收复失地做准备，任职期间，他总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为收复失地作准备，这样干事当然要花钱，就难免扰民，甚至残酷，人家一告他，又被罢官。有一次，被罢官后，有 10 年左右的时间在家闲居，皇帝都把这个人给忘记了。

他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里这样表白自己壮志未酬的心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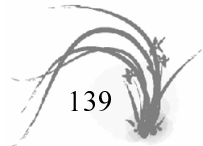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不无怨气地质问朝廷：想起四十三年前，我曾经率领一万多战士南归朝廷，越过了烽火漫天的扬州边地。如今想想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佛狸祠下，如今是一片神鸦社鼓，眼睁睁地看着金兵在这里驻扎。可是，有谁这个时候来问问我：廉颇将军老了吧？饭量是否还能与当年相比？

##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

由于辛弃疾的词影响太大，而且写得有气魄，读起来有力量，所以很



多人起名字的时候，都比较喜欢到辛弃疾的词里面找。比如，著名的百度公司，“百度”这个名字就来自辛弃疾的一句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治学、说做学问，引用宋词中的名句，说过一番很著名的话，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第一境界是说，做学问首先应该站得高看得远，胸怀要大。第二境界是说，不怕辛苦，衣带渐宽也不悔。第三境界是说，有一天会发现惊喜，只要功夫到。

王国维所引用的宋词名句，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来自晏殊的《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别离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自柳永的《凤栖梧》：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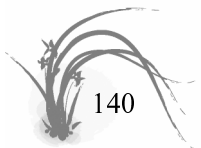
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明末有个女子很不得了，她叫柳如是。自从她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之后，很少有人还记得她的本名“杨爱”了。

“柳如是”这个名字的典故出自辛弃疾的一首词《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如是”的名字就出自这句。这里的“妩媚”是青山的，不是女人的。因为这首辛词整体上说是很男人、很狂士的，这从最后一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可以看得出来。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是一种豪迈，杨爱从中取名，叫柳如是，正是表明自己要忘记从前的经历，如今自己要坚强起来，要走不同于平常女人的路，虽是巾帼，但也不让须眉。

## 相见不如怀念

通过上面对辛弃疾的人生经历和几首词的讲解，大家可以了解，辛弃疾的人生同样很丰富、很立体、很多面，既有金戈铁马的一面，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我们通过他的词来看看辛弃疾儿女情长的一面。他把一首表明志向、发泄怨气的词借惜春和女人盼得宠的心思，写得温柔委婉，却也义正词严，甚至还有点怨气冲天的味道，在风花雪月的背后是哀伤与愤怒。

先来看一首《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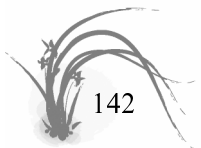
还能禁得起几番风雨，那暖人的春光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就要匆匆归去了。因为太珍爱春光所以害怕花儿开得太早，更何况花开就有花落，不忍看到落红无数。春天呀，你的脚步能不能暂时停下来？听说春天已尽，不再回来。春天走的时候，连个道别都没有说。看来，只有画檐蛛网和飘飞的柳絮对春光最殷勤。

长门事，辛词的特点之一就是喜欢用典故。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知道，写诗也好词也好，一般来说，是为了传播的，让读者看的，让读者了解自己的心思。所以著述写文章的人一般都有个目标读者群，辛弃疾写词的目标读者群是哪些人呢？他设想的读者不是大众，而是中众，甚至就是小众——即那些和他一样故乡被金人占领不得已南渡的君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主流读者群，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可不就是“主流”吗？辛词的特点之二就是很主流。

这些有影响力的君臣，既是官员又是知识分子，他们对“长门事”这样的典故，一般都能看得懂。再说写给这些人看的词，确实不能太浅薄和直白，他们需要含蓄、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官场至今还流行这一套逻辑，不是吗？

长门事这个典故，来自于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序》，里面是这样说的：汉孝武皇帝的陈皇后，当时听到自己的丈夫孝武皇帝宠幸了别人，不再宠幸她，于是醋意大发，嫉妒得发狂。孝武皇帝发了脾气，下令把她关在长门宫，这下陈皇后明白了，皇帝是惹不起的，只能讨好、献媚。听说蜀郡有个叫司马相如的，文章写得天下人佩服，于是就送了一百两黄金，用来给相如、文君当酒钱，希望相如的文章能够帮她赢得皇上的重新宠幸。相如替陈皇后写了一篇文章《长门赋》，希望皇上悟到陈皇后的苦心，皇上看了司马相如的文章，果然明白了陈皇后的心思，重新宠幸这位皇后。

辛弃疾凭白无故地突然写陈皇后被关在长门宫遭冷落的故事，为啥？实际还是在说自己的命运，目前和遭冷遇的陈皇后有区别吗？我一腔热血总想着收复失地，将金人赶出我中原，可是屡屡被排挤，被闲置，什么时候朝廷才能宠幸我、重新启用我？“蛾眉曾有人妒”，我的忠君之心，天



地可鉴。可是我这样的人总被朝廷冷落。记得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辛弃疾想到自己的经历有点生气了，干嘛呀这是，正直的官员想回到朝廷效力怎么就这么难。一百两黄金纵然可以买来司马相如的一篇《长门赋》，可我的“脉脉此情”又该向谁诉说呢？那些暂时在皇帝面前得宠的美人，你们高兴得太早，以至于翩翩起舞，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当年最受宠幸的杨玉环、赵飞燕最终不是被赐死就是自杀的下场吗？唐玄宗的爱妃杨玉环，在辉煌的时候，唐玄宗宠爱到夜夜不离身，可是太平日子没有多久，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幸蜀，途中六军不发，非要铲除红颜祸水杨玉环，唐玄宗此时连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还难说，哪还有功夫去管什么爱妃呢，最终只得迫于将士们的压力，下令在马嵬坡将杨贵妃赐死。还有那个赵飞燕，汉成帝宠幸的皇后，后来被废为庶人，自杀。

“闲愁最苦”，被闲置，皇帝弃置、冷落，那种内心感觉是最苦的。不需要爬上并且倚靠在危栏上，没看到吗，残阳正照着，烟柳断肠处。作者这里比喻南宋小朝廷的日子已经残阳了，“烟柳断肠处”，江山已经岌岌可危。

按照李之亮先生的说法（见《白话宋词三百首》，上彊村民编，李之亮译，岳麓书社，2005年1月第2版），这首词作于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辛弃疾从荆湖北路转运副使调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时，当时作者四十岁，距离北宋灭亡已经四十多年了。作者抱着满腔热情来到南宋，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尽管当时一路的转运使是较高的官职，但其所司仅仅是粮谷转运，与杀敌复国之事毫不相干。朝廷一味向金人妥协，这使得作者内心十分失望，所以在调官离任时，又发出这番感慨。

词的上阙以“惜春”发端，希望春天永驻，但是“春不语”，这是一种比兴，言自己希望江山永好，可朝廷对此却默默无语。随后作者以蜘蛛自比，讲到只有这微小的昆虫懂得挽留春光，体现了作者当时孤立无援的愁苦心情。下阙用陈皇后幽居长门，佳期再误的故事，来比喻自己被闲置的境遇和希望得到朝廷重新启用而不得的烦闷。

全词虽然有怨有愁，但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爱国激情，那些主和的小人虽然对他充满敌意，但对他这番义正词严的议论，也只是怀恨在心，不敢公然治罪。连孝宗皇帝看了此词之后，都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没有找他什么麻烦。

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也许，孝宗皇帝太了解辛弃疾的性格，他就是这么正直的人。正如唐代白居易的诗所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谁知？”（《放言五首》之三）

我们再通过一首词《念奴娇》来看看辛弃疾侠骨柔肠的一面。

### 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划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经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野外池塘边的花朵飘落了，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无端地，一阵东风把我这个行客的睡梦吹醒了，云母镶嵌的屏风内的寒气让人打冷颤。想当年，我曾经到过这里，举着酒杯饮酒，还在那棵垂杨上系马呢。如今，物是人非。画楼空了，美人也已经不知去向，也许只有飞燕知道美人的去向吧。

听路人说，在这条繁华街道的东边，有人曾经通过帘底看到过那个美人的纤纤小脚。过去的遗憾如春江流不尽，如今的惆怅云山千叠。料想明朝如果和她在宴席上重见，那也是“镜里花难折”吧，就像镜中之花，根本摸不到手。也许我也该问问：近来又新添了多少华发？

这首词作于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辛弃疾从江西受召入朝任大理少亲，半路经过一个地方，想起当年和此地的一位女子的恋爱往事，忽然就不想走了，想抱着一线希望找找那女子。于是，就来到了当年女子住的画楼，可如今人去楼空。后来又惊喜地听说这女子并没有走远，只是搬到了街道东头住了。

按照一般人想法，辛弃疾此刻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欣喜若狂，马上去街道东头去找。但是，辛弃疾没有这样做，他想到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使找到了又怎么样？这个美人还是当年那个清纯的美人吗？自己都快入土了，岁月的风霜就不会在她的脸上爬满皱纹吗？

也许，当年的美人如今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也许已经是婆婆了。“镜里花难折”啊！还有必要去找吗？旧愁没去，又添新愁，那又是何必



呢？还有找的必要吗？

难怪那么多人喜欢说“相见不如怀念”呢，原来有故事的人真多，辛弃疾这样“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凛凛大汉也不例外。

辛弃疾描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词还有不少，下面列出几篇供赏玩：

### 蝶恋花（送佑之弟）

衰草残阳三万顷。不逢飘零，天外孤鸿影。几许凄凉须痛饮。行人自向江头醒。

会少离多看两鬓。万缕千丝，何况新来病。不是离愁难整顿。被他引惹其他恨。

### 蝶恋花（和杨济翁韵，首句用丘宗卿书中语）

点检笙歌多酿酒。蝴蝶西园，暖日明花柳。醉倒东风眠永昼。觉来小院重携手。

可惜春残风雨又。收拾情怀，长把诗僝僽。杨柳见人离别后。腰肢近日和他瘦。

### 蝶恋花（月下醉书两岩石浪）

九畹芳菲兰佩好。空谷无人，自怨蛾眉巧。宝瑟泠泠千古调。朱丝弦断知音少。

冉冉年华吾自老。水满汀洲，何处寻芳草。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松风晓。

### 蝶恋花（席上赠杨济翁侍儿）

小小华年才月半。罗幕春风，幸自无人见。刚道羞郎低粉面。傍人瞥



见回娇盼。

昨夜西池陪女伴。柳困花慵，见说归来晚。劝客持觞浑未惯。未歌先觉花枝颤。

### 定风波（暮春漫兴）

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钟。老去逢春如病酒。唯有。茶瓯香篆小帘栊。

卷尽残花风未定。休恨。花开元自要春风。试问春归谁得见。飞燕。来时相遇夕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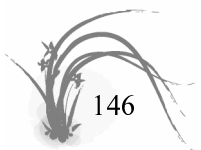
### 贺新郎

瑞气笼清，晓卷珠帘，次第笙歌，一时齐奏。无限神仙离蓬岛，凤驾鸾车初到。见拥个仙娥窈窕，玉佩玎珰风缥缈，望娇姿，一似垂杨袅。天上有，世间少。

刘郎正是当年少，更那堪天教付与，最多才貌。玉树琼枝相映耀，谁与安排忒好？有多少风流欢笑，直待来春成名了，马如龙，绿绶欺芳草。同富贵，又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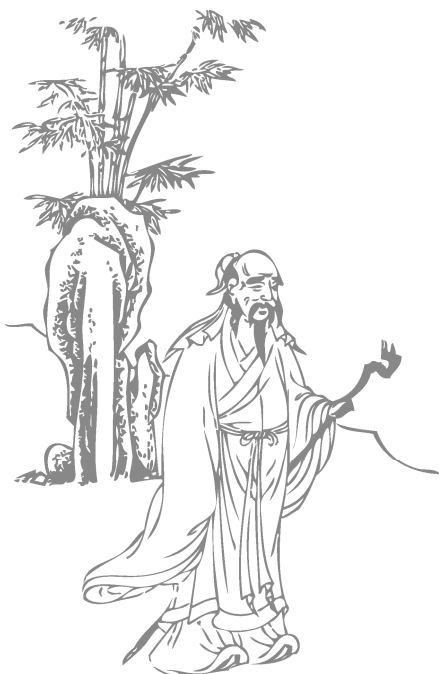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 词人小传

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历史上对辛弃疾的评价基本上是：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南宋最伟大的词人。著有《稼轩长短句》。



# 卷十三

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 不待亲移玉指，自然痒处都消

李之仪是谁？这个人不是特别有名，但他却留下了几句妇孺皆知的名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在上彊村民编的《宋词三百首》里1选了他两首词，其中一首就是被人传诵千古的名作《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我住长江的源头，你住长江之尾。日夜思念你却总不能见你，尽管和你共饮一江水。

李之仪的这句诗是化用前人的句子而来。唐人姚合有诗《送薛二十三郎中赴婺州》云：“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东。日日心来往，不畏江东风。”

这江水啥时候停止流淌呢？这幽怨何时不在？惟愿你心像我的心那般情比金坚，我绝对不会辜负相思的情意。

同在江畔住，却空有思念意，相思情，只见江水而不能见人。江水悠悠如刀，情丝脉脉如水，不能断思念。

女孩的心，天上的云。男孩的心又何尝不是呢？历史上始乱终弃的故事都已经老套到不能引起人的关注兴趣了。什么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古今中外的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一直在重复上演。“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比山盟海誓还狠，可纵然有这样的誓言，女子也不能保证不恐惧不担忧。将来的事情谁也说准不准，真的，这位相思女子最朴实的愿望就是：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忆君心似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人的感情世界原本就复杂，爱情反覆无常的事情更是司空见惯，有时候，爱得越深，忧得也越深。

爱很幸福，有时候也很折磨人，甚至很伤人。无爱的婚姻，很苦；有爱的伤害，也同样苦，灵魂受尽了反复的折磨，那滋味不好受的。人世间，再惊涛骇浪的爱情最终都要归于平淡的婚姻的吧，而婚姻无非柴米油盐。日日深情、魂牵梦萦、朝朝暮暮的相思是爱情，尚未走进婚姻的爱情，带着憧憬，带着期待，总是很美很美，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童话故事结局都是：王子与公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一起，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至于走进婚姻的王子是不是那个王子，公主是不是那个公主，那由读者自己去想好了。

这首爱情小词吸取了民歌写作的营养，写得浅显易懂，广为人们所喜爱，是宋词中的名篇。一个住在江头，一个住在江尾，相思一定会通过长江之水传递给对方。在这首词里，两个相爱的人，虽然不能彼此拥抱、倾听对方的心跳，但看到江水就像看到了对方，江水成了他们爱情的明证。江水悠悠，思恋不停。长江之水中漾着一个女子不息的相思。女子对着江水发誓要永远忠诚于爱情。

在《卜算子》里，李之仪看似淡淡的叙述，却藏着深情，李之仪说，这叫“意尽而情不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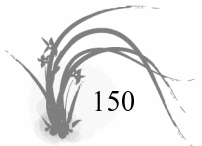
李之仪的《卜算子》写得真好，情真意切，除了作者的非凡才华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李之仪本人正是词中让女子牵恋的情郎，也就是说，这是他本人的爱情故事，难怪。有个善解人意的红颜知己如此思念自己，能不幸福到心疼吗？

那么，有人一定和我一样好奇了，到底《卜算子》里发誓要永远忠诚于爱情的女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女子叫杨姝，是一名歌妓，而且，他们的爱情是一见钟情。

李之仪是个文人，很多情，这方面多少有点像那个喜欢暴露自己苦闷的郁达夫，虽然口头上说“曾因酒醉鞭名马，也恐情多累美人。”但，多情是命，改不了的。李之仪本来和歌伎董九相恋，难舍难分，结果最终还是黄了，在最苦恼的时候，遇到更漂亮更有才华的歌伎杨姝，从而一见钟情。

有人说，你这么说，有没证据？有。证据是苏东坡的诗《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其中有这么两句：“须知李居士，重说后三三”。

古人写文章很简洁的，叫惜墨如金。苏东坡诗里的“三三”是什么意思？三三，就是九，说的正是李之仪在贵州相识的一位营伎，名字就叫董九。李之仪和董九的绯闻当时闹得满城风雨，寻死觅活的，苏东坡自然也听说了。





李之仪受到苏东坡一党的牵连，政治上遭遇排挤，和董九又刚刚分手，痛苦不堪，寂寞难耐，于是，就经常到姑溪河边散步，借以缓解心中的忧郁和烦恼。

也许李之仪太多情，也许是他命中总有女人缘，就在姑溪河边，她遇到一个更美的歌伎——绝色女子杨姝。

原来，黄庭坚和一帮文人在喝酒，让杨姝来唱《履霜歌》助兴。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江西诗派的鼻祖，李之仪早就想认识，如今有缘相见，自然喝了不少酒。虽然半醉，他还是注意到了杨姝，杨姝也注意到了他，目光对视的一刹那，两个人都无法自己。

李之仪与杨姝一见钟情。从此，忘记了烦恼，天天和杨姝一起散步，作诗，绘画，唱曲。杨姝很解风情，在一个微风吹得人心痒的傍晚，杨姝深情为李之仪弹起这《履霜歌》，李之仪听后，兴奋得几乎晕倒，挥毫作了小词《清平乐》：

殷勤仙友。劝我千年酒。一曲履霜谁与奏。邂逅麻姑妙手。

坐来休叹尘劳。相逢难似今朝。不待亲移玉指，自然痒处都消。

西方文化中对爱情和婚姻有个说法，说上帝把人一劈两半，然后扔到人群里，意思就是说，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去寻找你的另一半。找到了的，自然就幸福了；还没有找到的，得继续寻找。幸运的是，李之仪认为自己找到了另一半。他谈真爱的感觉时说，“不待亲移玉指，自然痒处都消”，爱情就像一副神奇的药，手到之处，病马上解除。

沐浴在爱河里的李之仪，从此淡出政治斗争的漩涡，在《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道骨仙风云外侣，烟环雾鬓月边人，何妨沉醉到如今。”

## 李之仪和爱妻文柔四十年伉俪情

也许有人说了，李之仪见一个爱一个，那么多情，而且总爱上妓女，这样的人，和家里老婆的关系一定不恩爱吧？老婆估计也不能原谅的吧？

事实恰恰相反。

李之仪和爱妻文柔，感情很好，夫妻恩爱，而且互为知己。那么，问题就来了：和老婆关系这么好，杨姝的位置往哪儿摆呢？

这得历史地看。在北宋那个时代，蓄姬与蓄妾那是很正常，很流行的，那是当时的时尚，这在士大夫生活中司空见惯，那个时代提倡这个。李之仪纵然和杨姝感情再深，也只能纳为妾。作为夫人，文柔既不会吃醋，也不反对。

要说李之仪和爱妻文柔的四十年伉俪情，那还得从两个人一生追随苏东坡开始说起。

苏东坡的诗《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专门提到李之仪和他的“三三”：“须知李居士，重说后三三”。那么，苏东坡和李之仪很熟？

没错。李之仪一直追慕东坡，虽然他没有成为苏门学士，但一直把苏东坡看成自己最亲密最佩服的老师。苏东坡也比较欣赏李之仪的才学和人品。苏东坡曾经赞赏李之仪的诗时这样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有一个例子也可以证明，据苏门弟子张耒在《送李子端赴定州幕府》中记载，元祐八年，东坡知定州府时，朝中愿从东坡者诸多，但是都不敢有请于学士。后东坡向朝廷奏明愿以李之仪佐幕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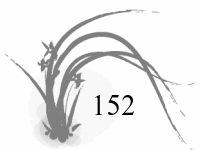
如果不是赏识李之仪，苏东坡又怎么会从众人中独独推荐了李之仪呢？苏东坡没有看错人，李之仪不仅有才，德也过人，有情有义。

北宋时期，党争不断。一会儿新党被重用，排斥了旧党；一会儿旧党重新被起用，新党的人又倒霉，总之各领风骚三五年。

苏东坡当时被称为元祐党人。宋徽宗重用了蔡京，新党上来了，开始清算旧党人。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元祐党人成为蔡京的眼中钉肉中刺，非除之不可。蔡京下令，凡是被朝廷认为是元祐党人的，其本人官位一律罢免、职务取消，其子女发配充军，子女已经成家的也必须被逐出京都。

所有和苏东坡关系密切的人尤其是门生们，都跟着倒了霉。李之仪因为一向敬重苏东坡，而且与苏东坡关系密切，尽管他还不是苏门弟子，也跟着倒了霉。

在苏东坡身陷囹圄的时候，别人躲还来不及呢，李之仪依然想方设法去找他的苏东坡老师，从不避嫌，冒着被陷害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赵鼎



在《竹隐畸士集》中言：“东坡生既谪，昔日门下之人惟恐人知之。如端叔之徒，始终不负公者，盖不过三人。”

李之仪能有这般正直、舍命追随东坡，也和他的妻子文柔有点关系。他的妻子文柔曾对李之仪这样说：“子瞻名重一时，读其书，使人有舍身成人之志。君其善同之邂逅。”

苏东坡非常信任李之仪，还专门到过李之仪的家中做客。文柔看过苏东坡的文章，今见其人，觉得更可敬佩，说他果真是一代豪杰。有一次，苏东坡被贬，文柔亲手缝衣，让自己的丈夫李之仪托人赠送东坡并附上一句话：“我一女子，能与此种人相识，我复何憾。”

文柔实在不是一般的女子，那个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叹其妻说：“若为男子，我益友也。”

文柔和李之仪夫妻恩爱，感情笃厚，两个人一生追随苏东坡。文柔去世的时候，李之仪痛失知己，在其《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志铭》作悼亡词言：“与余伉俪四十年，胡氏上自六经，司马氏史，及诸纂修，多所综织。于修学则终一大藏。作小歌词禅讼，皆有师法，而尤精于算数。”

## 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

大才子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这样评价李之仪的词说：“小令尤清婉峭倩，殆不减秦观。”

纪大才子把李之仪的词和秦观相提并论，是否拔高了呢？让我们先看李之仪的词，再下结论不迟。

谢池春（残寒消尽）

残寒消尽，疏雨过，清明后。花径款余红，风沼萦新皱。乳燕穿庭户，飞絮沾襟袖。正佳时，仍晚昼，著人滋味，真个浓如酒。

频移带眼，空只恁，厌厌瘦。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为问频相见，何似长相守。天不老，人未偶。且将此恨，分付庭前柳。

残余的寒意已消尽，小雨刚刚下过，清明节已过去。小路被花瓣慢慢地铺满，风吹皱池沼上的水面。乳燕在庭户间来往穿飞，飘飞的柳絮沾满了襟袖。春天的阳光正明媚，最好的时候，让人感到滋味真是浓如酒。

消瘦后频频地移动衣带上的孔眼，衣带渐宽，白白地这样，被相思病折磨得无精打采的样子。不见吧又想，见面吧，最终还是得分手。忍不住对你发问：频频地相见，哪比得上长相守呢？苍天不老，人却和另一半残忍地分开，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索性把这离别的愁与遗憾，交付给庭前的柳树。自己干脆不再去想它。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怀念一个恋人。春天本来是美好的，尤其是清明节已过去，寒意快消尽，已不再是料峭春寒，何况老天刚刚下过一场雨，把空气都洗干净了，风尘又起，吹皱一池春水，真是“正佳时，仍晚昼，著人滋味，真个浓如酒”。不由想起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的句子：“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李之仪没有像李煜那样伤感这么美好的春天却要消失、留不住，他没有伤春，他乐得享受这么美好的春天，但是，自己却衣带渐宽，原来是“为伊憔悴”！想起了远方那个和自己相爱的人。渴望长相守，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不可能。无可奈何。

唐伯虎词里不是说了么，“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相思很伤人的，醉眼迷离的感觉不好受，相思总能让人瘦。

李之仪作词的风格有点像他妻子的名字——文柔，又文又柔，追求“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感觉，读他的词感觉“有情浓如斯”。不妨看他的两首词：

#### 留春令

梦断难寻，酒醒犹困，那堪春暮。香阁深沈，红窗翠暗，莫美颠狂絮。绿满当时携手路，懒见同欢处。何时却得，低帏昵枕，尽诉情千缕。

#### 鹊桥仙

风清月莹，天然标韵，自是闺房之秀。情多无那不能禁，常是为、而今时候。

绿云低拢，红潮微上，画幕梅寒初透。一般偏更恼人深，时更把、眉儿轻皱。



读他的词，是否有点“小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王安国词）的缠绵和牵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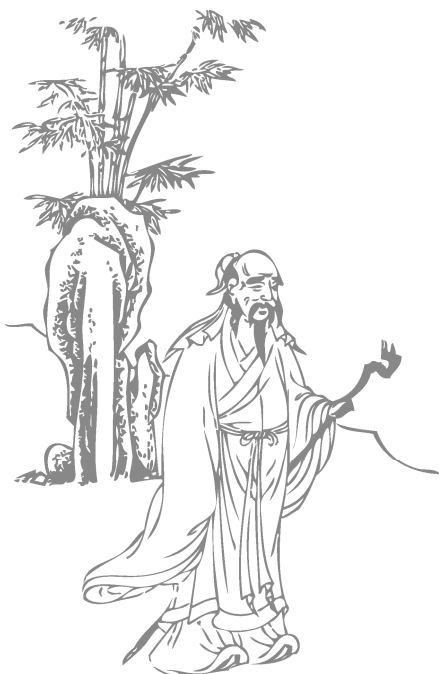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 词人小传

李之仪（1047？—1117年），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山东无棣县）人。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进士。苏轼任定州知州时，为幕僚。后为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徽宗朝，提举河东路常平。因事除名，编管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政和七年卒。

能文。词亦工，以小令见长，毛晋《姑溪词跋》称其“小令更长于淡语、景语、情语”。著有《姑溪居士文集》。

# 【卷十四】

钱惟演：  
绿杨芳草几时休？  
泪眼愁肠先已断



## 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

钱惟演在《全宋词》中仅存其词二首。

在上彊村民编的《宋词三百首》里，钱惟演的名次被安排在第二个，即宋徽宗赵佶之后、范仲淹之前，我想这还是官本位的思维吧，出身王侯、官做到枢密使，政治地位自然不低了。

但这不表示钱惟演的词写得多么好，超过了苏东坡，当然不是这么回事。那么，钱惟演的词到底写得怎么样呢？让我们先来看一首他写的《玉楼春》：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

城头明媚的春光中，黄莺唱着乱七八糟的歌，城下烟波浩渺的春水，拍打着浅岸。面对这满眼醉人的春光，我却哭了，愁肠先断了。绿杨芳草，年复一年，几时休止呢？

这伤春，不是欧阳修所写的“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而是想逃避。我不想看这样好的春天，想逃避，可是却找不到逃避的办法，正如“红杏尚书”宋祁在《玉楼春》中所说：“东城渐觉风光好，陂皱波纹迎客棹”，所以，泪眼愁肠，肝肠欲断。伤春，他就哭，那种愁绪无法用语言表达。

怎么看到美好的春天还要逃避、哭泣呢？春天不美好吗？美，正因为美好，所以才伤春。他联想到自己官场上的诸多不幸，充满惆怅。看到绿杨芳草，对比美好的春天和自然，就更衬托出自己的愁绪来。正如辛弃疾所言，“闲愁最苦”，自己此时得不到重用，在这里闲看春色，愁苦啊。这种感觉，冯延巳早就写了：“日日花前常病酒，每到春来，愁怅还依旧。”

钱惟演的愁，正如秦少游的词中所写“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亦如冯延巳词中所写“离愁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这个时候的钱惟演，已经是风烛残年，岁月不饶人，自己已经衰老了，“怀渐变成衰晚”，对着镜子，才惊讶地发现当年那个风华正茂、年轻帅气、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镜子里的老朽。老了，却晚景凄凉，怎不悲哀。想当年，曾经因为身体多病而不愿多喝酒，而如今却日日无聊，惟恐眼前的酒杯里酒斟浅了。年纪大了，没有寄托，惟愿借酒浇愁，索性来个一醉方休。

沈际飞在《草堂诗余正集》里有这样的话：“芳尊恐浅，正断肠处，情尤真笃。”说的正是钱惟演这种愁绪。宋黄升在《花庵词选》中言：“此词暮年所作，词极凄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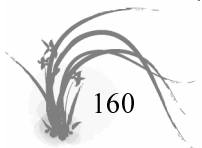
李之亮对这首词的解析可以参考：钱惟演（942—1034 年）字希圣，吴越王钱俶之子。少年时补为牙门将。入宋后，为右屯卫将军。后改文职，为太仆少卿。累迁翰林学士、枢密使。罢为镇国接度留后，知河阳三城。入朝，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道二年（1133 年），因擅议宗庙事，罢为崇信军节度使。

这是一首传统的伤春之作。作者在五代吴越国中是何等荣华富贵！随父投降入宋后，虽说宋太宗由于钱氏对大宋有功而对他恩宠有加，但那种受人恩赐的显贵，毕竟如泡沫一样，经不住任何撞击。此词便含蓄地表达了这种无奈的心情。相传钱惟演谪居随州（今湖北省随州市）时，写下此词，每酒后歌之，必为之坠泪。

胡仔在《苕溪渔隐从话》里说，钱惟演作《玉楼春》之后，每次喝酒必定唱此词来助兴，唱着唱着就哭了起来。他的府中有个歌伎名叫惊鸿，在他家“工作”多年，曾经是他老爸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末代君主钱俶的歌伎。从这个名字来看，这个歌伎一定很惊艳，宛如惊鸿一瞥，让人情不自禁。惊鸿非常忠诚于钱家，俨然成了钱家的一员，当然，钱家也从没有把她看成外人。

惊鸿听到钱惟演每酒必唱《玉楼春》，就对家里的成员不无忧虑地说：“先王临终的时候，对人说死后要在灵堂前唱他生平最喜欢的一首《木兰花》。现在公子好端端地唱这种哀怨的《玉楼春》，恐怕会有变故发生。”果然不出所料，经常唱《玉楼春》的钱惟演不久就死在随州。

钱惟演的父亲、吴越的末代君主钱俶在《木兰花》中有这样的句子：“帝





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果然，一语成谶，国家没有了，只剩下“故国山川空泪眼”了。

钱家是帝王之家，却也个个有才，心地也都比较善良，这大约是从先祖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开国君主钱镠留下来的传统。我们知道，“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个著名的典故，说的是吴越的君主钱镠和他的第一夫人戴氏之间的永恒挚爱。堂堂一国之君，在自己的老婆回娘家一段时间不回来，自己思念之际，不但没有发脾气，相反，自己还跑去看夫人回来的路，见路上开满鲜花，就写信给夫人说，夫人，不着急啊，陌上花开，你可以一边欣赏路上的鲜花，一边慢慢地回来，我在家等你。因为等待也是一种幸福，莫大的幸福。

天底下竟然有这么没脾气、没架子、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的君主，这样的男人，哪个女子不爱？

## 如厕则读小词

钱惟演曾经自言平生好读书，他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演自称素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如厕则读小词，盖未尝以释卷也。”（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经史需要坐着读，小说躺着读，而小词呢，只配上厕所时才读，小词在钱惟演心目中的地位不过是厕所文学罢了。

古人讲述一件事，怕他人不信，便说：“有诗为证”，可见诗的地位多高。在唐代，诗写得好，可以换来很多好处，官位、金钱和美人。李白写诗，是个飞扬的天才。别人都考举人、进士，他不考，皇上直接给他官当。当时诗写得好岂止可以当官，还可以交换财物。

白居易有一首诗，标题很长，叫《崔湖州赠红石琴荐焕如锦文，无以答之，以诗酬谢》，直接用诗交换了宝贝。据《履园丛话》记载：“白乐天为元微之作墓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枚举。”



诗可以换财物，换酒喝，不能直接交换的，也可以通过做广告建立长期友好关系，积累人际关系的资源。唐代很多酒店都专门有一块洁白的墙壁，供南来北往的客人题诗用，这在当时叫题诗板。这不等于是给酒店做良好的户外广告了吗？另外，不少妓院也设有题诗板。

李端端本是一名普通的妓女，因为崔崖的一首诗，陡然走红。看看诗的内容，就知道广告做得多露骨了：“觅得骅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娶端端，扬州近日无双价，一朵能行白牡丹。”崔崖把李端端比喻成“白牡丹”，富贵而美丽，就凭这首诗，李端端身价一夜之间翻了百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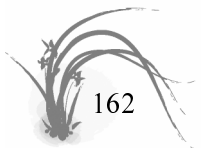
还有那个杜牧，他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为歌妓张好好做了个超级大广告。让张好好因此名垂妓史。这些广告诗，当然不是白写的。写诗者很有可能财色兼得。

也许，因为唐诗太盛，写得太好了，宋人只有模仿的份，无法超越，所以只好在词的方面别出心裁。但至少在北宋，诗才是正统，词，充其量是流行歌曲，是文人雅士在酒桌上消遣的玩意儿，所以，一般士大夫自己虽然也写词，但骨子里还是瞧不起词。

别说是钱惟演这样的王侯子弟，整个北宋的知识界都瞧不起词，因此写词的人自己也基本瞧不起，不爱惜词，哪写哪扔，基本不保存。作者都不爱惜，一般的接受者自然也不注意收集。钱惟演应该写过很多词，但流传下来的很少，《全宋词》也就那么两首。这种情况直到南宋，由于词学观念的变化，词的地位才真正提高。

钱惟演把词看成厕所文学，那么他重视什么呢？重视诗。那个时代诗才是主流，才是正统。他自己也被称为西昆派著名诗人。

西昆派，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真宗景德元年，钱惟演和杨亿、刘筠等人遵照圣旨编纂《历代君臣手迹》一书，后来，这本书定名为《册府元龟》。闲暇的时候，这几个宫廷御用学者在工作的办公室内互相写诗词唱和，大家碰在一起，生出很多火花，写出不少奇妙的句子，他们所谈内容，包括咏物、咏男女情爱等。有人提议，何不趁机把我们几个人的对话也编成一本书呢？这个提议得到大家一致响应，于是就有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杨亿执笔，将所唱整理编为《西昆酬唱集》，“西昆派”亦由此而得名。该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收诗一百二十三首，下卷收诗一百二十五首，共计收了十七人的二百四十八首诗。房开江说，由于杨忆等人在朝廷和社会的影响，也由于当时的社会风尚，因而《西昆酬唱集》一出，时



人竞相效仿，一时间“耸动天下”（欧阳修《答蔡君谟》），风靡宋初诗坛。正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所说：“盖自杨刘倡和，西昆集行，后进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集几废而不行。”

《西昆酬唱集》有五分之四的诗是杨、钱、刘三人所作。主要内容无非是歌咏宫廷生活，表现男女爱情以及咏物。他们追求华美的形式，但语言却晦涩难懂，诗风浮艳。就连宋真宗读到他们的《宣和二十二韵》时，也觉得“辞多浮艳”，大为不满，并于祥符二年（1009年）下诏：“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

钱惟演这个人出身贵族，却没有张炎那样的骨气。有个故事可以讲一下，看看他的人品怎么样。《长编》中记载说：“翰林学士钱惟演，见谓权盛，附丽之。与之姻好。而惟演女弟，实为马军都侯刘美妻，刘美实为刘皇后前夫，刘氏入宫后，以兄妹相称。”说的是，钱惟演当时看到宰相丁谓权盛，主动要攀亲，要将女儿嫁给丁家，后来，丁谓势力不行了，他又转头攀附寇准，整个一墙头草，随风倒，政治的风向哪吹，他就向哪边倒，没有原则，只有利益。为了自己的官运，竟然拿女儿的幸福作代价。后来，刘太后垂帘听政，这个钱惟演又想法与刘太后攀亲，还真攀上了，成了国戚。可惜，好运不长，刘太后死了。仁宗执政，开始肃清刘氏生前党羽，钱惟演自然跑不掉。终以擅议宗庙罪而贬为崇信军节度使，谪居汉东，远离京师。其子亦受连累而贬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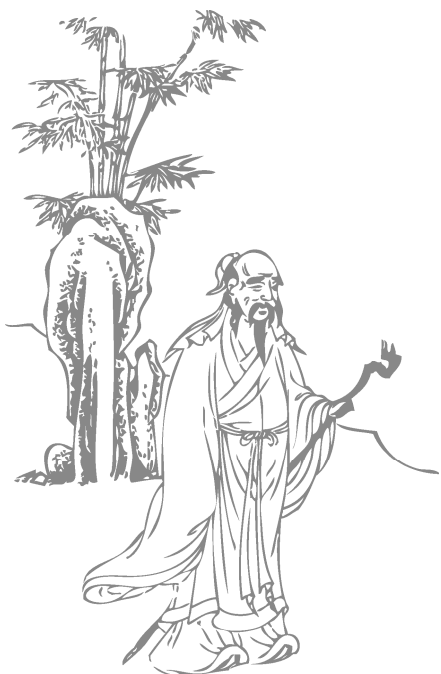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应该说他很会钻营，仁宗皇帝之时官至枢密使，“虽官至将相，阶勋品第一，而终不历中书。”但最终还是没能当上中书。

### 词人小传

钱惟演（942—1034年）字希圣，吴越王钱俶之子。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补为牙门将。入宋后，为右屯卫将军。后改文职，为太仆少卿。累迁翰林学士、枢密使。罢为镇国接度留后，知河阳三城。入朝，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道二年（1133年），因擅议宗庙事，罢为崇信军节度使。能文辞，尤工诗，为西昆诗派领袖之一，与杨亿、刘筠齐名，他们互相唱和之诗辑为《西昆酬唱集》。辞藻华艳，风格相近，人称“西昆体”。其词仅存两首，格调凄惋。著有《典懿集》及《金坡遗事》。

# 卷十五

王安国：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杨花



## 反对哥哥王安石变法

李之亮在《白话宋词三百首》一书中，对王安国的简介如下，王安国（1028—1074年）字平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王安石的弟弟。神宗熙宁元年进士出身，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文院校书。后为大理寺丞、集贤校理。熙宁八年（1075年）放归田里，次年卒。年四十七。

王安国，这个名字也许你不熟悉，但他的哥哥千古名相王安石，你一定熟悉。神宗登基后，王安石曾两次担任宰相，主持变法。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梁启超先生说，千百年来，王安石被骂作集一切乱臣、贼子之大成的元凶。其实，他才是数千年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

王安石的经历，我在上一本书中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再简单地说一下，因为这对理解他的亲弟弟王安国有帮助。北宋到了第四任皇帝——仁宗时期，出了一大批君子，比如包拯，比如范仲淹，比如司马光，比如王安石，比如欧阳修。

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官员王安石，也是个君子，这一点在历史上没有异议。他是个真正的君子，作为变法的主持人，他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他是个“工作狂”，忙得连头都没有时间梳，脸也顾不上洗，甚至连胡须上都生了虱子。他穿衣方面不太讲究，比较邋遢，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志士，也是一位固执己见的“拗相公”。在外国历史学家的眼里，他是12世纪一位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的君子之风还体现在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上，他这个哥哥当宰相，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重用自己的亲弟弟王安国，不重用也就罢了，还故意将弟弟闲置。有意思的是，王安国倒也不抱怨。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自请离开相位，由吕惠卿接任。吕惠卿可不像王安石那么君子，是个有仇必报之人。吕惠卿在王安石为相时就和王安国结过梁子，如今当了

宰相，岂能放过王安石，于是趁此时机，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安石罢职。

公元1069年2月，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王安石曾经提出过几句口号，有人归纳为“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为人处世一向耿直，清洁孤傲，不太会圆滑，更不会苟合，说话直来直去，他哥哥当宰相，主持变法，阻力比较大，他这个做弟弟的，不但不帮助哥哥分忧，相反，还坚决地反对变法。他是出于一片真心。据《涑水记闻》记载：“安国曾经力谏其兄，天下之人皆不喜新法而力为之，恐为家祸。王安石不听其言，安国苦于影堂言：‘吾家灭门也。’又曾经指责曾布迷惑其兄更变法令。布言：‘足下谁人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言：‘丞相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法，及先人。岂不预吾事也？’”

虽然王安石号称“天命不足畏”，但是，变法几年，“天命”确实给他开了玩笑。比如，京城好几次地震，新法颁布不久，就碰到风暴灾害，还有陕西华山崩裂，还有此后出现的大旱等等。皇帝求雨都没有用。一个管城门的小官叫郑侠，他给皇帝上了《流民图》，图中描写了“青苗法”实行之后百姓的惨状。而且，郑侠还保证说，如果皇上下诏停止推行“青苗法”，10天，保证下雨。如果不下，请砍我的头，以谢王安石。当时求雨心切的皇上就答应了，暂停新法。见鬼的是，就在下旨的当下，天降大雨。

宋神宗心想，看来，“天命”不能不畏啊。

王安石因为批评者太多，而自请离开相位，离开京城，出知江宁府。不久，新法又恢复实行。王安石再回京城。1076年，王安石的儿子病逝，他日夜忙碌加上忧心，生病。王安石再次请求罢相，回到江宁养病。

## 不似垂杨，犹解飞花入洞房

下面我们来看看王安国的词《清平乐（留春不住）》：



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

小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杨花。

春天那么美好，谁不爱惜。多么希望春色永驻人间。可是黄莺的婉转啼鸣，也没能把春色留下来。该走的还是走了。正如宋祁的词中所写“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该走的留不住。昨夜南园里的鲜花历经一夜风雨，花瓣飘落一地，那些残花败叶，仿佛是把宫锦弄脏了一样。歌女刚刚弹奏一曲让人销魂的曼妙的琵琶之音，就引出我的无限感慨，思绪万千。你看那在春风中自在飞舞的柳絮，多么自由惬意，宁可无着落，也不肯飘落到豪门朱户的深宅大院。

这个小怜是谁呢？是北齐后主高纬宠妃冯淑妃的小字。李贺曾作诗专门提到小怜说，“湾头见小怜，请上琵琶弦。”这可是给小怜做了个大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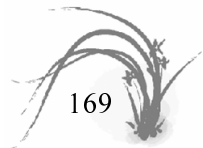
“小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北齐后主高纬宠妃——小怜的名字是如何留下来的，不得而知，但在王安国的这首词里，小怜已成了一个代指歌女的符号。

这是王安国在听到歌女的琵琶声后产生的联想。别看我就是一个流浪歌女，但我拥有人间最宝贵的自由，像那“春风自在杨花”一样，“画堂朱户”很好吗？可我不肯嫁进去，不愿附会于权贵，看人脸色生活、低头走路，我又不是没饭吃，那么委屈自己，何必呢？鲜花不会因为有人要欣赏，所以才开给人看，有没有人欣赏，她都是要开的。是鲜花就想绽放美丽，天性使然，即使绽放的后果是在风吹雨打中凄惨地毁灭。陆游在《咏梅》词里不是说了吗，“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即使飘零了，碾作尘了，那香味依然如故。多么高洁的情怀。

王安国这是在说什么呢，说天涯琵琶女为自由歌唱么？说“自在的杨花”不肯画堂朱户么？这是表面，他实际是在用以自况。他的意思是说，我就是那自在的杨花，追求自由，不求苟合，不愿攀附权贵。

王安国这么耿直的一个人，会不会在生活上也很严肃、一本正经呢？当然不是。宋朝人多会玩呀，哪有不爱风月的男人，是不是？王安国最爱去的地方是：酒楼。到那干什么呀，当然是买醉。纵酒与寻欢原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王安国曾对人言：“我诗共有几酒楼？”人答言：“有二酒楼。”即“夜泊浔阳宿酒楼”、“后夜钱塘酒楼上”，王安国听后，点头表示赞许。



最后，看王安国的一首《减字木兰花》：

画桥流水，雨湿落红飞不起。月破黄昏，帘里余香马上闻。  
徘徊不语，今夜梦魂何处去。不似垂杨，犹解飞花入洞房。

画桥流水，很美的风景。傍晚一场雨过后，落红无数。走在铺满鲜花的小径上，马蹄生香，忽然间，和朝思暮想的女子奇迹般相遇，虽然女子在车内，还是能隔着车帘闻到那熟悉的体香。美人的背影渐行渐远，目送芳尘去，他自己在路上低徊着。徘徊不语，今夜梦魂何处去？唉，惆怅啊惆怅！自己还不如垂杨呢，因为那杨花还能飞起来进入洞房呢，我呢？空有相思。

### 词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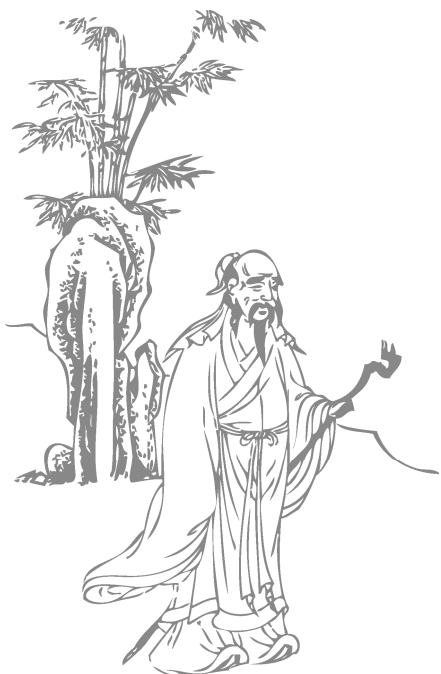
王安国（1028—1074年）字平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王安石的弟弟。神宗熙宁元年进士出身，除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文院校书。后为大理寺丞、集贤校理。熙宁八年（1075年）放归田里，次年卒。





# 卷十六

叶梦德：  
被风尘女一路追慕



叶梦德（1077—1148年）字少蕴，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北宋名臣叶清臣的曾孙。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累官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晚年寓居吴兴弁山，自号石林居士。著有《石林词》。

叶梦德的一生经历了北宋和南宋，朝代更替之交，国家动荡，个人的命运也安稳不到哪里去，但总的来说，二十岁便进士及第的叶梦德，仕途还算比较顺利。北宋亡国之后，叶梦德跟随朝廷南渡，担任江东安抚大使的重要职位，并兼知建康（今南京）府，相当于今天的南京市市长吧。

有了这番经历，叶梦德的词风在北宋和南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宋朝，有人评他的词时这样说：“味其词，婉丽绰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之妙。”

叶梦德的词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的词风温婉，可以和温庭筠、李煜等媲美；后期的词风豪放、坚定，带着沧桑感，可以和苏辛词（苏轼、辛弃疾）相媲美。我们先来看一首叶梦德的早期词《贺新郎》：

睡起流莺语，掩苍苔房栊向晚，乱红无数。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上有乘鸾女。惊旧恨，遽如许。

江南梦断横江渚，浪粘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蘋花寄取？但怅望、兰舟容与，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谁为我，唱金缕？

婉转的黄莺鸣声吵醒了我的美梦，推开窗棂，不知不觉天已到傍晚时分，小院内那苍绿的苔藓上，飞下无数片落花。残花吹尽也没有人注意，注意到的惟有那垂柳的枝条随风而舞。春天的暮霭中已经透出暖意，初夏的暑气已经悄然出现，我拿出旧日情人用过的月形团扇，发现扇面撒满了灰尘，但还可以看到扇子上画的图——乘鸾女。“乘鸾女”的说法来自一个美丽的传说。《龙城录》里说唐明皇九月十五夜游月宫时，见到素娥千余人，都是穿着皓衣，乘着白鸾徐徐而行。从此以后，人们就把月宫的仙女称之为“乘鸾女”。叶梦德感慨地说，乘鸾女就这样远去了？旧恨以惊人的速度来困扰我，骤然间变成这样。

在梦中不知道多少次想起旧日情人。江渚的波涛把我这个江南游子的

梦魂截断，白浪接天，河中涨起的春水绿波如绿色的葡萄酒，迷迷茫茫的烟雨弥蒙于半空间。这一江春水呀，能否把我对她的无限思念送到她的画楼前，她呢，她会不会采摘江边的蘋花寄到江南？也许，她此刻正心怀愁绪地望着江面上缓缓行进的兰舟，而我远在万里之外的船上漂着，何时到？看着天上高飞的孤雁，在天边渐行渐消，目光却又被千山隔断。此时，谁能为我唱一曲《金缕衣》？

金缕，是古乐曲名，唐金陵歌女杜秋娘所作。杜秋娘所唱的词曰：“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向文凯先生说，关于这首词有一番来历，叶梦德为丹徒县尉的时候，郡守非常器重他，让他掌管监察征税事务。一天叶梦德去西津，西津河边有一座亭子，他凭栏远眺，看到河中有一座画舫，画舫上乘坐的是一些妇人，属下告诉他说这些妇人都来自富贵之家。他看见画舫要靠近水边，正要避开，不料船已泊岸，十几个穿着绚丽衣服的美妇急忙下船来到亭中，问小吏说：“叶学士安在？”梦德不得已出来相见，妇人见他便躬身垂拜自报说：“学士隼声满江表，妾乃真州妓也。”原来是一些风尘之人，追慕叶梦德到此，自古佳人便是爱极才子。后来诸妓从船中取来美酒为叶梦德贺寿，笙歌曼舞，一片欢声笑语。叶梦德心情舒畅，在酒宴中作下了这首词。

被风尘女一路追慕的叶梦德，在生活中想必也风流不羁吧？这倒未必。事实上，按照向文凯先生的说法，叶梦德一生致力于儒学经术，文章受到当时文人的称颂，被人称为“大儒者”。而且，叶梦德对子女的教育尽心尽力，每夜都会召集诸子诸妇听他说春秋，从不间断，致使后来有些子弟听得非常厌烦，背着他小声嘀咕：“翁又说春秋耶。”

叶梦德的词风，在南渡后不再纤婉、艳丽，而是洗尽铅华，成了豪放派。比如，他写的《点绛唇》：

缥缈危亭，笑谈独在千峰上。与谁同赏，万里横烟浪。

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空惆怅。少年豪放，莫学衰翁样。

作这首词时，叶梦德登上吴山西北卞山的绝顶亭，眼下，他要告老还乡了，岁月不饶人，登高远望，感慨良多。他叹息这么好的美景却没有人陪着一起来赏。我老了，半壁河山何时能收复？不知道，但仍然忧国，作着天涯之想。老了，但壮心不已，我要向少年学习，不学衰翁之样。



南渡之后，叶梦德和前期判若两人。多了些旷达，也有一些悲苦。喜欢他后期词的朋友，不妨再欣赏一下叶梦德的另外两首词：

#### 八声甘州

故都迷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坐看骑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

千岁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信劳生、空成今古，笑我来、何事怆遗情？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

#### 水调歌头

秋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小窗低户深映，微路绕欹斜。为问山翁何事？坐看流年轻度，拚却鬓双华。徙倚望沧海，天净水明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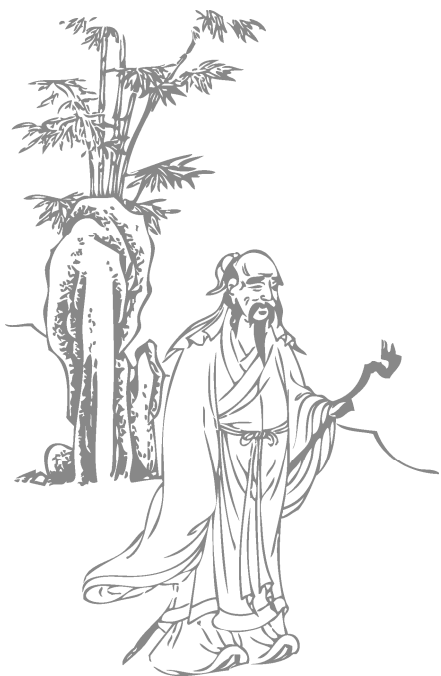
念平昔，空飘荡，遍天涯。归来三径重扫，松竹本吾家。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新雁，边马怨胡笳。谁似东山老，谈笑静胡沙。

#### 词人小传

叶梦德（1077—1148年）字少蕴，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北宋名臣叶清臣的曾孙。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累官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晚年寓居吴兴弁山，自号石林居士。著有《石林词》。

# 卷十七

冯延巳：别离若向百花时，东风弹泪有谁知



## 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冯延巳，五代南唐人，字正中，可见这个人比较中庸，中规中矩。在南唐中主李璟的时候，官至宰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为人能不“正中”么。

据夏承焘《冯正中年谱》记载，冯延巳学问渊博，辩说纵横，工书喜词，而且还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可谓多才多艺。二十多岁以布衣见吴国宰相李昇，授秘书郎，并侍陪其长子李璟在庐山读书。至南唐代吴后，以驾部郎中为齐王李璟元帅府掌书记。李璟即位后，颇受宠信，不久便被拜为宰相。

冯延巳当宰相仿佛是一生下来就注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冯延巳的父亲在南唐官至吏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家人事部部长吧。冯延巳从小就跟着父亲，可以经常在宫廷里玩耍。南唐第一个君主李昇就对冯延巳说，你多和我儿子李璟来往，你比他大十多岁，可以多帮帮他。这个时候，冯延巳的内心世界说：“不辞镜里朱颜瘦”。后来，两个人相处还挺好呢。

李璟做了太子，自然想起冯延巳，两个人从小就是好朋友。等到李璟即位之后，迫不及待地要找冯延巳，他要冯延巳来做宰相。

冯延巳的主公李璟本身就有一种忧郁的词人气质，李璟的性格就像诗经里说的那样“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李璟对臣子始终礼遇，不像君王，更像君子。中主李璟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特别赏识，说这两句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

按照叶嘉莹先生的说法，温庭筠是一个客观的词人，是用美感的联想加深了词的意境。韦庄是一个主观的词人，以他感情的直率真挚，以他口吻的那种劲健直接感动了读者，使词脱离了歌筵酒席艳歌的歌词地位，在韦庄手中，词成了可以主观抒发自己感情的抒情诗歌了。词，在他们两个

手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地位。冯延巳又开拓出来一个更高、更深的成就。一方面给人直接的感动，一方面又像温庭筠的词一样，给人丰富的联想。

香港学者饶宗颐说：“余诵正中词，觉有一股莽莽苍苍之气。《鹊踏枝》数首尤极沉郁顿挫。”（《人间词话平议》）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经这样批评冯延巳的词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二后主词皆在《花间集》范围之外。”

意思是说，冯延巳的词表面看起来，虽然没有失掉五代词的风格，也伤春，也怨别，可是，它的堂庑特别大——正厅和厢房特别大。但是他的词在《花间集》范围之外。

当然，王国维还赞扬冯延巳的词为“和泪试严妆”。

我们来看看冯延巳的一首最负盛名的词《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长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辛弃疾说，“闲愁最苦”。闲情，是什么情呢？不知道，有点莫名其妙。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天天上班，忙赚钱，忙养家糊口，反而充实，没有时间胡思乱想，可是一旦闲下来，反而有点小小的失落，有一种愁或者哀伤，不知道从哪里就爬出来，无端地涌上心头，让人惆怅，让人忧郁，总之有点小压抑。所以，有时候工作轻松，闲的时候很多，不一定是什好事。天天忙，也不一定是坏事。

谁说闲情可以摆脱掉，不可能的，今天抛掷了，明年春天又回来了，“惆怅还依旧”。新愁旧恨，总在纠结，始终萦绕着。关于惆怅，叶嘉莹先生曾这样解析：“惆怅者，是仿佛如同有所追求，仿佛又如同有所失落，是一种精神上没有依傍的一种落空的感受。”

我看花饮酒，这么美的花，岂能没有美酒？喝酒到病，到醉了，但是，我不推辞，还喝，挣扎着喝，即使镜子里自己的朱颜憔悴，也在所不惜。

冯延巳当时的地位，当然算得上是富贵闲人，他才在那里担忧“无可奈何花落去”。愁情很朦胧，似有似无，却总是挥之不去。新月升起来了，与眼前的树林相平，行人归去之后，冯延巳独立小桥，一任夜风吹满袖。



曹章庆先生曾经这样分析说：这首词，往往被人们理解为表现了冯延巳执着的精神，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执着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它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巨大的热情，果敢的行动，百折不回的意志，甚至像屈原那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而上下求索，历尽挫折艰辛，虽九死犹未悔。而这些都是冯词所缺乏的。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这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莫名其妙的复杂情绪，正是危苦烦乱的焦虑表现。虽然词人也表明“敢辞镜里朱颜瘦”，但这种缠绵执着的情绪，却被“日日花前常病酒”的颓废行为消蚀殆尽了。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的解析，真正的焦虑症是“对于外界危险或意料中伤的知觉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就情境而言，不问对象”。“枕簟微凉，辗转浑无味”，“缭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鹊踏枝》）“惊觉玉笼鹦鹉，一夜万般情绪”（《应长天》）等等，都是一种怅惘无端，剪不断，理还乱的焦虑情结的形象表述。

那么，贵为宰相，又和皇上的私人感情这么好，冯延巳还焦虑什么呢？痛苦的又是什么呢？一是党争让他防不胜防，烦恼不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古今中外的官场，哪有不勾心斗角的？在政治斗争中，冯延巳曾经先后三次被罢相，心里没有恐惧和烦恼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当时的政局不稳，在周围虎视眈眈下，南唐小王朝能够保全多久，谁也没有数。国家随时有灭亡的可能，个人的未来又在哪儿呢？内心的恐惧又怎么能消除呢？

冯延巳在《忆江南》一词里就表达了这种焦虑与不安、担惊受怕的悲凉心境。

#### 忆江南

今日相逢花未发，正是去年别离时节。东风次第有花开，恁时须约却重来。重来不怕花堪折，只怕明年花发人离别。别离若向百花时，东风弹泪有谁知。

冯延巳描写自己愁苦和担忧心情的词，除了《忆江南》，还有不少，比如《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拈红杏蕊。斗鸭栏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再比如冯延巳的另一首《长相思》：





红满枝，绿满枝，宿雨厌厌睡起迟，闲庭花影迟。忆归期，数归期，  
梦见虽多相见稀，相逢知几时。

## 芳草年年与恨长

有位学者在一篇关于辛弃疾研究的论文中这样说：尼采曾经把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作为人类艺术心理之两极的象征，酒神精神是癫狂、亢奋、大悲大喜、漫无节制，极度兴奋，日神精神讲求节制、理智、在现实生活的梦幻中泯灭个性的烦恼。而罗思·白纳蒂克则依据一些原始民族的调查研究认为，从一开始，文化就有酒神型和日神型的类型差异，它们各有其表达情感的特定方式，而世代相沿，形成传统。李泽厚受这个观点启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即使不是日神型的，也至少不是酒神型的，具有“主冷静反思，重视克制自己，排斥感性狂欢”的文化特征。但就是这种重理性的非酒神型文化，却产生了源远流长的诗酒文学传统：从魏晋时代开始，中国文人诗歌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辛弃疾，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存世 600 多首词就有 300 多首是写到酒的，这不仅是一个个案，更是一个典型：从他这里，我们可以清楚了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酒的情结，是如何而来，又如何而往。

辛弃疾词中有云：“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更着一杯酒，梦觉大槐宫。”“若解尊前痛饮，精神便是神仙。”

其实，岂止是辛弃疾，词人哪有不喝酒的？我们可以随便举几句描写以酒消愁的词：

晏几道：“归来紫陌东头，金钗换酒消愁。”

刘过：“行到桥南无酒卖，老天犹困英雄。”

苏轼：“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相逢一醉是前缘。”“坐中人半醉，帘外雪将深。”

张孝祥：“故人相遇，不醉如何归得去？”



吴文英：“相吊年光浇大白。”

刘辰翁：“碧桃花下醉相逢，说尽鹏游蝶梦。”

陆游：“携酒何妨处处，寻梅共约年年。”

吴潜：“为问新愁愁底许，酒边成醉，醉边成梦，梦断山前雨。”

宋朝文人喝酒很正常，别说男人喝酒不算什么，纵然是女人喝酒也不奇怪。李清照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她的酒量比一般男人都大。而且，李清照是对酒上瘾，白天喝，晚上还喝，别人刚起来是吃油条豆浆，她要来两杯酒。喝就喝吧，可她还经常喝醉。从少女一直到老死，她都是这习惯，嗜酒成瘾，有点类似酗酒了吧。动不动就是“沉醉不知归路”、“浓睡不消残酒”之类。真是难以想象，一个婉约词的一代宗师，居然喝起酒来如此豪爽。她和丈夫赵明诚感情那么好，又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直到丈夫病逝，他们一直都没有要孩子，这在那个时代是无法想象的。我怀疑——只是怀疑，这一定和李清照酗酒有关，长期酗酒，不能生育，这个猜测应该合乎逻辑的吧。

不说李清照了，我们接着说冯延巳。没有证据表明冯延巳也是个酒鬼，但是，冯延巳对酒情有独钟，却是事实，这从他的词里可以看出来。比如《金错刀》中“歌婉转，嘴模糊，高烧银烛卧流苏，只销几觉懵腾睡，身外功名任有无。”还有《薄命妾》：“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帘幕里，青苔地，谁信闲愁如醉。”——从冯延巳的词可以看出，冯延巳也是经常喝醉的。借酒消愁，却是愁上加愁。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美人迟暮，物是人非”，其情何以堪？

冯延巳的词写得真好。清代张惠言说冯延巳的词有“忠爱缠绵”的思想；近代，俞陛云说冯词有“忧危之念”；现代，刘永济先生在《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中则说，冯延巳“词中表达之情极复杂。有猜疑者，有希冀者，有留恋者，有怨恨者，有放荡者，而皆能随意写出，艺术甚高。”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冯正中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就是说，后来的晏殊从冯延巳的词中学到了“俊”的美，欧阳修则学到其中的“深”。

但词写得好，不等于治国才能好。事实上，冯延巳的政治才能很一般，这从他说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先主李昇丧师数千人，

就吃不下饭，叹息十天半月，一个地道的田舍翁，怎能成就天下的大事。当今主上（李璟），数万军队在外打仗，也不放在心上，照样不停地宴乐击鞠，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据马令《南唐书·冯延巳传》）

公元960年，赵匡胤的大军快打到家门口了，南唐即将灭亡，这个时候，冯延巳和李璟这君臣二人还在以诗对话，李璟笑着对冯延巳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冯延巳端正地坐着，回答皇上曰：未若陛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如此马屁一拍，皇帝竟然忘记了马上要亡国的事了，龙颜大悦。

这一对君臣啊，你说该批评他们呢还是该羡慕呢？不过话说回来，李璟实在不是当皇帝的料，冯延巳也不该去当什么宰相，他们都缺乏治国之才。

最后，我们来看一首冯延巳的《南乡子》：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

俞陛云在《唐宋五代两宋词选释》中说“起两句情景并美，下阙梦与杨花迷离一片。结句何幽怨乃尔。”

## 词人小传

冯延巳（903—960年），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在南唐中主李璟时，官至同平章事（宰相）。工诗，尤喜为乐府词，为南唐词坛存词最多的大家。冯词情思凄婉，开北宋一代风气。今传《阳春集》词一卷、补遗一卷。



## 后 记

### 大人小心，圣贤庸行

书写完了，感觉意犹未尽，再唠叨几句。

我是纯粹的读书人，只要能安静地看书，多累的工作我都能忍受，什么样的领导我都尊重并爱戴，就这性格，估计改不掉了，所以，我就说几句书生气的话吧。

工作快三十年了，我的休息习惯和大学时代没有太大区别，早餐后，读几首唐宋词，然后看书；下午写作；晚上到报社上班，写评论文章，就是这样。

我从不愿意参与热闹的场所，不愿意参加任何的作品研讨会，不愿意抛头露面，不愿意为人写什么序也不愿意麻烦人为我的书作序。

最生活，简单爱，有时间和爱人一起走走，比被出席什么会议被讲话不知道舒服多少。

我对时尚和主流不排斥也不追逐，没感觉吧。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路上看到一个钱包，有的人捡起来，想方设法送给失主，好人，对吧；有的人，捡起来，看看四周没人，据为己有，捡的又不是偷，这人自我安慰道。我呢，至少现在的状态是——根本就看不到钱包，看到了也等于没看见，因为它原本就不属于我，与我无关。

我更喜欢和古人交流，更喜欢和唐宋词人交心。古人不我欺也。我对好书和天上的白云、星星、月亮感兴趣，一如我对爱情感兴趣一样。我崇

尚自然状态。没发现么，很多人活得不自然，既看不出朴实也没有了性情。什么叫自然？现代人爱说回归大自然，热爱自然等等。他们所说的自然，我怀疑只是一个标签，是对眼下城市化、工业化造就的快节奏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或者说不满，就像怀旧这个词成为时髦一样，真的有人愿意回到过去那种缺吃少穿的时代吗？过去的时代真的很美好吗？真的很值得留恋吗？恐怕不是。只不过，当下的生活导致太多的问题，因此生出了不满，想借怀旧来批判当下而已。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这是老子的话。杨修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他太聪明，而且显露了这种聪明，聪明到能准确地猜到曹操的心思——也就是所谓的“上意”。“上意”难违，也难猜——高高在上的人手握生杀予夺权柄，最讨厌的就是被人猜中心思，因为他要的就是深奥莫测，是恩是威你猜不着。被猜着还能显出领导的高明吗？

老子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我一听到有人说话咋咋呼呼、语气坚硬、肯定、绝对、霸道而又傲慢，超牛的感觉，就觉得这人太“暴发户”，恐怕长不了，因为太江湖了；真正有学问的人基本都是谦卑而温和的，因为他知道一定有比他更厉害、更高的人，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过去有一句话叫“大人小心，圣贤庸行”，意思是说，越是大人，行为处事越小心，越是圣贤，他越像平常人一样行为处世。

奥巴马在就职典礼上说过一句话：“我今天站在这里，因面前的人物感到谦卑。”

打住，不说了。

陈清华

2010年7月19日 于海南省气象局听风斋

